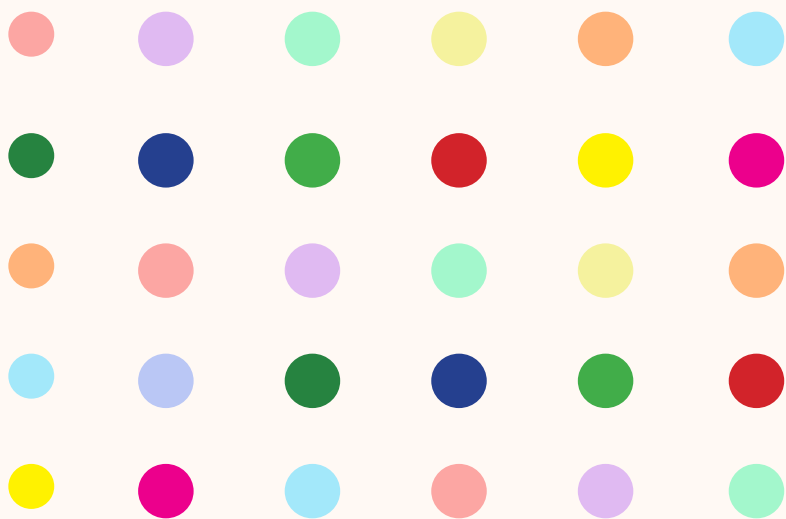


我们的故事



我们与平权



我们的故事

Contents

目录

前言 | 1

职场

生完小孩之后，公司就想办法把我挤走了 | 9

我从未想过职场性别歧视可以如此明目张胆 | 17

性别歧视与性骚扰是国企工作中不可避免的常态 | 28

公司领导认为女孩子就是不行 | 35

他的绅士风度，也是一种性别歧视 | 42

教育

51 | 上不了军校，当不了警察，就因为我是女孩

59 | 女生要有多优秀才能参与自主招生？

66 | 学术体制是另一种形式的封建家长制

75 | 理工科的老师都觉得我们女生不行

84 | 小学时，我一直处于被孤立的状态

婚姻、家庭与亲密关系

95 | 父母在我准备高考的时候让我去相亲

105 | 我是一个女权主义全职妈妈

114 | 最好的婚姻是两个人有话说

122 | 为了生孩子，我差点死了

130 | 要不是妈妈，我可能上不了大学

社会交往

我不想被示弱和愚蠢代表 | 141

交警说：我不想和你说话，你找个男的来！ | 147

因为是女孩，我与新闻理想擦肩而过 | 155

室友说我的衣服让他眼睛痛 | 163

除了显而易见的那些以外，我们还经历过哪些性别歧视？ | 170

专业人士的声音

法律规定了平等权利，重要的是如何去执行 | 180

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更应该关注阶层不平等 | 200

我们要创造希望继续推进反就业性别歧视的工作 | 213

传统的性别偏见是当今最严重的性别问题 | 226

要想别人接纳你，首先你要接纳自己 | 240

后记 254

感谢 264

附件 265

本册中涉及到的法律文件汇总

前言

在“我们与平权”刚刚成立的前两年里，我抓紧了一切机会在公共场合登台宣传女权主义和“我们与平权”公众号和线下活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登台机会都是由一些社区市集主办方提供给摊主进行自我宣传的，观众随机，在我看来很有助于拓展女权主义的受众。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是2017年9月的一天，在人民广场附近的一次市集活动上，我登上高高的舞台，做了一场名为“身为女性，我们应该如何追求幸福”的演讲。作为开场，我对台下的摊主和顾客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面试时被询问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生孩子，并且根据这个回答来选择录不录用女性员工，算不算性别歧视？一位男士从舞台旁经过，看都没看我一眼就用我听得到的声音说：不算。除此之外，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那时开始就想要做这份访谈报告的原



因。性别歧视在我们的生活中像空气一样存在着，相对于歧视性的言论和事件出现的频率，对它们的讨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缺乏讨论更使得公众不了解性别歧视的定义和表现形式，同时给这些言论和行为的合理化提供了极其肥沃的土壤。法律定义的缺失，使得性别歧视似乎越加合法化了。遭遇性别歧视的主体主要是女性，在社会文化中的角色一直是被教导成要顺从的，所以当我们对那些不舒服的言论和行为提出异议甚至只是提出疑问的时候，常常会被“一直都是这样的”、“别人都没说什么怎么就你事多”、“男人不就是这样”、“女人不都是这样的”等等看似天经地义的话堵上嘴。

2018年1月，我们开始了这个关于性别歧视的访谈报告项目，初步设定包含职场、婚姻家庭亲密关系、教育以及社会交往四种联结中发生的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事件，以及对法律、政策、媒体、公民社会和学术等领域专业人士的访谈。我们的初衷是：通过讲述个人的故事，呈现性别歧视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被歧视的个人采用的反抗方式；通过专业人士的观点，呈现性别歧视相关知识及不同专业领域的代表对性别歧视的不同看法；告诉那些曾经在类似场合中觉得不舒服却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的兄弟姐妹们，这些都是性别歧视，问题不出在我们身上。同时我们希望能够通过20个人故事

和5份观点性的访谈，提升公众对性别歧视的意识，引发公众对相关议题的讨论，进而给性别歧视下一个可以被广泛认同的定义和适用的场合；给学者提供相关研究资料，促进学术界推动反性别歧视的意识觉醒；给法律工作者和性别歧视立法推动者提供相关材料，协助法律中性别歧视的确认，推动中国的性别平等。

2018年8月-2019年3月，我们制作了一份关于性骚扰的访谈报告《我们的故事》，接收到来自海内外华人的积极反馈。也因此在该段时间前后，本报告处于停滞状态。而原本定于今年国际妇女节发布本报告的计划也被肆虐于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打乱了，推迟到了劳动节。本报告认为性骚扰是性别歧视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具体表现和我们的观点请读者参考关于性骚扰的访谈报告。在本册中，我们将着重表现除性骚扰以外的其余形式的性别歧视。

2018年1月至2020年3月，我们采访了30多位性别歧视的亲历者和不同领域的性别专业人士。最终征得受访者的同意选取和收录了其中的19个亲历者故事、采访者的1篇自述和与5位性别专业人士的访谈，收录在这份报告中。其中有3篇实名访谈，其余22位均使用化名。本报告中包含的所有访谈参



与对象都是女性：在20位亲历者中，有19位顺性别女性和1位跨性别女性；5位受访的专业人士都是顺性别女性；访谈者也是女性。受访经历发生地点遍布全国各地，应受访者要求保护其隐私，在此不一一详述。

受访者来源于以下招募方式：在“我们与平权”微信公众号报名（10名）；乔伊林个人朋友圈（5名）看到招募广告报名；由其他了解“我们与平权”该项目的朋友推荐（1名）；在微信群中讨论相关问题后报名（1名）；得知该经历后询问其个人取得采访许可（3名）。本着在有限的个人故事中尽可能多地呈现性别歧视不同形式的原则，在亲历者故事的部分我们选取了：不同性质和规模的企业中发生的性别歧视事件；婚姻家庭和亲密关系中的不同关系和不同面向上的性别歧视问题；各个教育阶段中以及不同形式的社会交往中出现的性别歧视问题；同时我们尽量将不同收入阶层和社会阶层的故事收录在每一个部分中。在专业人士的访谈方面，我们访谈了专注于就业性别歧视的律师，专门研究性别问题并且业余作为活动在社交媒体为妇女发声的学者，发起成立反性别歧视组织的草根行动者，对妇女相关政策有很多涉猎和研究的NGO工作者和专注于性别方面的报道并且多次获奖的记者。

我们对所有受访者都进行了面对面、视频或者电话采访，个别受访者进行了两到三次采访。针对性别歧视亲历者的访谈本着知情自愿的原则鼓励受访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观点，将访谈录音进行归纳整理，以受访者的语言习惯，以自述故事的形式呈现。对专业人士的采访则本着知情自愿的原则，根据受访者专注的领域对其提问，鼓励其分享相关领域信息，成稿以受访者的语言以访谈形式经受访者授权后呈现。

在这么短的篇幅之内，我们很难对所有的性别歧视形式都进行覆盖；而且，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独特的，20个故事不可能概括所有的性别歧视，但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些个体的亲身经历尽可能地呈现性别歧视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要呈现每个亲历者的反抗，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反抗，都是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体现。同时我们也希望告诉读者：觉得自己或身边的人遭遇性别歧视的时候，我们应该说出来，只有更多发声才能让性别歧视成为一个能够上到台面被认真、广泛地讨论甚至可能被定义的问题，让性别歧视去敏感化、去政治化，成为一个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使用的词语，让我们的经历和感受合理有效。



我们的归类方法比较简单，因此在将每一个受访故事分类的过程中遭遇了困难：当一个受访者讲述她们故事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难把它归类于四个既有类别中的一个，作为女性她遭受到的可能是全方位的歧视，而引起她的重视、让她能够完整表述出来的，大多至少横跨两个上述类别。所以我们最终决定，把每一个包含两种或以上类别歧视的受访故事按照其文本的偏重程度放在相应的类别中。但是我必须要提醒的是，我们并不认为这四个类别就可以概括性别歧视的所有方面。

性别歧视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它的表现形式不总是非常明确，也不总是指向某个个人和群体，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系统之中，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国家的文化体系沿袭着儒家的传统，而这种文化的性别观是非常落后于时代的，近几年对传统文化的提倡导致的传统性别角色回潮使得日常生活中的性别歧视更多地显现出来。本报告中能够呈现的，都是相对明确的性别歧视的表现形式，更微妙的、隐藏更深的、更加难以言说的性别歧视，就要靠你来发现了。

定义

本报告中使用的“性别歧视”的定义基于中国于1980年签署的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规定的“对妇女的歧视”的定义：“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职场

生完小孩之后，公司就想办法把我挤走了

● 言生

采访人：033

文字转录：033

文字整理：033



言生受访时30岁，是一家外企的中层管理人员，负责最重要的生意模块。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4岁，小女儿一岁多。下面是言生的故事：

我其实还是想让大家知道，休产假期间未经通知被公司直接挤掉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在我现在这家公司，也有女同事生完孩子之后遭遇这样的境况：这个同事我本来是不认识的，她原来是一个销售经理，生完小孩回来以后变成了销售行政，就是做做合同跑跑数字之类的工作，这种情况到现在维持了半年多，也不知道公司有没有给她一个合理的解=现在刚生了小孩比较辛苦，每天还需要一个小时哺乳假，白天你还需要喂奶可能也没办法特别专注于工作，所以我们为你好帮你调整了岗位。虽然一般薪水不会降，但是等到年底升职加薪时候，就没什么机会了，其实也就是变相逼这个员工离开。

我怀老二的时候在一家欧美公司工作。跟其他同事不一样，我怀孕的时候没有任何隐瞒，马上就告诉了总部和区域的领导们，同时也说明我的工作态度和效率不会因为怀孕而打折，TA们当时也欣然接受并且祝贺我了。后来我怀孕4、5个月的时候公司有了一些业务上的调整，我也一直陪着总部

来的人坐着高铁到处去开会，到浦东机场接送机，而且也连续狂加班到很晚才回家，就是要把很多东西做出来加快转型的进程。我觉得怀孕根本就没有影响我的工作效率和质量，我也基本没见到过和我差不多级别的女性经理因为怀孕影响工作质量的。除了极少的工作职级比较低、薪水不高，或者自己对职业生涯发展没有规划的员工之外，我也基本没遇到过下属怀孕生孩子影响工作的问题，再往上的管理层就更没有了。

休产假之前我的上级曾经邮件告诉我说：他也没想好怎么样来管理我这部分业务，所以产假期间他可能会找个临时的人来替代我，或者找个更高级别的人来暂时代理我管理这个部门。我是2016年8月开始休的产假，2017年2月就回去上班了。公司是在2016年年底招到的这个人，刚好错过了两个非常大的生意点。所以我回来上班的时候，新招的经理刚刚上任一个多月，我们的职级和title都是一样的。

在我回去上班以后，公司给了我一周时间整理邮件和适应工作节奏。第二周新经理就来找我，告诉我以后我要汇报给她，不用再汇报给区域和总部的人了，但是她暂时没有想清楚要我负责什么内容，让我自己提要求。我说我考虑一



下。后来我跟她说：“我们是同级别的，为什么我要汇报给你呢？”她很强硬地说：“这个没有关系，汇报线已经定好了，你就是要汇报给我的。”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愤怒。我回去以后很快就谈好了产假之前一直在负责的一个项目的合同，签好之后就夹在我桌子上的文件里面。有一天中午我吃好饭坐回自己工位上，她突然跑过来跟我说：“我拿了那个项目合同，现在合同在我这里了。”我说：“你是不是翻了我的东西？”她说：“你的东西就在桌子上我为什么要翻呢？”你知道合同这种东西是很敏感的，我不可能摆在显眼的位置。我很生气：“你为什么要翻我的东西？”她说：“我是翻公司的东西，不是翻你的东西。”这件事情把我彻底引爆了，于是我到HR那里去投诉，HR听完就说：“这很正常呀！别的部门经理问我要什么东西，或者我问TA们要什么东西也都会在自己的桌子上拿呀！”有一个部门经理也在旁边帮腔：“是这样呀，反正我们都是为公司做事的嘛。”我说：“我桌子里面可能会有我隐私的东西，她不应该在没有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就私自翻动我的东西。”HR说：“那你回去找一下，如果你个人物品有丢失，我们就处理一下；如果你个人物品没有丢失，那她就是以公司名义做的。”这个事情让我看透了这家公司和里面的

人。后来大家就和平相处，我做我的事情找我的工作。跟我休产假之前的高饱和度工作比，回来以后我工作非常少，也比较适合我出去找工作。

我觉得我其实并没有损失什么，我也没办法在这样的一家没有道德底线的公司工作下去了，而且以我的资历和业绩在外面很容易找到匹配的工作，也确实很快找到了现在的机会。当时猎头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要离开那家公司的时候，我告诉TA们因为我刚刚生过孩子，大家也就都不再问下去了，好像都心知肚明。说明这种现象其实是很普遍的。

后来我站在新来的经理的立场上想，她应聘进来的时候，公司应该已经清楚地告诉她即将面临的状况了，让她有所准备。所以她是以先发制人的方式让我慢慢接收到公司给出的讯息，然后自动离开。这里面最让人气愤的就是，不管你之前的工作有多出色，公司都觉得女员工去生孩子就是对公司的一种背叛。即使你的团队业绩非常好，曾经把你这个模块的生意翻了5番，公司也会因为你生孩子休了产假要找人替代你。

我生一胎的时候在一家亚洲公司，其实也遭遇过转岗，



但是情况很不一样。那时只是把我调到另外一个同级别的岗位——仍然负责比较重要的项目。那段时间我也很少请假，一直在专注地做着项目。项目做完老板就跟我说：你差不多可以准备去生宝宝了。在休产假以前老板找了一个校招的女生，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来交接我手头上的工作，整个过程进行得也比较平稳。在我回来上班以后，公司还是给我安排了一个处理核心业务的职位。那个时候我也是每天开会、工作、分析，也会休哺乳假，但我完全没有感受到公司的区别对待。公司反而会给我一定的关心和照顾，让我比较舒服。后来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也是互相祝福，很愉快地离开的。

所以我觉得公司如何对待怀孕和生小孩的员工，跟公司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要看这个公司的员工关怀做得怎么样，还有对女员工的同理心和关怀程度怎么样，因为男员工不存在生育的问题。本来女性在生育的时候也是承担了一定社会责任的，之后还要承担很多的养育责任。虽然现在因为父亲带孩子对孩子和父亲都有不少好处，很多人也在倡导男性更多回归家庭，但是男性毕竟不用经历生育和哺乳这些在企业看来影响工作的阶段，育儿对男性的工作基本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女性在小孩2岁之前承担了大部分的养育责任，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整个社会能够正向地看待我们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的身份，当然如果能出台一些配套措施就更好了。我生一胎的那家公司里也有很多工作能力很强的同事，我相信她们出去也能够找到更好的机会，但是生过小孩之后她们就选择安稳地留在了那里，因为比较熟悉和稳定，也方便带小孩。女性考虑问题很多时候会自然地从小家庭角度来考虑，而男性就不需要，而这些考虑都会极大地影响职业生涯的发展。

我现在公司的管理层有60%-70%是女性，大多是结婚有小孩的，可能因为自己有过这样的人生经历，她们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都会比较善意地处理女下属需要照顾小孩的问题。有一个部门经理家里小孩身体一直不好，但是她工作任务比较多也非常负责任，每天晚上都是7、8点才回家，她上面的CXO就对她说：“我今年的目标就是希望你在七点以前能下班。”我听到这个话就觉得非常温暖。

除了公司里面的关怀以外，在职的妈妈其实也非常需要家庭的支持，我同事经常说：“能生二胎的，都是家里给力的。”我算是比较幸运，现在两个孩子主要是我父母在带，TA们也同时分担掉了所有的家务。我和我老公回到家的



工作主要就是平日晚上和周末带小孩，其他时间都可以专注在自己的职业上。我老公主要陪女儿玩很疯狂的游戏或者很幼稚的角色扮演，他说自己玩起来就像在放空，也是一种放松；我负责照顾小孩，陪小孩读书跟看动画片什么的，虽然我妈妈也会陪大女儿读书看动画片但毕竟还是不同的。有时候我老公也会跟我说：“你看看女的在家里烧饭的多吧，但是很好的大厨几乎没有女的。”我就跟他说：“因为女性除了工作方面还要分担很多生育和照顾的社会责任，我们需要创造一些男性不能创造的社会价值。”

我其实也是在生了小孩之后才发现，“为母则刚”。我还是觉得在职场上遇到这种歧视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要灰心，要自信，要知道自己出去其实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我从未想过职场性别歧视 可以如此明目张胆

 蓝蓝

采访人：033

文字转录：爪爪、李韞西

文字整理：033



蓝蓝受访时刚换了工作，她3年前于国外一所大学的性别研究专业本科毕业后来到上海工作。下面是她的分享：

之前两年多时间我一直在规模较大的A公司工作，快离职的时候有一个新来的同事，说是被同行业的B公司以她怀孕为由委婉劝退之后才跳到我们公司的。当时我还挺震惊的，没想到还有公司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歧视女员工。直到进入C公司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很多类似的事情都可以明目张胆地去做。

C公司的HR给我发的offer邮件里面除了Offer Letter以外，还有非常详细的着装规定。A公司的同事穿什么的都有，我在职的时候还想过公司怎么没有相关规定，所以C公司有这些规定我是很理解的。入职的时候C公司还有笔试考这个着装规定，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男士要求穿正装、衬衫、皮鞋，衬衫不能是花里胡哨的度假衬衫；女士也是要求正装套裙或套装，也是皮鞋。女士比男士多了几条：一条是关于鞋子的规定，要求你穿的皮鞋是非低跟鞋、非休闲鞋，一定要正装高跟皮鞋；而且严禁在工位上放合适的鞋子到公司再换，意思就是说你上班途中也要穿那双公司规定的鞋子；然后是化合体的淡妆。这是女士专属的三行规定。

我进公司的时候观察了一下，发现也有穿平底鞋的，所以后来一直穿平底鞋上班。本来我就从来都不穿高跟鞋，要是有人当面来要我穿高跟鞋我觉得就太过分了。后来我也发现有些女同事还是会放双合规的鞋在工位的角落里，到公司再换上。

Offer 邮件里的最后一条是女员工在入职时需携带的材料，其中包括入职前一周的孕检报告、入职体检报告或半年内的体检报告。这个孕检报告不是你收到offer之后去做一个就可以的，而是需要入职当天之前的一周内做好，入职当天交上去。因为我是国庆假期后入职的，确实有这个时间；再加上当时我正好有一点点——可能也就5%——怀疑，想要测一下自己有没有怀孕；还有95%的原因是正好公司要，就去做了。入职当天我就把这半沓纸的各种体检报告交给公司了。

我是第一次遇到会把这些要求写在邮件里的公司。既然我接受了这份工作，就得按照它的要求来，所以一开始我会在穿鞋着装各方面都小心翼翼的。后来我回头想想比较窝囊的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女员工根本不理睬这个孕检要求，不交这个东西就顺利入职了的。我这个人比较乖，就算心里有



很多想法，还是会照章去做。收到邮件的一周里面我每天都在琢磨里面每个字是啥意思，但最后我还是交了这个东西。因为女性有生育能力，就被公司看做潜在问题，还有额外的规定，以及所有针对女性的规定显现出来的不尊重，我虽然没有被怎么样，还是会感觉被冒犯到了。

入职的时候，HR搬了一个特别厚的劳动手册放在我面前让我看完，里面是邮件内容每条再扩充成大概两页纸的长度，上面写得非常非常详细。我说我可以拍照慢慢看吗？TA说不行，这个是公司内部机密。但我还是偷偷拍了一点，“严禁聚众非议公司高层及家人”，“严禁罢工”这种东西都写在里面，这个老板到底是经历过什么！

公司总经理和总裁都是男的，他们是会在公共办公区骂人的，唯一一个女副总裁是总裁的老婆。平时在万人之上、管着骂着整个公司的总经理一见到她腰都弯了90度，一路小跑地帮她去放包。总裁一般是不会和我们底层员工直接对话的，都是传达给总经理再传达给各个分管总监，总监再和我们对话。你不会从总裁嘴里直接听到“这个女的不能放产假”、“这个女的没化好妆”之类的话。但不管是谁说出来的，肯定都是经总裁和总经理许可的。

公司的布局是这样：最末端是总裁的办公室，像总统套房那么大；旁边稍微小一点的是总经理办公室，它们两个加起来跟外面40-50人的办公空间一样大。外面每个人的电脑屏幕都是对着总裁办公室方向的，新来的我就坐在最前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我的电脑屏幕，但我看不到别人的。这是我唯一一个时时刻刻都觉得像在高中教室里一样的工作，“老师”们随时从后面监视，而且每个“同学”走过你的工位都会有意无意地瞄一下你的屏幕。公司还会给主管和白人外籍顾问搭更高级更大的电脑。总之，你在公司的等级从各个方面都可以体现出来：你坐的位置，工位的大小以及你使用的设备的好坏等等等等。这样的环境也让员工很难建立亲密的关系，连抱团取暖都不可能了。

这个行业女生比较多，A公司70-80%都是女生，C公司会平均一点，差不多60%是女的，40%是男的。但是无论是规模大一点的A公司，还是小一点的B、C公司，主管的性别比例都跟员工总数的性别比例不太一致。C公司全国范围内算上人事、财务、IT、业务等等部门，男女主管人数大概一半一半吧，但是总裁和总经理都是男的，业务部门主管也是男的，可以说男性是占绝对优势的。在下面的员工中，级别越低男性就越少了。



有一次中午大家一起在会议室里吃饭的时候，一个女同事讲到自己在这里完成了结婚、怀孕、生子、产假再回来工作的全部过程，整个饭厅的人都惊呆了。进公司第一天我就觉得，这个公司只想要未婚、年轻、身强力壮能工作到半夜的那种员工，怎么可能在这里生孩子休产假？她说她孕产假都是只拿基本工资的，但我的基本工资很少，很大一部分都是绩效等其他的名目，估计她也不会差太多。而且听她说她进了产房还在回消息，也就是说休产假期间也一直在工作，这种情况凭什么只发基本工资呢？

这就让我想起A公司的一个同事小黄怀孕的事情。她的军队出身、平时非常严厉的男部门主管知道以后，马上就向员工宣布说：我们团队要有个baby了！而且因为小黄怀孕，我们会给她增加休息时间，等她产假回来后公司也会给她很早以前她就该得到的团队负责人的职位。怀孕后期她在家办公，我们有大概半年没见过她；她生孩子的时候，公司给宝宝送了礼物；产假结束上班第一天，公司还把宝宝的照片打印出来装在精美的相框里摆在她的桌上。一回来她就升职了，得到了承诺给她的位置。A公司每一级的领导起码表面上都会有这种人文关怀，不管工资怎么样，员工也应该会感觉挺好的吧。

我才刚入职C公司的第一个周六上午，还没从极厚的劳动手册和大家都盯着我的电脑屏幕的状况中反应过来，就被直属上司红总监要求加班了。临近中午的时候，正跟同事聊下午的安排呢，就看到红总在群里发总裁消息的截图，要求所有人这个周末都加班。当时我就听到有同事在后面小声抱怨，但她们还是都留下来，还有没加班的同事正在赶来。可我才来一周，还一分钱工资都没拿到，还没适应这个奇怪的新氛围，就被一个微信截图要求放弃整个周末来加班，难道我以后都没有周末了吗！我当时心里就爆炸了，然后就从教室最前排，在乌压压一片人的注目下直接走了，东西也没拿。六点钟我回来的时候，发现整个办公室都坐满了，然后我就又从教室前排拿上我的东西回家了。周日我当然没去上班，红总果然不其然发微信问我怎么没去，我说我有安排好的事情了，她说：那你应该说一声的。我说我安排好了没有办法改，她又说那你昨天下午也没来。至此我觉得我的上司和同组同事对我有了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就好像是“我们都吃老板的屎了，你凭什么不吃？”现在如果是提前说好的加班，我也会去，因为我打算先干一段时间再说，所以就只能忍着了。这还是入职第一周发生的事，现在两个多月了，还是每周末加班，人的适应能力真的比自己想象的厉害得多。



一般我们“教室”都是很安静的，没人讲话，挺压抑的。有一天下午我突然听到总经理和一个男销售吵起来了，就听见总经理说：“你想怎么样？”男销售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总经理说：“你以为你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吗？”后来又安静了。公司官方的通报是这个男销售违反了公司规定，被辞退了。还有一次总经理直接在所有人面前大声对离职的男员工说：“你现在收拾东西马上给我走！现在就收拾，不然我们就清理了！”

发生了这两件事情之后我就琢磨：男性应该挺难忍受这样的环境，挺难咽下这口气的；像我和一些不太成功的女性，在遭受这些不尊重的时候，更多的情绪都是内部消化了的。红总监也是个女的，好几次都明着暗着跟我们说“你要先服从再提意见，总裁才能听进去，他就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是说给我们听还是说给她自己听的。午餐时听到那些待的时间比较久的女员工聊天，感觉她们也知道自己的工作很“屎”，但是她们还是会小心翼翼地衡量实际的利益——工资、孩子、自己的深造机会什么的——不管老板是怎么样的人，不管有没有性别歧视，也不管自己的尊严是不是受到了侵犯。就觉得大家都活得很卑微，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想在公司展现出来吧。但是整个的感觉就是：大家在这

里卖时间卖命卖尊严，都只是为了利益。

出于对性别歧视的敏感，我经常会在教室里听到刺耳的声音。我们组除了红总监之外，还有我和另外一个女孩。红总开会的时候就经常说：“真不是我性别歧视，我跟爸爸聊他们脑子反而更清爽，跟妈妈聊她们就总问为什么为什么，总是在发泄情绪。”可是我们遇到的实际情况是，99.5%都是妈妈在跟我们沟通，不管这些妈妈事业上多成功也都是自己管孩子。先不说妈妈的基数在这里，你把总问为什么的妈妈和一两个很理性的爸爸比较——还不提那种大事爸爸处理、小事留给妈妈的情况，当然会觉得妈妈情绪化。这不是性别歧视是什么？

我们组有个女孩橙橙长得挺漂亮的，她一走过来，红总在80%的情况下都会夸奖她的美貌：“面试的时候，一走进会议室她转过头来我就想：这个女孩我要定了。”我们一起去展会，她走过来又说橙橙“太美了！”她还指着自己和我对别的同事说我们长得只是“能看”，橙橙“就是好看！”橙橙也算是辛勤工作，但是红总从没称赞过她的业务能力。她还跟合作的培训师说过这样的话：“我要是有你这样的颜值就好了，能省不少力气。你想我往那些男家长面前一站，讲什么他们肯



定都听得更认真呀！”她就是从各个角度无限拔高女性美貌的价值，这价值观真的挺扭曲的。她自己没有家庭没有小孩凭自己的努力得到这样的职位，却不去肯定下属的能力。她的微信头像P得根本跟她是两个人，我猜她可能是对自己样貌不满意吧。

橙橙也很有意思，她涂口红或者看想买的东西的时候，要是有男同事走过来她就会说“这是我们女生做的事你不懂”、“这是我们女生要买的东西”之类的话。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可能也算不上性别歧视了。还有常见的月经羞耻——比如拿卫生巾或者棉条的时候，一有男同事过来，人家还没说话，她就说“没事儿没事儿，都是我们女孩子的事儿”，就作势要把他们推走。这就让我觉得很恶心，就像古代女生们坐在闺帷里，随时等着、期待着男人来偷看的感觉。而且她也很享受被观看的感觉和给好看的女性的额外福利，好像潜意识里已经内化地认为女性都会期待男性的观看，都会“欲拒还迎”也应该“欲拒还迎”。要知道我们这个行业的大部分员工都是出过国的，回来之后还是这样，挺让我长见识的。

虽然这些可能不算很严重的性别歧视，但它们都是在我

周围的一些很平常但很刺耳的言论和让人不舒服的事情，在这里分享给你。

性别歧视与性骚扰是国企工作中 不可避免的常态

 Zoe

采访人：033

文字转录：033

文字整理：033

Zoe曾在欧洲某小语种国家读书，受访时刚加入现在工作的这家国企不长时间。下面是她的分享：

目前我在一家非常大的国企下面做工程项目的分公司工作。我们的工作性质是需要长期在非常偏远或者条件比较差的项目现场驻扎的，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工作环境中绝大部分都是男性。TA们招我进来，一部分是因为项目确实比较缺人，我的专业非常契合，工作的要求我也都能满足；而且我也不是那种传统的一定要有家庭的女性。我觉得这个项目和这种工作性质能让我多一些别人没有的经验，就还挺想来的。当时面试很顺利，虽然父母很反对，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很快就上岗了。

我们这个项目还挺大的，但是里面只有8个女性：有5个是坐办公室的，做做商务、付款、报价、资料管理什么的；下现场的工程师总共有100多个，其中女性包括我在内只有3个。而且虽然刚加入不久，我仍然是第一个加入的女工程师，其他的女工程师都比我来得还晚，在我之前应该是没有女工程师在这个项目里面工作过的。我们的两个总负责人，以及下面的几个部门负责人都是男性。当然，没有人觉得这个性别比例有任何问题。



其他两个女工程师也跟我抱怨过她们最开始分到领导的时候，领导好像不是很开心，因为他们原本都想要男生。有时候一些领导不经意间就会说出来什么“派谁谁就能搞定这个事情”之类的话，他们说的那个人一定都是男性，“搞定”也是以男性的方式和标准来搞定。就好像他们不会对女性存在任何工作上的期望，因为他们觉得女的根本不可能搞定这些事情。作为领导，他们心里对于某一个位置或者是某一项工作，都会有一个内定的人选，但是他们应该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女性。

我现在的领导对我倒挺好的，我听说他曾经在其他领导和同事面前表扬过我；而且集团大领导来的时候，他也点名我去参加接待宴。我现在还没有下现场，就是因为领导要求我跟他一起在这边处理一些事情。我还听同事说，领导表示，如果我走了，他这边很多工作就没人干了，这也是一种形式的肯定吧。

我的工作完全属于男性的工作性质：我干事情更快，也可以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绝对不像那些准时来准时走的女生；而且我从来不拒绝任何出差，让我去哪我就去哪；工作上我也比较主动，会额外做一些事情；即使是在酒桌上，

有些女生可能会说“不能喝”什么的，但我就没什么关系，领导可能也会觉得我比较豪爽吧。我跟我们项目在上海办公的女性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另外两位女工程师已经到现场去了，我也没机会跟她们进行比较。

如果我是一个长发飘飘、外表比较柔弱的女生，在酒桌上我肯定也不会这样做，我也担心会有什么问题。但就因为我自己比较中性的外形和豪爽的性格，我知道不会发生什么。很多同事不把我当女生，而是当哥们一样看待。不过我的男性朋友也会觉得这种职场上的事情可能说不准，建议我不能喝酒就不喝酒。如果是我自己去建议一个女性朋友，即使我完全不了解她周围是些什么人，我肯定也会让她能不喝就不喝。

如果有大领导要来，叫了你的话你肯定得陪他们喝酒吃饭。不过我也就去过一次，那次在座只有我一个女生，但是氛围还挺好的。大领导挺关心我的，他觉得一个小女生在现场工作，要比男生吃更多的苦，当时对我是一种鼓励的态度。

当然也有让我感觉不太舒服的饭局。有一次一个外国老



板过来考察，由我和一个男同事陪同。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有在欧洲生活的经历，我跟这个外国老板聊得很好，感觉他挺信任我的，还会告诉我一些私事，相处模式就像朋友一样。这趟行程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又来了三个在公司工作比较久的男同事。原来跟我一起陪同的那个男同事很不错，但是后来的三个男同事里面有人看到我是女的好像马上就有一些抵触心理。中间有一个男同事，他明明是在跟其他人说着准备去夜店玩，“姑娘都找好了”，老婆打电话过来，他马上换上一副高姿态的样子说“我在忙正事，晚点再回你”，让我很反感。

外国老板走之前的最后一顿饭是在一个供应商那里吃的，后来的三个男同事也一起，吃着聊着后来外国老板喝高了，就说：“I want girls！”就是说他还没玩够，他想要girls and entertainment。本来我以为他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听到这句话还挺失望的。当时供应商一听到就超级开心，因为他整个行程都很严肃，供应商都觉得他很难搞，一开这个口，就万事大吉了。供应商安排好之后，我就直接让他们把他扶上车了，他当时还要求所有人都要去，让我也去，我还是悄悄溜走的。他们走了之后，最开始跟我一起陪同的男同事给我发了条消息，说：“很抱歉你刚工作没多久，就让你经历这

种事情。”再见面的时候外国老板也超级尴尬，我就假装什么也没发生过。不过他当时确实也喝多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有一丢丢的伤害，虽然没有实质性地伤害到什么，但那种环境就好像让我看到了一些人性的阴暗面。如果没有后来的那几个同事，只是我和原本的男同事，这件事就不会发生。它也让我预见到，未来工作中可能会发生很多次类似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它这么早发生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毕竟我没办法回避这样的场合。毕竟现在我刚工作，可能多经历几次我就麻木了，再遇到这类事情的话，我估计就能一笑而过了。

读书的时候如果有人说出性别歧视的言论，我还会跟TA们争论。但现在要是男同事在我面前说“女人懂什么呀”这种话，我绝对不会跟他争论，更不会把我自己放在这个“女人”里面，但是我对这个男生的印象会变差。

我在之前读书的国家待了3年，觉得当地的女性对自己的认知很高，她们把自己当成独立的个体来看待，不会觉得我一定要依附于男性或家庭，男性也会相对更加平等地看待女性。虽然整个社会还是男性主导，但是法律层面有很多促进



女性权益的规定。中国女性比起韩国日本来说自由度还蛮大的，但是一个中国女性即使能力很强，完全可以独立地过自己的生活，也还是要依附于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男性。我觉得这跟从小的教育有关系，同时我们身处的社会也在无形地对我们进行教导。像我自己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长大，又接触了非常多元的观念，这让我心里很矛盾很纠结：我知道我不会结婚生孩子，但是我内心深处会觉得有一点对不起父母。

公司领导认为女孩子就是不行

● 玲玲

采访人：033

文字转录：033

文字整理：033



玲玲2012年大专毕业，受访时在一家日本工厂的上海代表处做技术工作。下面是她的经历和感受：

2012年我毕业以前在一家本专业相关的公司实习，毕业的时候没有能够留在那家公司，后来找工作找了两个多月，才被现在这家公司录取，我就去上班了。我们公司是日本加工厂的设计部，考虑到中国的人工便宜，就设在了中国。上海主要负责辅助日本的设计，比如画图、做一些零配件之类的。这边总共有两个部门，一共7个员工：一个部门直接和日本总公司对接，他们觉得技术难度大一些，待遇也相对好一些，里面都是男性；另外一个与日本分公司对接，他们觉得难度稍微小一些，是我的直属男上级——我们叫师傅——带着我和一个新来的女孩子组成的，待遇相对较差。两个部门上面由上海公司唯一的日本人，我们的课长领导。

我是和我的一个男的同班同学一起被招进来的。课长当时觉得女孩子不行，要从最简单的学起来，所以虽然我的成绩更好一些，我还是被直接分配到了他们认为技术难度较小的部门，男同学分配到了待遇好的那个。到现在我也没有机会尝试他们认为难的那部分工作，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知道我不行的。

我们公司一直有一个福利：派中国的新员工到日本总公司去学习，会安排语言培训和技术方面的学习。我刚进来公司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了，但是这个学习直接安排到了入职两年后。到我去日本学习的时候，公司又说语言学校的名额用光了，让我自己去学日语。而且我也没有被派到总公司，而是被派到了对接的分公司——之前的前辈都是被派到了总公司一段时间再派到分公司的。我到日本的时候，只会50音标，和日本人基本没办法交流的。公司的同事们在教我的时候语言不通，有时候就没了耐心，不愿意继续教下去了，我只能下班回去自己学习。不过因为有这个语言环境，我学得也蛮快的，后来回国也考出了日语证书。同时因为能直接看到现场的加工，也学到了很多技术上的东西。这三个月的经验对我来说很好，但是同时我也和公司签了绑定协议，五年内主动离职就要付相应的罚金。当时的前辈们都说学习回来以后月工资会加1000块，但是我回来以后也只加了450块。跟我同时进来公司的男同学虽然也没有被送到语言学校学习，却是被派到了总公司学习了三个月。后来涨工资的情况我不知道，就不好乱说了。

我们这里每个部门都是要做工作月报的，本来这应该是部门领导的工作，可是我师傅因为发现我能做这个工作，就



直接把它丢给了我——哪怕他没事做打游戏而我忙得要死他也是丢给我做的。这样我每个月就需要多花3到5个小时来做月报，而且这个时间是不能算进我自己的工时里面的，也不会付报酬给我。

在我刚进公司不久，全公司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的财务——一个中年女性——就让我给每一个人一碗一碗盛好汤，意思说这是女员工应该做的。公司很小，没有专职的前台行政什么的。自从我加入公司以后，前台接待、收快递、发快递的工作都被交给了我。即使我是坐在里面离门口较远的位置，有人敲门的时候，第一排的男同事也不会去开，都等着我去开门。每个月的报销和加班补贴也是由我来统计，单子都是我来帮他们贴好，找财务帮他们报销以后把钱发给他们，他们甚至连发票都不给我，还要我自己去找。以前没有外卖平台的时候，都是要我手动统计好每个人中午要吃的东西要点的饮料，打电话去叫好的。中午吃完饭也都等着我来擦桌子，现在有了新人就交给她来擦了。公司还有一笔活动的公费，是每个人交一点钱由我来管理，给大家买饮料什么的。公司来了客人，也是由我来端茶倒水，只要出去吃饭都要由我来查找和定餐厅，他们还要回来抱怨餐厅怎么怎么不好。每个人出差也都需要我来定酒店机票什么。现在公司

一年也有一次员工旅行了，也是我来征求意见来定地点负责行程全部的预订和安排，每一次我查好地点行程征求意见的时候大家都没意见，旅行的时候就都对我有意见了。照理说我是被招进来做技术的，技术的工作我一点也没有少做，还要负责这么多额外的工作。如果说是日本公司的习俗我也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上海代表处除了课长所有的员工都是中国人，而且我去日本学习的时候，日本那边的公司也根本没有类似的情况。

每个星期我在这些行政接待和杂事上面花的时间差不多是3到5个小时，再加上月底做月报我又要多花3到5个小时，每个月就是15到25个小时多余的不能计入工时的工作量。我们每天上班的8个小时是不能写8个小时的工时的，只能最多写7.5小时，因为“上厕所也是要花时间的”。公司有个工时奖金，比如说你做了100工时就有300块的奖金，超过这个时间以后每多做一个小时每小时就多收入10块钱。但是因为我的时间都被不计入工时的工作占用了，我基本没有机会拿到这些奖金。我们课长还曾经说因为我做了很多杂事，会在年底加工资的时候考虑进去，但是每年年底的时候也都没有兑现，还是像以往一样只加了三四百。



本来应该是我师傅来教新来的这个女孩子的，但是他基本上不管，只有在他无聊了或者领导在的时候，他才会过来说她两句，基本上也都是骂她或者指责她怎么怎么没有以前的男学徒好。我师傅平时在办公室是不怎么做事的，基本上来了活就直接丢给我，实在忙不过来他才会一起做；他会直接在办公室电脑上玩游戏，课长也不会说他什么。我们的财务以前给我师傅介绍过女朋友，后来他没看中也就不了了之了。她也说我师傅大男子主义：他在家什么都不做，全交给他妈妈做；现在32岁了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但还是要求对方要漂亮、温柔，要能跟他一起还房贷；而且婚后房子产权证上不能写女方的名字，要“等生了小孩以后再看情况”。

我记得课长不止一次在公司说：“我宁愿双休日在公司加班，这样就不用回家带小孩了。”坐在课长的位置，有这样的思想，其实就会影响其他人，就会影响整个公司的文化。我觉得我们是日本公司只影响了上海分公司现在这样的文化的很少一部分，更多的是这些人——课长和我师傅——影响了他们对待员工特别是女性员工的方式。

我现在就想着等到我的绑定协议结束之后，就离开这家公司，去日资的大企业或者分工明确的企业，更专注在自己

的本职工作而不是琐碎的其它事情上。但是到那个时候，我也二八九岁了，企业又要问我的婚育问题了，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影响我找工作。而且我离开以后，估计这些杂事又都要交给我们新来的那个女孩子做了。

他的绅士风度，也是一种性别歧视

 Moomin

采访人：033

文字转录：24601

文字整理：033

Moomin现在在国外读性别研究，她要分享的是之前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在一家大型NGO里的经历：

我选择出国读性别研究跟我当时的经历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在我读了相关课程以后，就能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反过去回忆和分析它了。我接下来要讲的是2019年发生在我们办公室里的一件事。

我们的办公室是开放式的，没有固定座位，跟那种有隔板的格子间很不一样，上下级之间也没有很明确的分别，都是谁到得早谁就找到一个位置坐下来，桌面上也不留任何私人物品。整个空间是开放的，空间设置上也没有明显的等级区别。

有一天我在跟的项目的老板找到我，让我帮忙给一个学术会议做口译。我能够理解因为预算原因，他不想找额外的人，觉得组内的员工能用就直接用起来。但是这个会议需要翻译的内容和我的专业方向完全不相干，我觉得要做即时的口译肯定需要专业知识背景才行。他看重的是我的语言能力，但是语言能力是一方面，专业术语就是另一方面了。于是我说：“会议的专业术语会不会有很多？我短时间之内比较



难全部熟悉，可不可以提供一些材料包或者术语表之类的东西让我提前学习一下？否则我会担心没有办法胜任。”

而他当时的回复是：“不需要的。你不用担心这个事情，在场有很多专家和大牛，他们在这一行都很资深了。要是遇到不会的术语，你只要一脸清纯地看着台下，我相信肯定会有人乐意帮忙的。”我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但又不知道哪里不对，所以也没有特别大的反应。后来我又去找他确认了一次，我说：“这么多专业术语，我怕自己真的不行。”他说：“你真的不用担心。”然后又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因为我们是开放式的工位，我旁边有两位女同事就听到了这个对话。其中一位很惊讶：“啊？这样也行？”意思是说这也太也不专业了。另外一位同事可能看到我的脸色不太对，就试图纠正他的用词：“你这样说不对，你应该说一脸无辜。”她的意思是说，“无辜”是一个中性的用词，男生也可以用，但是清纯是只适用于女生的。老板明显没有听懂我同事的弦外之音，就是这样子说话是不太合适的。

这次我就认识到了哪里不对，虽然他说的话不能说是贬低女性，但在我看来，这句话本身背后的逻辑就是想当然地把女性放到了一个“可以无知、可以单纯，关键的时候业务能

力也不用太强，甚至不过关都可以，只需要等待别人解救就行了”这样的角色里面。但实际情况是，我们机构的女孩子无论是从智力、专业还是学识水平上都是非常棒的，没有人需要别人来解救。他的话可能听起来很有绅士风度，但实际上会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

其实这个领导人非常好，平时跟我们的工作关系都很融洽，也不会摆架子，是大家公认的难得的好领导。我觉得这件事情的重点在于：他对自己说的话处于一种不自知的状态——因为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在社会的范式下面长大的。在说话者不自知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不可能去反思，更不可能做出努力去改变；既然如此，我们有性别意识的听到这些话的人就需要去做出更多的努力，去思考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对，以及我们怎么去解决。

所以我觉得把这个后续处理分享出来也挺重要的。我们的关注重点不能仅仅是“性别的权力结构是存在的”，我们更要搞清楚，处在自己的身份如何去和TA们协商，告诉TA们你这样讲这样做不妥，教他们怎样说怎样做是我们能接受的方式。所以虽然我自己平时不太会在工作场合抽烟，但为了说这个事情，那个会议结束之后，我特地找了一天把他约到



天台上一同抽烟。我跟他讲：“谢谢你这么信任我的工作能力，也谢谢你很直白地跟我讲话。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好到发生了一件让我觉得介意的事情，我会觉得和你讲出来是OK的，因为我很放心你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反应。”这也确实是我的心里话。然后我把他那天说的话重复了一遍，仔细地解释了里面我觉得不合适的地方，也提到了其他女同事的反应。他当时一脸惊讶，不是装出来的那种惊讶，是真的特别惊讶。然后他也立刻道歉了，说他完全没有想到这种话会冒犯到我。我接受了他的道歉，但我也马上反问他：“试想一下，如果是一个男性下属，你会对他说这句话吗？你会告诉你的男性下属，你只要一脸清纯的看着台下就行了吗？这句话无论是从用词还是从你对我的期待上，都存在着一个基于性别的偏见。”

我觉得在现在女性平权的话语下面，很多男性面对类似的情况都是相当困惑的，因为他们原有的角色在一点一点地被解构掉，还没有找到新的角色来适应。他当时的心情应该是很复杂的，没想到我会有这个反应，也没想到我会跑来和他讲这些。但是我觉得经过天台抽烟以后他也会去思考，说话也会更谨慎，特别在他在说出类似的话之前，心里会有一个考虑，尽量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出现。

遭遇类似事件的女性朋友，首先，在我们觉得可以沟通的情况下，我的建议是讲出来。如果不跟对方沟通，对方不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有问题的言行，以后他还是会继续这样说这样做。于我们而言，我们也只能自己心里不爽，要自己努力去消化，对方那边就过着他的生活，并没有任何波澜，也没有任何的改变。其次，采取正确的沟通策略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我们自己要斟酌，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地点以及合适的话术来和对方沟通，成功地传达我们的信息。在类似的情况下，过于直接的沟通方式其实不会起到特别明显的效果。要是我们采取了特别强硬的沟通方式，那么我们的心情是表达出来了，但伤害到了对方的面子，他会不愿意接收我们表达的信息；或者是说的话过于具有攻击性，信息也可能不被有效地接收，那也不能算是传达成功。我选择了一个让双方都比较舒服、感到安全的场合——天台抽烟；说话的时候也是先扬后抑，先表达了我对他的认可再讲问题。这样是在一开始就让对方明白，我是带着向好的心态来和你沟通的，是希望我们可以相处得更和谐，不是带着仇恨的心情来控诉的。

其实男性在这种刻板印象的环境下面，也是会受害的，但是他们也默默忍受了。比如在筹备物资到时候，男性——



特别是年轻的男性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搬东西的劳动力。这个应该也挺常见的。东西放在那边，大家都理所当然地期待他们过去搬；他们年轻力壮，在组织内部层级也比较低，也就自觉地承担了这个期待，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主动去搬了。我们公司女多男少，年轻男孩子就更少，这个任务也挺重的。我觉得这样其实不太好，我们自己又不缺胳膊少腿，又不是不能搬。我们讲女权应该是rights，不应该是privilege，不能一边喊口号一边收红利。


还有劝酒真的是中国职场文化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这个机构有些部门是会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这时对男孩子喝酒的期待就非常高了。我刚提到的这个老板就讲过，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喝得很伤身体。中国职场的酒桌也有一个权力结构，就是年纪大的坐在那里，年轻的跑去给每个领导敬酒，不管你酒量如何身体如何，不敬酒就是不懂事。另外，就因为他是男生。我们这里遇到的场合一般不太会强迫女生，他们还是有一种受过教育的矜持，都不好意思强迫女孩子喝酒。但我大学时在一家媒体实习，他们是专门会让女孩子去喝酒的，当时的老板有“带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出去替我喝酒我会很有面子”的想法。他就总是跟办公室里的女孩子说：“我下周要去XXX出差，你们跟着一起来，帮领导挡挡酒

呗？”

我们组织的员工加起来估计有200人左右吧。据我估计，整个机构的员工大概有60%-70%是女性。这种性别比例是NGO的常态。但是到了领导层，这个数字是刚好反过来的，大概70%的领导是男性。我觉得这个机构的性别组成倒是没有影响到这件事情，我当时的老板之所以会那样讲，应该跟一直以来受到的“绅士风度”的教育有关，他平时也是一个考虑很周到很体贴的人。

教育

上不了军校，当不了警察，就因为我是女孩

 小红花

采访人：033

文字转录：爪爪

文字整理：033



小红花是一个应届毕业生，受访时刚刚被录取做在编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她之前有两年从军经历，下面是她的分享：

2013年我高中毕业，高考成绩还没出来之前就参与了征兵报名，当时并没有期待自己能顺利入选。挺意外地我被征选了，体检也通过了。正好当时高考成绩也出来了，所以我的大学入学和参军是同时进行的。8月底入学到9月中下旬左右，学校这边确定我可以走了，部队那边也确定要我了我，我就回家开始准备参军了。

高考的时候我其实本来想考警校的，但当时成绩不太好，再加上我比较慌张忘记提前填写志愿了，最后就没有录上。我们家这边专科第三批次有个“狱警”专业也是可以报名的，考这个狱警如果是男生分数线的话我是能录上的，但是女生分数线比较高，以我的分数可能有点危险。这个专业如果被提前批录上的话好像毕业以后就直接是公务员，或者考公务员会比较容易，所以竞争还挺激烈的。我也就没敢跳过本科直接报专科，再三考虑之后还是报了本科。

都说女兵在部队上出路很好，我自己当了兵才发现并

不是这样子的。家里知道我被征上兵之后就说：听说在部队考军校比较容易，分数线比高考直接考要低不少，如果你能考上军校当个军官干部也不错。加上我个人也确实比较喜欢军、警方面的东西，参军第二年我就报名了考军校，开始在部队准备起来了。当时我觉得自己学得挺好的，分数也达到了我的预期，但是我的成绩跟女兵的分数线相差还是比较多的。当时女生的统招类分数线是476.5，男生是455，我那年的考试成绩是459。

我所在的部队是分两个类别设置分数线的，一个是指挥类，一个是统招类。指挥类一般是去基层、野战部队什么的，基本上是以训练为主，比较辛苦一点；统招类的话可能专业性在于文职，办公室这一类的，当时我也是报的统招类。男生如果成绩不是很突出的话，报指挥类的会稳妥一点，因为指挥类会加各种军事技能和文化分录取，分数线算下来大概比统招类低30分左右。但是我那年女生的指挥类和统招类这两个分数线没有太大差别，去掉加的分数什么的都是470左右。同期我有个高中隔壁班的男同学在附近城市当兵，当年他和我一起考的军校，报的是指挥类，他的文化分比我低了三四十分，还是考上了军校，现在也快毕业了。



军校的女生招录比会比男生高很多，我记得我那年是300来个女生报名要取15个；男生的话多少人报名我记不清楚了，当时是招了70多个。差不多女生是20个里面录取1个，男生大概5到9个人里面录取1个。当时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文训队长说：“我不知道部队为什么要招女生，女生能干的事情男生也都能干。”我当时也接受了这个现实，想着怎么样能够提升成绩考得好一点。也觉得可能对他们来说，真的是招男生更方便一些吧。很可惜没能读上军校，我就回去读大学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觉得一个女生想要达成自己梦想的话，受到的阻碍会更多，会更加困难。特别像我这种成绩并不是很优秀的女生，还要更困难；而那些成绩不是很优秀的男生，好像不用像我们这么努力也能得到这些机会。现在讲这件事，我已经没有很强烈的感觉了。当然如果能降低女生分数线到男生一样的标准，对女生来讲肯定是好的，但是这个决定权还是在他们手里，是他们决定要不要选拔女生来上军校。

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学前教育，都是女生在学，男生是很少的。让我疑惑的是，求职的时候不管是学校也好，用人单

位也好，都会觉得物以稀为贵，宁愿要男生，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即使这个男生的成绩不好，TA们也会对男生降一点要求。甚至有些单位会放出两个名额，明确指定一个名额是给男生的，另一个名额是给女生的，男生的名额招不满才会开放给女生。一般来说一个区幼儿园报考幼师的总人数里面男生不会超过20个，可能也就10个，女生比男生多很多倍，这样的话男生就会很容易被录取。

像我们找工作去考编制考试的时候，女同学都觉得：如果有男生一同来考试，肯定会优先录取他。我们就把他算成一个名额先排除掉，再看剩下的名额我们还有多少机会。虽然我会这样计算自己被录取的可能性，但我也不会因为这个放弃准备。不过也有些女生同学有些消极的想法，遇到男生竞争者就不再那么积极地去争取了。

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学校女生偏多，如果说男生想在学生会竞选什么职务，只要他表现得稍微积极一点，那么这个机会很可能就是他的了。女生要在竞争者中出挑很多，这个机会才会轮到她。就是说女生要比男生更努力更优秀很多，才能够拿到和男生一样的机会。男生想要达到的就比女生容易很多。



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在女生多的情况下更喜欢男生，在部队和警校这种男生多的地方也更喜欢男生，所以我在求职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疑惑是：是不是不管哪一个行业都更倾向于招男生？如果是这样的话，什么地方还需要女生呢？

不过话说回来，我现在从事的幼师行业就没有军校警校那么夸张。幼师大部分都是女生，所以虽然单位看到男生会更喜欢、更倾向于录取他们，顶多也只是会在录取男生的时候降一些分。我在被这个幼儿园录取之前去考事业编制的时候，一起报考的有3个男生。我当时过了笔试在等面试的时候，以为已经没什么希望了，因为男生已经占了2-3个名额。但是可能他们水平太差了吧，后来只录了一个男生，我也被顺利录取了。所以说在统招的情况下，我报考的这个学校是相对公平的。不过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幼师这个工作，我比较喜欢像军官警察这样更阳刚一点的职业。如果一定要做教师的话，我更想当初中语文老师。

之前找工作的时候，对于当时没考上军校的事情，我是有一个心结的，现在可能算是解开了吧。没考上军校，其实性别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还有其他比如说招生缩减啊，报录比那年刚好比较高啊之类的。对比那些能够靠自己的分数

考上军校警校的女生，我确实是不够优秀。但是女警察女军官相对于男警察男军官来说社会地位更高，社会承认度也更强，因为男的去当警察军官是很正常的，一个女生要非常非常优秀才能当上警察和军官。可能这也是对女性分数线高、招的人少的原因。

在我家里，我妈、我姨妈、我舅妈都是比较能干能赚钱、在家里比较主导的。在我报考军校的时候，我父母都很支持，也没有跟我讲过作为一个女生当兵会不会辛苦之类的话。我妈之前一直是想生个儿子的，但是只生了我和妹妹，因为计划生育就不能再生了，她自己也有点遗憾，有点像在把我当男孩子养。很遗憾的是，我并没有达到她的期望。

遇到这个分数线的不同，还有求职的问题，我妈就觉得：这很正常呀！男生确实没有女生那么麻烦。我们自己家开工厂，招工人也喜欢招男工人。她让我不要太过分纠结分数线这个问题，因为她觉得我没考上军校，还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自己不够优秀、考出来的分不够高。

那天早上我看到那个文章《惊了，连中国警察网都挨“锤”了，真让人恐惧》，还挺震惊的。女生考军校、警校分数



线比男生高是一个既定事实，当时官媒这么带节奏，我觉得有点过分了。我没有奢望他们把分数线降到男女一样，或者说军校警校对男女不分性别地招生，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也没有必要这么不客观吧。

女生要有多优秀才能参与自主招生?

 Chaney

采访人: 033

文字转录: 24601

文字整理: 033



Chaney2018年本科毕业，受访时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

下面是她的分享：

我们那个时候政策可能跟现在不太一样，当时在高考之前还有自主招生考试，大多是各类外语学院和各高校的外语系的自主招生。那个招生会来得特别早，大概在高三的上半年就开始了。自主招生决定了高考能给你降多少分或者加多少分，即使你不是想要靠这个去上个什么学校，如果你能考得好，对你高考的优势也很大。尤其像外语保送生这种，降分条件特别多，考得好的话你就可能有机会直接保送到不错的学校，就不用参加高考了。

自主招生的筛选流程是这样的：每年高考成绩比较好的高中会有一些推荐名额，老师就会先征集大家的报名意向，集中选拔出比较有机会考上的人选，再把TA们的简历一起推荐给高校老师进行面试筛选。面试通过之后，全国范围选上的同学会一起到高校进行笔试，考完以后大概一到两周会出成绩，成绩过线的同学再去高校面试。我当时所在的学校是省重点，自主招生名额还挺多的，我也报名参加了这个考试。初选面试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很强的性别偏好，本来外语这种专业面向的就是文科生，文科班里女生本来就相

对更多，面试看到的女生跟男生的比例跟文科班的比例差不多。我们班当时有50个人，男生有7个，剩下43个都是女生，其他文科班级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比例。但是在笔试考场上，男女比就已经基本上是1比1的状态了。我觉得还挺奇怪的，因为一般来说不会有那么大比例的男生去考语言类的自主招生，我们也知道外语学校普遍男生都很少。所以我觉得可能是高校老师在面试和筛选简历的时候体现出对男性的偏好了。

自主招生有一个招生系统，大家的申请进行到哪一步、有没有被选拔上都会在那个网站上公示，但是不会公布详细的分数线。初试笔试结果出来以后，当然身边认识的同学和朋友有的选上有的没选上，但是结果还挺出人意的。我很好奇地问了一个被选上的成绩并没有很好的外校男生的分数，发现居然比我们学校没过笔试的一个女生还少了11、12分的样子。

之后就是通过初试笔试的同学按照要求去高校面试，面试结果也是公示在自主招生网站上的，但分数还是不会显示。你可以在网站上查找自己考生号的后几位和自己的姓来找到录取结果。面试成绩出来以后我们就发现，男生的整体



成绩都比女生高。复试中笔试和面试的得分比例是1比1，最后算一个加权的成绩。男生们在面试上几乎都高出女生很多分数，这真的让他们很占优势。复试的面试流程是先群面一场，然后再各自进去单独和老师面试。有几个男生是我认识的，群面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他们有多优秀，但是成绩出来以后就发现他们的面试分出奇地高。

外语自主招生的规定是如果你通过这种渠道进了学校以后，只能读它的语言类专业，中途不能转专业，所以考生自己要是并不喜欢语言也会挺慎重的。而且如果你确定了这个名额，就不能再申请其他学校或者其他专业的自主招生名额了，所以很多人都想等一等往后拖一拖再选择对自己最好的。参与我考的这个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进入复试的大概有50个人，后来拿到减分或者保送名额的有30个左右，最后去的就只有10个人。有的人占了这个名额，最后也没有去。

我报考的这家高校是一个培养外交官很出名的学校，面试之后跟老师闲聊的时候，TA们也说，男生读这个专业很有优势，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像外交部之类的单位都比较愿意要男生。我也有一个女同学考上了这所大学，她毕业以后就跟我们说她其实蛮后悔去读语言的，因为像老师在群里发相关

职位招聘什么的，都是“外交部今年要招两个法语系的学生，都要男生”这种类型的话，都会明确地说对方单位想要男生。她后来就只好去做了老师。

我大学学的是人文社科类专业，还是女生多，当时大班是110个人，男生只有10个。我们的小班是男生最多的班级，45个人里面也只有5、6个男生。当时的辅导员明显地偏向男生，她会更多地关注男生的学习成绩和表现，看到一点好的表现就会表扬，对女生就不会，女生要特别特别优秀才能被她看到。当时我们同班的一个男生，成绩也不怎么样，还挂过科，校园活动方面也很一般。我们辅导员是法学院的，她就曾经说过：“这个男生要是在我们法学院，我肯定会让他当学生会主席！”同班里其实有更多非常优秀的女生，辅导员从来也没有针对她们说过这样的话。后来班里的另外一个也挺普通的男生去了法学院，就好像顺理成章一样地成了学生会主席。法学院的另外一个学生会主席是个女孩子，她的履历可比那个男学生会主席优秀很多：在学校活动方面很出彩，各种比赛成绩很好，课业成绩也很好。这个男生就逊色很多，就因为辅导员的原因，他很容易地当上了学生会主席。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大学女生参加学校活动不活跃，但我认识的女生真的比男生活跃得多。但有时候辅导员需要帮忙搬搬东西之类的，她就会直接去找男生，这样她和男生相处的时间就更长一些，她就只能看到男生的优点。其实如果她叫了女生的话，女生也是可以帮她一起做这些工作的，但是她自己觉得男生比女生靠谱，就不会去叫女生。她这样的对待也导致了那些原本在学院和学校活动上面很积极的女生，扯到班里要和辅导员打交道的活动，就马上拒绝说：不去了不去了，算了算了。

大二时候我们换了一个辅导员，让我们觉得舒服了很多。她会觉得你们谁靠谱谁能做事谁就来做，不分男女。包括处理寝室矛盾这件事，前一个辅导员会说：你们现在这些小女孩真是麻烦，你看人家男生寝室吵一架打一架就没事了；后来的辅导员就会说：哎呀寝室矛盾谁都会碰上，他们男生的矛盾比你们的处理起来复杂多了。

我有一个同性恋朋友，他是在上海别的学校学社会学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同性恋的话题。答辩的时候这篇论文就被他们社科院的副院长说：“同性恋是病态的、不健康的，是很恶心的。你做这样子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他那

个论文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很认真地写的，再加上他自己的身份，听到这话他气得都要爆炸了。想想一个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对于同性恋都是这样的认识，真是挺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的。

学术体制是另一种形式的封建家长制

● 韩梅梅

采访人：033

文字转录：Prince

文字整理：033

韩梅梅现在在上海一家985高校就读文科博士，她的硕士学位也是在上海某知名大学取得的。下面是她的经历和观察：

我们这个专业有很多中老年男性学者，每当有外地、外校、外国来的教授需要陪吃饭或者出去唱KTV之类的，就都要找学生来陪。外面的教授来做讲座，或者开什么学术会议了，导师都会带一些学生做跟班过去跟他们应酬；如果主场是对方——就是我们导师到对方学校去的话，导师就会只带一个学生，这些就像是约定俗成的规则一样。这种情况肯定不会找本科生，因为本科生还不一定有志向做学术，也没有师门观念；研究生开始哪个老师带你，你就是哪位门下的，就更愿意去作陪。我硕士研究生的同班有9个人，全员女生；上面那届有10个人，只有1个男生；下一届好像是8个人，也是全员女生。所以这些陪同的跟班，基本上都是女生。这种类型的活动，大概一个月一次吧。我们被老师专门叫过去吃饭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要助兴了。坐位子的时候，几位学术大牛中间都是穿插着学生的，干嘛呢？学生要记得去倒酒、添酒，要记得和老师干杯，让老师开心。我就记得有一次在酒局上，我旁边的教授酒杯空了，我当时的导师就隔空质问我：“你怎么不给老师倒酒啊！”他就觉得你怎么这



么没眼力见儿，让你过来干嘛的啊！

有一次我被一个老师邀请去参加外宿一夜的学术联谊活动，晚上TA们计划一起去KTV，我不大喜欢唱歌就表示我不太想去，然后就被外校的一个男老师说：“晚上我们唱歌你要来哦，你来是对你好的。”就用类似于这样的说教，要我陪他们唱歌。我总感觉这些老师觉得让我们出席这样的场合，是他们给我们创造机会，是对的，是在教我们一些人际交往的正当方式，是他们以师长的身份来教育我们应该如何按照这套游戏规则在学术圈里混下去。

在这种场合里面，女老师基本都是少数，我觉得可能只有1/3或者1/4。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女老师带着自己的学生做跟班来参与这种类型的饭局、联谊之类的活动。女老师在这样的场合不会要求你去唱个歌、陪她们，她们就自己点几个歌，几个人一起连着唱几首就走了。还有一些男老师，他们也是默默地参与，很早就离开了。剩下的都是跟组织的老师比较亲近的那些，都一定要待到12点、1点这样子，还要喝酒，也不肯回家。老师不回家，学生不管多不愿意也是没有人自己先回去的。一开始的时候，我曾经以为要搞学术的话参与这些酒局是理所当然的，我不会喝酒，就应该学会喝

酒；我没那么有眼力见儿，就应该学得更有眼力见儿。

人的精力其实是有限的，要么你就一心学术不搞交际，如果你花很多时间在交际上那你的学术水平肯定会打折扣。可是要怎么在这个学术环境里面确立自己的地位呢？不就是靠人际交往嘛！圈子就这么大，我吹捧你，你吹捧我，我们说出来的话都是有权威性的，我说你好你就好了，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好，反正外面的人也看不明白。比如我们有5个人属于一个小团体，A、B、C、D、E都是男的，就老是带着自己的女学生互相陪着吃饭、互相吹捧、互相花公家的钱搞好关系，也就可以互相帮对方确立学术地位了。这个规则就这样被确立下来了。在学术圈里的大部分人都是承认并且赞同这种规则的，因为它最迅速最高效。当然也有不太一样的老师，我现在的导师就很不喜欢这种应酬，也不喜欢这种拉帮结派互相吹捧的风气，也不会叫跟班陪吃饭什么的。但是他这种类型的导师也不多。

你看我们这个专业导师大部分都是男的，学生却大部分都是女的，这其实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玻璃天花板到底是从哪里出现的。有一些女老师，在国外一流的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来，在某个领域做得很厉害，但



是没有结婚。那么结婚与否这个事情就成了评价她人生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她作为一个女性没有结婚、没有嫁出去，就是她人生中最大的败笔，她其它方面有多厉害都没有用。我认识的一个某校的女老师，学术上非常厉害，评价学生论文的时候目光敏锐、一针见血。这从学术上来讲其实是一种严谨和负责，可是放在她身上就变成了“这种没有结婚的女人讲话就是不给人留余地”。

我的硕士导师人非常好，像父兄一样，很替我着想，可是他替我着想的内容跟我自己为自己着想的内容从来不一样。他就觉得，你不要老是去搞女权主义那一套，将来你总是要结婚的。他以前去开学术会议，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研究生，就问她毕业以后要做什么。她回答说：我要回家，给我老公做饭，照顾小孩。他跟我说：“听完那个小姑娘的话，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我很感动。”他就认为这个社会有它的规则，分工就应该是这样的。

我校另外一位男老师几乎颠覆了我之前对老师的所有认知。他很年轻有为，在学术界非常出名；带的也几乎都是女学生，都从本科就是他的学生，都很崇拜他。他认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是唯一正确的，其他人的研究不客气点说，都

是狗屎。他的学生可以去旁听别人的课，但是别人的学生就不能旁听他的课，因为“这是我们师门内部的课，我们会说一些私密的内容。”很有一种封建家长的感觉。学生做的课题都是他直接给的，就是他把自己研究的一个大课题分成A、B、C、D、E五个部分，全部分给学生，学生做完就统筹了他的学术成果，建造了他的学术帝国。他的学生有一次在我老师的课上问了一个问题：我在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找不到自己的兴趣切入点，应该怎么办？我老师给的回答是：你要从你的兴趣点切入去研究一个课题呀。我当时就在想，没有切入点，你干嘛研究它？还不是因为她老师要她去研究嘛！

有一次他在本科生的课上，讲了很多与本课程无关的内容，学生就跟他提意见，他直接在课上回复说：“这是我的课堂，我讲什么我做主。”学生投诉到系主任那里也没有得到处理，他就又在研究生的课堂上骄傲地重复了这句话。他觉得课堂是他主导的，学生没有权利发表不同意见。他的学生也都觉得自己的老师太厉害了，不会去质疑。上学期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跟那个老师一起吃饭，正好到了报考博士的时候，他说：我看了看今年有一个男生报考我的博士，这让我眼前一亮。我当时就问，老师你会因为他的性别而优先录取他



吗？他说，你想听实话吗？这段对话是当着他的女学生们的面讲的，他的学生也没有质疑，可能甚至都没想过可以提这个问题。但是他的这种男权制、家长制的方式却让他登上了一个很高的位子，拿到了很多项目，得到了很多利益。他就是吃透了这套体系的运作方式，顺畅在这条路上走着，又复制了这套体系来建造自己的帝国。

我有一个学姐，有一次被叫去KTV陪唱歌的时候，就有学校的高层领导坐她旁边用手去扶她的腰，就让她很厌恶。这其实已经是很明显的性骚扰了。但是也有一些学姐自己很喜欢用这种方式跟老师拉关系，就像是靠脸还是靠能力两条路摆在面前的话，她就想选择靠脸，就穿露背装、穿吊带在KTV里面陪老师们唱歌喝酒呀，像仆人一样帮老师提着行李呀，鞍前马后地拥护自己的导师。要是看比例的话，我看到的大概只有1/10的学生是这种自己贴上去攀关系的，一半以上是不喜欢这种场合的，剩下的就是无所谓。很多人就像我一样，虽然不喜欢这种场合，可是老师提出要求之后，又会觉得为了自己的处境还是要勉强去做这件事情，也是蛮没有骨气的。我以前认识一个武汉的老师，他的一个学生就是尽显自己“女性优势”去KTV陪老师的那种，特别有眼力见儿，对老师前拥后扑的，要帮老师提包，照顾老师什么的。

我也在想，这个处境真的给了她选择的机会吗？就是从理论上讲，是有A、B、C几个选项的，但她要在这套体系里面生存，可能只有A一个选择。

我之前在某国留学的时候曾经去过零售店打工，签合同的时候，人事让我看了一段视频，讲的内容是“你要意识到这些事情是职场性骚扰”。视频会告诉你，这些事情上司是不可以对你做的，你自己要有个意识，如果发生了，你可以向上反映。这样的教育要是能纳入到我们入学考试里面，或者是在入学新生教育里面普及就好了。哪些是基于权力关系的骚扰，是性骚扰，我觉得学生要有这样的意识。比如那个视频里就包括上司要求女下属下班跟他吃饭，是不行的，也是一种性骚扰。

我的硕士导师，喜欢讲色情笑话，还喜欢夸奖女孩子长得好看，关心她们有没有男朋友什么的。那时候我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妥，就觉得是老师关心学生的表现，讲那些笑话是把我们当自己人看。有一次我们学校接待某国的大一学生夏令营，我老师还是一贯的“关心”，有个女孩趁他不在的时候半开玩笑地跟我说：刚才那个，是性骚扰吗？她就意识到了老师的做法不妥，但是我当时都研一了，自己



却没有这个意识。在最近轰轰烈烈的曝光性骚扰的风潮启发下，我能够承认我老师的很多话语都有性骚扰的意思，但是我又觉得他是我老师，对我也蛮照顾的，不想跟人说他会性骚扰别人。

上学期我上了一门课，那个老师是她的领域里面世界顶尖的学者，但是她就是一点架子都没有。课程结束以后，她请所有同学一起吃饭——我们以前期末的时候都会要请老师吃饭，大家觉得这样做才是你懂事的标志。跟她吃饭的时候也不需要照顾她的感受，不需要等她先夹菜，不需要给她去敬酒，也不需要去酒桌上恭维她；她是那个主动到每桌和同学们干杯，邀请大家一起吃菜的那个人。我当时真是有点想流泪，就是这顿饭你会吃的很开心，像是跟朋友一起吃饭一样，可以好好地enjoy这个过程，而不用思考别的。

理工科的老师都觉得我们女生不行

● 喵喵喵

采访人：033

文字转录：Prince

文字整理：033



喵喵喵是2016届计算机系的硕士研究生，她的自我认同是酷儿，下面是她的经历、感受和思考：

高中的时候，老师经常会说：我们班这些底子不好的和女生，你们学理科的时候就得怎么怎么样……她自己也是理科出身的女性，却会用这样的方式给“底子薄的”和“女生”这两类人出主意。这种话她经常说，根本就是无意识的，可能是她自己在学理科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大部分男生学理科的时候也会遇到一模一样的困难，可是没人告诉他们“男生学不好理科”，他就会想怎么去突破这些困难；而女生一直被灌输这个思想，她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很可能往性别方面归因，就会更加感到困难。高考前报志愿的时候，我们的年级组长说：“男生不要报考数学专业，你们又不是最优秀的那一批，报考数学专业，将来能干嘛呀，还不是当个高中老师，初中老师甚至小学老师吗？你当老师能养活一家人吗？女生喜欢数学可以报，当个老师挺稳定的。”这又是另外一个奇葩的观点，她又觉得女生应该去学数学，因为就业前景“稳定”。

高中时女生对女老师的排斥和厌恶也更强，我们学校的女生骂一些她们不喜欢的女老师，就说她是不是被老公打呀

什么的，最刺耳的话都是女生说的，我没听男生这么说过。我们班女生都特别讨厌我们年级组长——我感觉这里有发泄情绪、故意造谣骂她的成分——就说在她讲课的时候，第一排全是男生，她老拉胸罩的带子勾引男生。我也不知道她们是怎么从这个整理衣服的动作里面看出勾引来的。

我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本来报了一所南方的大学，计算机专业，但因为我姨是教育系统的，她就把这个志愿截了下来，跟我说：“你别报这个，别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你就在附近读大学，读完就回来。而且计算机专业太累了，我见过那么多学计算机的人都不好找工作，累得要死要活的，你别学这个了。”她就觉得你作为一个女生，学校不能离家太远，学的东西不可以太累，毕业之后还要好找稳定的工作。本科能够学管理也是我抗争的结果，因为她们当时想给我报个中文之类的专业，虽然我喜欢中文，但我觉得她们给我报中文专业跟我主观要学中文的机制是不一样的，我的梦想不能被她们绑架了。我姐姐生了一个男孩，是我姨在帮忙带，在他摔倒的时候我姨就会说：“自己站起来，你是个小男子汉。”如果他是女孩的话，她肯定就不会说“小男子汉”这样的词了，我姨就是有这样的观念。



本科时候有个男老师带我们的一门管理课，他说：“你们女生不该学理科的，很难找到好工作。学个文科，有点小情怀、小文艺什么的，将来有很多厉害的男生能跟你结婚，那你还想要什么别的呀。”特别好玩的是，他女儿就是学数学的，他还给送到国外去了，这就让我们都觉得很迷乱。当时我们系主任也是个男老师，推荐工作的时候说：“有个管仓库的工作，男生可能不爱干，女生最好去吧。这个工作稳定，拿钱还不少。”我们当时就很懵，仓库管理员在刻板印象中，还是男的多一些，但是他为什么号召女生去呢？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男的应该怎么样，女的应该怎么样，不同的人总有不同的说法。但是说起来这个所指的内涵的话，都一定是要贬低女生一下的。

我有一个已婚的女生同学，研究生考试之后去一个211院校面试，当时一切都聊得很好，老师们也都非常喜欢她。然后一个男老师收尾时说：“我们工科任务比较紧，所以你研究生这三年就别生孩子了。这是我的建议，因为生孩子的话学业肯定会受到影响。”复试一般都是三月份，她当时其实已经怀孕六个月了，一般研究生都是九月份开学，就算休三个月的产假，九月份也休完了。为了让老师放心，她就说：“老师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怀上六个月了，等开学的时候已经生

完、而且休完假了。”当时男老师没说话，点了点头。女老师说：“哎呀，既然如此，你就安心在家当个准妈妈就行了，不要来我们这边了。”这个女老师就是自己带孩子的，家里没有人支持她，所以她就假定这个女同学有了孩子之后，特别是前三年，她一定会把精力放在带孩子上面，就把这个女同学的入学资格否决了。

我现在的研究生导师是一个新导师，也是女的，现在她只带了我 and 师妹两个研究生，我是第一届，师妹是第二届。她经常会说“你们两个女孩子动手能力不强”之类的话，有一次还说她下届要招两个男生，因为“两届都招女生了，都没法做项目，有男生就可以做项目了”，但是她根本就没有给过我们大的项目，很多项目她都是自己直接找了她老公手下的男研究生来帮她做。她老公的学校本身历史是比较悠久的，也是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比我们学校要强，接的项目也比较多。他那边研究生也更多一些，已经形成了人力资源，而且他的研究生主要是男生。她就直接去利用了这个资源，把项目交给了那些熟练的男研究生，也不给我们锻炼的机会，回过头来又说我们动手能力不强。

我们学校是个理工科学校，基本每届计算机的研究生都



是男生多，很少有例外，当然女生也会有不少。像机械、自动化这种专业，女生是个位数的甚至没有。我们这一届有15还是16个研究生，总共有5个女生，占1/3左右。17届我师妹那一届在录取的时候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女导师在面试的时候对一个女同学说：“我从来也没招过女生。”言下之意是她没什么希望了。那个女生在来之前已经在学校网站上查到了导师的研究方向，就讲了很多自己感兴趣也跟老师研究方向比较接近的专业性的东西，说服了这个导师录取自己。后来这个导师也挺积极地培养这位女学生。我想这导师也不是从心里歧视女生，可能确实没带过女生，无意识地觉得女生不好。工科中的很多导师都是这样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就是觉得女生不行。

我学计算机专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觉得如果我要学个文科的话，我非常爱好非常喜欢，但毕业以后经济上保障不了，那样我的未来就很不安全。我特别怕一种情况：有些女生本来是特别不让须眉的，但经过社会的洗礼后一下就变了，突然就想找个好男人嫁了。所以我特别担心有一天我要被迫嫁给一个男人，向世俗的一些观念妥协。就像ayawawa写的那些东西，从小就在七大姑八大姨嘴里说了不下几百遍了，但她把这套不能拿上台面的东西拿了上来，还赚了很多

钱。我很鄙视这些扯淡的东西，但我还是时刻都担心有一天我不得不承认她是对的。因为现实基础在那摆着，一旦遇到经济问题，女生可能就会想去找一个有钱的男人来养她。我就亲眼看到过那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生，觉得上班太累了，突然间就找了一个男生结婚了，生了孩子婚也离不了，过得也不开心。

我们这一届的学生阶层之类的都比较普通，有些出身还比较贫困，基本都不会想去读博。因为大家都要考虑成本，都要想我能不能赚钱，能给我父母多少钱，以后怎么买房怎么结婚生子这些问题，而不是去考虑那些学术性的问题。读博首先是要有志于学术的，赚钱一定要放在第二位才行。一般来说，我们双非（非985非211）学校的学生，有志于学术的可能本来就不太多。大家读研的目的都很明确，都是为未来加一层砝码：读研在上海落户就会容易一些，以后也能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起始月薪可能会比本科生多好几千，甚至也可能突破一万。

研一那年，我去参加了一个机器人比赛，那个时候我初学不太懂，有点边缘化的感觉。老师和有经验的同学都挺耐心的，都鼓励我说“不会很正常啊，一点点学呗”。带队的男



老师比赛结束之后带我们十几个同学一起去喝酒，当时应该本科生和研究生比例差不多，但是只有3个女生。喝酒的过程中就有两种趋势：一种是男生必须喝、女生随意，还有就是男生一到一起就互相劝酒。小一点的本科男生会说“你不喝不是男人”这种话，年纪大一点的研究生就说：“男人啊，到社会上必须会喝酒，像我以前工作那两年，我就学会了喝酒。”有个男生可能是过敏不能喝，其他男生就非得灌他，说：“你必须得学会，我们这是为你好。”我还在旁边劝他们不要逼他喝。那个男生可能比较好强，还是跟他们喝了，吃完饭他是被人扛着回去的。这种其实是很危险的，本科的时候我们班有个非常豪爽的东北男生，他身体很弱不能喝酒，但有一次喝得吐血，后来查出来是胃出血，但他就说：“哎呀，爷们儿嘛。”好像不喝酒就不是“爷们儿”了似的。

有一次我们布置礼堂的时候，我把一个梯子搬起来就走了。旁边有个男生说：“你搬梯子的话，就显得我们有些多余。”我就故意说：“你们本来就多余，都回去吧。”有个学弟一路故作亲密地跟我开一些让我觉得很别扭的玩笑，虽然我不是很介意，但我也不太舒服。还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女生要拒绝别人的追求就一定要说我有对象了，哪怕她没有男朋友也要编出一个男朋友来，或者编出一个特别好、特别大

的理由，才能成功地拒绝对方。如果女生用“我对你没感觉”、“我们不合适”之类的理由拒绝的话，很多男生还是不会放弃，还会想其他的办法，甚至是胡搅蛮缠、死缠烂打地逼迫女生同意。如果女生不反抗，可能就会有人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女生反抗，就会有人说是她刺激了这个男生，出了什么问题都是她自找的。但是男生好像从来都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女生的主体性一出来，好像不管男的的女的就都开始害怕了似的。

小学时，我一直处于被孤立的状态

● 灰灰

采访人：033

文字转录：24601

文字整理：033

灰灰是一个25岁的美少女，正在做跟拯救世界有关的工作。下面是她的分享：

我们的小学是那种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是同一班的。一年级刚入学的时候，我不小心摔了一跤，划伤了脸，留下了一个特别大的伤疤，一年级学期末的集体合照上，我脸上的疤都还是很清晰的。所以尽管我当时成绩挺好的，我们班同学对我的评价都不太好，可能大家都喜欢漂漂亮亮的小朋友吧。

我爸妈很早就离婚了，我跟着爸爸，但是他也很忙，基本上都是奶奶在照顾我。我们家非常重男轻女，所以我一年级时，叔叔家的堂弟出生之后，就吸引了全家的注意，奶奶也开始全身心地照顾他了。我呢，就成了一个钥匙儿童，都是自己管自己上学放学吃饭睡觉，基本就是有饭吃、有衣服穿、有学上就行了的状态。我记得小学时，至少有三四年的国庆节七天假期，我都是自己一个人过的。我爸会给我买了一箱泡面和一箱火腿肠，我就自己用电磁炉做着吃。我爸要么是跟他的女朋友出去玩，要么是回家祭祖，但是都不会带我。



一年级小朋友还不会自己扎头发，都是爸爸妈妈给她们扎的，但是我爸不会。暑假里有一天他发现我头发老是梳不通，就说：“那就都剃了吧。”然后在我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候，头发就被剃光了。当时我们是住在单位大院里的，在同一所小学读书的也都是我们这个大院的小朋友，家长也基本都是这个单位的。剃成光头以后，有一天我穿着我特别喜欢的一条妈妈给我买的白底红色花点的裙子去大院旁边的小卖部买东西，遇到了隔壁班的一个男同学。我记得他笑我笑得特别大声，他说：“你这样太奇怪了！你再也不要穿裙子了，超丑的！”我爸当时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还开了个饭店，里面的服务生都问我和我爸为什么把头发剃了，我觉得那之后TA们看我的眼神也很奇怪。这两件事之后，我就跟我爸说：“我不想穿裙子了，我也不想再穿女生的衣服了，以后不穿校服的时候，你都给我买男生的衣服穿吧。”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小学都是穿男生的T恤短裤沙滩凉鞋，就很少有女生的衣服了。直到现在我的衣柜里大概也只有一条裙子，一年都不会穿一次。

那一整个学年，我都过得小心翼翼的。暑假结束的时候，我跟我爸说开学典礼上我想戴假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剃了光头，我爸就去店里面给我买了一顶。我们那边天气很

热，戴假发很闷、很不舒服、还很容易痒，但我都忍住了。可是隔壁班的男同学已经在暑假里见过我了，他就告诉了其他人我是个光头，我戴了顶假发。我也记不得当时的感觉了，只记得我特别矛盾，不知道是戴好还是不戴好，后来也就自己卸下了假发。

我们的校服是男女生分开的，夏天女生是裙裤和短袖，男生是短裤、长裤和短袖。小时候长头发还挺快的，很快我就变成了板寸头，但我还是穿着女生的裙裤。我记得有一天做完体操，走上旋转楼梯的时候，有一个同班同学扯着我的裙子说：“你干嘛穿裙子！”我不太记得这个同学有没有笑我，只记得我很难过，那以后我也不再穿女生的校服了。

后来我的头发长长了一点，变成了一个短头发的女生。我妈妈从远方回来的时候，给我买了一件天蓝色的宽领的泡泡袖T恤，我觉得很女生、很好看。有一天妈妈给我扎了很好看的头发，我就穿着这件很好看的T恤很开心地去上学。放学的时候，同学们手拉着手走下楼梯，我旁边的男生一把就把我的衣服扯到肩膀下面，吓得我尖叫了一声。他说我穿这件衣服很奇怪，说我不应该穿这么女生这么好看的衣服。我不记得有几个人一起笑我了，只记得我自己把衣服扯上来，自



已回家了。我从来没跟别人讲过这个事情，但那件衣服我再也没在学校里面穿过。

那段时间我妈妈来接过我几次，就被我写在了日记里。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场景：一个男生站在讲台上，公开地跟大家读我的日记，我刚从洗手间回来，在教室门口就听到他在读我写的话，都是在问我自己，为什么爸妈离婚这么早？为什么两个人都不正面回应为什么要离婚这个问题？他读完之后，下面的人一点也不觉得这件事情很伤心，反而觉得很好玩，都笑得很开心。我记得我冲出教室去找了老师，但是这个男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那年亲子联谊会的时候，我做了一件特别过分的事情报复他：我在他上厕所的时候等在外面，他一出来我就跑过去跟他说了一句大概“你妈死了”这种类型的话，还被她妈妈听到了。虽然我算是成功地报复了他，但我内心里直到现在都觉得特别愧疚。

五年级开始我跟另外三个女生一起被人称为“四大金刚”，开始一起被孤立。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被孤立，是因为我开始发胖，还是因为我喜欢上我们班的一个男生。其他的三个女生，据我们班同学说都是因为性格太差或者长得太丑。我们的学校是每个年级一个楼层的，每个楼层有洗手

间，那时候洗手间还都是没有门的，只要我们任何一个人出现在学生厕所，就会有人指着我们笑或者几个人在一起窃窃私语。所以五六年级的那两年，我们四个都在教师洗手间上厕所。

我们“四大金刚”在整个年级都是很出名的，甚至在全校都很出名，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老师们有任何形式的干预。那个时候即使很难过我也不会跟我爸讲，也不会跟我妈说，好像一直都是一“虽然不开心，但是也就只能这样了”的心态。我们四个人其实本来跟彼此并不熟悉，没有想要做好朋友的意思，但因为一起被孤立了，就莫名其妙地成了朋友，总是一起上厕所、写作业、放学一起回家什么的。

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要是我一直逆来顺受，不想办法去对抗TA们，那我就会一直这样子被孤立，永远没有办法建立在这个班级的地位。所以我就开始变得很凶，别人起哄的时候，我会很用力地拍桌子或者踹桌子说“你们烦不烦？能不能闭嘴！”之类的话，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好像混黑社会的人一样。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做任何事情都显得很理直气壮，至少会表现出来一种“我可不怕你们”的样子。六年级的时候，我发现金钱可以购买一些“友情”，就很幼稚地偷家里



的钱给同学买零食买书什么的来换取TA们对我的“跟从”，被我爸发现之后他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后来没有钱了，那些人就没有再继续跟我玩了。

不知道是因为凶还是因为金钱，我慢慢地同学在建立起了点威信，甚至还有同学让我不要再跟其他三个女生玩了，不然TA们说大家还是会孤立我。那个时候我已经是我们的“四大金刚”的头了，我就不想“背叛”我们这个小团体，可能已经有了一定的归属感了吧，我们四个还是一起玩。

升中学的时候，我想着一定要考到最好的学校远离这里，就特别努力地准备入学考试，进了我们那最好的初中。这所初中里面只有一个我的小学同学，入学以后我就当做不认识TA。我们四个人都心照不宣地报考了不一样的学校，就当没有过从前的这些故事，抹掉小学的这部分记忆，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我们也都不在小学群组里，也不跟我们的小学老师联系，即使上初中的时候过教师节也不会回去给老师送花、送礼物。我们四个在初三之前都还保持着联系，后来也断掉了。

进入到初中之后，我就跟自己说：只要你继续保持很强

势的这个状态，别人就不会有欺负你的念头。所以我初中一年级的時候一直不想让同学们觉得我是个女孩子，搬书、搬作业本的时候我都不会跟别人分着拿，能拿完的我全部自己一个人拿完，就想用这种方式去证明自己是优秀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遭遇的不是霸凌，因为这些同学们没有打我，或者是把我推到角落里之类的，我们四个人都没有遭受过类似这种特别恶劣的对待，所以我觉得它跟我印象中的霸凌不是一回事。可能也是我在美化过去的这段回忆吧。现在回想起来，假如我是个男孩子的话，事情肯定会不一样。在我们整个学校里面，就我所知道的，从来就没有男生被孤立的状况，即使是那些很奇怪的在女孩子面前脱裤子比谁尿尿更多的男生也不会被孤立。而且假如我是个男孩，剃光头应该也不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应；那我也不会需要扎头发，可能我爸爸也不会给我剃光头了。而且，如果我是男孩，至少奶奶会照顾我，我就不会成为钥匙儿童了。

现在身边有些人评价我有非常强的抗压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已经习惯从自己身上找力量了。我们有个专业说法，就是我的“自我保护机制”建立得挺完善的，遇到事情的时候不那么容易倒下。在我去跟别人讲



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不觉得我是没有力量的或者是很受伤的。当别人问起，你小学被孤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也不是特别灰暗或恐惧的感觉，因为我已经在自己身上找到力量了，我也还在不断地从各种事情里面找到能够支持我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力量。

初中的时候妈妈问我的梦想是什么，我说我想当个心理医生，因为我很想知道TA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们，我心里面的那种感觉是什么，我很想搞明白这些事情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现在因为我做了“拯救世界”的工作，开始明白了干预的重要性。首先，如果家长能够尊重小朋友，不要这么着急地改变我的形象，就不会发生这一系列的问题了。在我已经被剃成光头以后，这又变成了校方的责任。老师一方面可以来关心一下我为什么会剃光头，对我的家长进行一些干预；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威代替我去跟同学们沟通，简单地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的，让大家可以平等地对待我。小朋友如果能够感觉到背后支持的力量，她的不适和不融合的感觉就会少很多。而且小朋友长头发是很快的，这个时期很快就会过去。我们学校开家长会是比较频繁的，老师应该要跟家长们讨论这些问题，传达正确的意识给其他小朋友：形象上跟我们不一样的小朋友跟我们是一样的人，单亲家庭

的小朋友跟我们也是一样的人，我们应该用一样的态度去对待TA们等等。我觉得学校和老师在这样的问题里面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一部分是帮小朋友树立最早期的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另外一方面就是突发事件的干预。

现在要是小朋友遇到跟当时的我遇到的一样的事情，我一定会鼓励她跟老师说跟家长说，而不是自己消化。

婚姻、家庭与亲密关系

父母在我准备高考的时候 让我去相亲

 Mia

采访人：033
文字转录：Nora
文字整理：033



Mia出生在福建省的一个沿海城市。受访时她她刚毕业不久，自己找了一份外贸的工作。她觉得跟那些在自己家族产业里面工作的朋友相比，除了赚得少很多之外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大家都是一样要努力工作的。下面是她的分享：

我家在福建的一个沿海城市，经济比较发达，GDP总能在省内排到前几位，一直是全国的经济百强县市。它也是一个著名的侨乡，有很多人在国外做生意。这里经商的氛围很重，主流的想法里面，家长们无论对儿子还是女儿的教育都不太重视。现在经济没那么好了，经商的氛围没有那么浓了，家长也开始慢慢重视教育，但总体来说教育仍然算是短板。

父母不重视教育，就会让年轻一代从小也不重视学习，早早地出来工作。在我读书的时候，乡镇初中读书的同学大概有三分之二毕业之后直接去读职高了。女孩子的热门专业是幼师，老师说“学幼师好嫁人”；男孩子通常是毕业后跟着家族里的长辈们做生意。当然城里的初中会不太一样，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去读职高，大部分都去上高中了。也有很多高中毕业、职高毕业或者直接不读书跟着长辈去国外做生意、做工的。不重视教育的另一个影响就是会提早结婚年龄——

我们这边女孩的平均结婚年龄大概是22、23岁吧，男孩比女孩大概大1、2岁。这对女孩子来说，是非常不好的。

传统的做法是，女孩子嫁人后直接成为家庭主妇，顶多帮助夫家打理一些生意上的事务；男孩子通常跟着爸爸或家族的其他男性长辈学习从事家族所在的行业，之后慢慢接手，这时候文凭就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有些家长还是会愿意送孩子上大学去学个TA自己选择的专业，如果毕业之后男孩子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TA就会很自然地介绍：“你伯伯在做什么，你堂哥在做什么，你就跟着他们一起做吧。”当然，女孩子就是安排嫁人了。

如果一个家族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家里又有一些家业在的话，家长通常会找一个男孩子入赘，根本不会去考虑让女儿自己来管理这个家业。入赘时对男孩子的要求也很简单：老实本分就好了。可能你会觉得明明是自己亲生的女儿，怎么就不能让她来管理家业，反而要相信一个外面的男孩呢？家长们更倾向于认为男孩子适合管理生意上的事情，觉得女性不够理智，和男性谈生意的时候处于劣势；而且合作方都是男性，女性也不会被当回事……所以即使不是自己家里的人，即使可能以后家产都会被掏空，大多数的家长还是要



相信男性。

我读初中的时候，老师就在上课的时候说过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她认识的重点高中的女生，成绩很好，是穿着校服被她妈硬叫去相亲的，最后就没有读大学了。虽然她是我们的老师，但她告诉我们“好好学习”的同时，也会暗示或者明示：女生有很多选择，而且不要读书直接嫁人才是正途。这就是我上学时候的氛围。父母也会给我们从小洗脑：书读不好就直接嫁人吧！虽然在TA们看来书读得好也是直接嫁人。

我们这边有些女孩子，在高三快要高考的那段时间，会被安排跟男生相亲。一般不会在高一、高二的时候，因为高一实在年纪太小了，高二会考之后就可以拿到高中毕业证了，也确实有很多人在会考之后就不去上学了，学校也是默许的，最后也会把高中毕业证发给你。当然高二这样直接不再上学的女生就可以直接被安排相亲了。还在上学的女生到高三的时候年龄也够了，家长就会试探性地问：“谁家有一个蛮好的男生，你要不要见一下？”如果你见到以后觉得不错，你们就可以交往了，你就可以不去高考不去读大学，直接准备结婚；或者男方家里同意的话，你也可以继续高考去

读大学同时你们继续交往。

和女生们相亲的男生当然不会是高三的男生，而是早就已经工作了、没有读过大学的男生。高三的男生还在读书，没有赚钱的技能，是不能到相亲的市场上来的；但是女生相亲的时候不需要会赚钱，只要她年轻就好了。

我记得我妈提出让我去相亲的这件事，是在临近高考的某一天我父母送我去上学的途中。我当时特别生气，但是也没有怪我父母，只是在TA们面前狠狠地骂了那个给我介绍对象的亲戚。我说得还蛮幼稚的，大概是“我是要参加高考、是要读大学的，TA凭什么觉得可以给我介绍对象、可以操控我的人生！”我父母当时好像是辩解了一下说TA也是为我好，后来也就没再提起过。等到我高三毕业以后，父母就觉得我已经毕业了，相亲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就又开始安排了。

我觉得在家长看来女孩子要面临高考这件事，本来就不是很重要。TA们觉得一个女生去读大学并不意味着她毕业以后能做医生做老师能研究出什么或者成就什么事业，女生的大学毕业文凭只是相亲市场上的一个加分项。但是读大学要“浪费”掉四年的青春，毕业后这个女生可能变得不好掌控，年



纪又变大了，在相亲市场上一点好处都没有，甚至可能会贬值。所以父母才会在高三这个时间点来提出要让女儿相亲这件事情。

从我高三毕业，到我大三跟现在的男朋友在一起中间的这段时间，我父母大概给我安排了十几次相亲，我只去见过一次。TA们基本上都是先给我发个照片，再介绍一下这男孩的家里。我通常在看完照片后就直接拒绝了，但是我父母如果觉得他条件很好的话，我们就会吵架。类似的冲突不仅发生在我身上，到现在我身边同乡的同学还是经常会跟父母发生这样的冲突，即使是已经到大城市去工作的女生，回家的第一件事仍然是被催着相亲，一到过年的时候这些女生根本就不想回家。

我上大学的时候在福建另一个城市，宿舍里都是福建其他地区的同学，她们从高中到大学都没有被安排过相亲。那时候我才发现不是福建所有的城市都这样，只有我们这里。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在湖南读大学，那时候她也一直被家人要求相亲，她的舍友们听了之后就都猛烈地抨击我们这边太封建了。不过福建学生考大学的时候，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会更倾向于报考省内的大学，所以福建的大学对本地学生的录

取分数线也不比省外学生低。

上大学的时候，我还不止一次听到过身边的女生劝告其她女同学要自爱，要保护好自己。这个“保护好自己”不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健康还是什么的，而是不要跟男生发生性关系，她们会觉得婚前性行为是男生在伤害女生，或者说是伤害女生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所以女生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的贞操，这样才能保价。

大学时有一次我和一个高中同学一起回去看老师，听到了两个男老师之间的这样一段对话。一位老师鼓励我们考研，我们班主任就说：“都去考研了，那要什么时候结婚？”那位老师反问他：“你不知道考研和结婚是不冲突的吗？”我当时就感觉虽然高中时候班主任让我们好好读书，但考上大学之后他还是觉得我们女生应该赶快去结婚成家；另一位老师虽然鼓励我们考研，但还是觉得不管怎样我们也应该嫁人。因为我非常敬重那位鼓励我们考研的老师，我会考虑成他希望我们上进，但同时也希望我们找个依靠、不要那么辛苦。

跟别的地方一样，我们这边也有很多自由恋爱结婚的，



但相亲结婚仍然是主流。如果家里不同意子女的自由恋爱，基本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地域的原因。我们这边的家长不希望女生往外面嫁，也不希望男生娶外地的女生。我身边的女生基本没有嫁到外地去的，甚至嫁到福建其他城市也没有。所以如果这个男朋友或女朋友是外地的，父母基本不会同意。所幸我男朋友是本地的，没有面临到这方面的压力。另外一个就是经济条件要门当户对。但是“是不是本地的”比“经济条件好不好”还要更加重要。

我们这结婚的礼金是比较高的，目前的标准是30万。这个钱是男方家庭给女方带到小家里去的，女方家长不可以碰，男方婚后想要碰这笔钱也一定要得到女方的许可。如果你给不起这个礼金，去外地讨老婆可能会给的少一点。但如果是本地人结婚，不管是父母安排的还是自由恋爱，都一定要给这个数额的礼金，女方家庭就出大概价值几万的家具之类的作为陪嫁妆。自由恋爱的话，男方家长经常会讲价，双方也更容易就礼金问题产生矛盾。男方家庭如果特别富裕，也可以给个88万这样吉利的数字，但要是男方自愿的，女方不能要求。礼金这个规则虽然不是写在纸面上的，但在我们这里也是一种约定俗成，大家都要遵守。男女孩结婚的时候都非常年轻，所以这个钱不太可能是男孩子自己出，基本都

是父母出的。

关于分手和离婚的问题，父母同不同意、干不干涉也跟这个男朋友是自由恋爱还是相亲认识的有关系。父母对自由恋爱的男朋友会有先入为主的排斥，而相亲认识的TA们会有一种自己首先确认过的感觉。所以跟自由恋爱的男朋友分手父母就没那么在意，而要跟相亲认识的男朋友分手就比较麻烦，因为你们一交往在父母看来就是要结婚了，分手不好跟媒人交代，知道的人也会更多，对你的名声也会有不好的影响。要是提到离婚的话，父母都会希望凑合着过不要离婚，TA们会特别担心女孩子离婚了不好再找对象了。好像在TA们眼里，女孩子最终极的价值，就是嫁人了。

我们这边农村基本上每家都会自己盖四五层的房子，很多女性婚后都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在父母看来，房子都是为儿子盖的，这些年会听到很多人说：“生男孩太费钱啦，又要有房子又要准备礼金。”但生了男孩他们也不会不高兴。我们这边的结婚酒席，通常都是男方大大操办，能沾边的亲戚都要邀请，而女方只能请一些近亲，好像结婚对男方来说更算是喜事，对女方就不是了。小孩子的满月酒，在我们镇上依然是只有生男孩才办，女孩是没有的。不过我也听说有一



些镇上生女孩子也是会办的。

福建地区婴儿出生性别比高的问题，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无所谓的，TA们不会像女权主义者那么愤怒。TA们可以找到很多理由，可以说数据是假的，说它是偶然的，也可以说“大家就是喜欢男的啊”。TA们不会担心很多人可能会找不到老婆这件事，只要TA们自己找得到就好了，别人找不找得到跟TA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是一个女权主义全职妈妈

● Daisy

采访人：033

文字转录：janjian

文字整理：033



Daisy拥有上海某知名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受访时在丈夫工作的城市做全职主妇，有一个快4岁的儿子。她当时已经跟丈夫实际分居三年半的时间，在筹划离婚。Daisy是一个很爱分享的人，下面是她的故事：

每次自我介绍的时候我都很头疼，都会问能不能给自己换个名字？因为我的姓还是父亲的姓，还是在遵循这个父权的系统，我姓王是因为我爸爸姓王，而不是我妈妈姓什么。姓被赋予了太多的意义，中国十三亿人口里面有多少姓赵、姓王、姓刘的？姓了这个姓就代表传了这个血统吗？中国这么多人，哪有什么血统可言？即使生了个儿子，又传下来多少血统？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最父权的就是赋予了姓氏太多含义，其实你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它毫无意义。

我妈妈娘家比较有钱，爸爸家里穷，妈妈就比较强势，觉得嫁过来很委屈。我曾经想能不能换个我妈妈的姓，这样说不定她就能跟我更亲近一点，会更喜欢我，给我更多的疼爱和更多的资源。现在想想这种想法很幼稚。我弟弟就跟我妈妈姓邓，因为他是超生的，我爸爸又是公职人员，让人知道他是我爸的孩子我爸会被开除的。当时我舅舅结了婚还没有小孩，家里就安排弟弟姓邓好假装他是舅舅的小孩。当

年外婆觉得有个儿子能更有利地帮助我爸爸，就让我妈妈超生生下了弟弟。所以我爷爷要弟弟改姓的时候，我妈妈说，你拿钱来我们就改姓。我一直觉得妈妈排斥我跟爸爸，是因为她按照姓氏给我们家分了等级：她和我弟弟是姓邓的属于高等级，我和我爸爸姓王属于低等级。最近我弟弟又改姓王了，可能按照传统的伦理他应该还是随我爸爸姓，我就问我弟弟，你为什么突然要改姓王？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吧。

我大弟弟七岁，他刚生下来我妈妈就认为我应该让着他，什么都要给他。我喜欢什么好吃的零食买回来，他都要抢过去，我妈妈还会让我给他。我肯定不愿意啦！所以我有时就会偷偷地藏房间里，我妈发现了就说会我自私、不考虑弟弟，那时我才十岁，顶多十二岁。有时候明明是我弟弟欺负我，撕我的书、磁带什么的，我妈也从来不会怪他，反而会怪我，说我：这么点小事都不让着弟弟。

我弟弟在她眼里全是优点。因为他跟她价值观比较相同，长得高，也很帅，又爱打扮，还考上了一个重点大学，她带出去觉得很有面子。她唯一对弟弟不满的地方就是觉得他太娘了，也就是在这一点上会对他要求比较多。但是她说



有一次她批评他的时候，我弟弟在她面前摔碎了一个碗，从此她就都不说弟弟了。所以我就想是不是因为我以前太懦弱了没去反抗，她就觉得我就像我爸爸一样，是她的奴隶，供她驱使。

爸爸在我家是一个消失的角色，他是被欺负的，没办法发出他的声音，一发出来就会被妈妈各种指责。他默默地做事，妈妈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让他坐下他不敢站着。我有时候会想我妈妈对我爸的很多行为应该也算是家庭暴力，有语言暴力也有肢体暴力。我妈妈过得很不开心，所以她弄得我们所有人都不开心。在我小的时候她也曾经想过离婚，但她总是说，因为我还小，怕我会被继父欺负，所以没有离婚，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我头上。现在她年纪大了，住在我们那个小县城里，又觉得离婚在面子上过不去，也就一直没有离成。我觉得TA们其实早就应该离婚了，因为TA们价值观和性格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从研究生毕业以后一直到现在工作都不太顺利，再加上婚姻的问题导致我很失落，甚至有一点抑郁，她却一直指责我。她很喜欢贬低指责别人，通过这种方式去控制别人，让别人更自卑、更依附她。从小她就喜欢打击我，说我不如

我弟弟聪明，不会打扮，反正什么都不好。上次我五一回去家乡参加我表弟的婚礼，她一见面就对我说：你头发怎么不长短不短的！所以当我看到其他女孩子理直气壮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甚至不是很好看，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者没有读什么书，都很正常、很骄傲地生活，我总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曾经觉得，如果一个人不够优秀的话，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直到最近我才发觉原来人并不一定要很优秀，才有生活在世界上的权利。

我做全职妈妈她也是很很不同意的。她觉得我都读了硕士还去做全职妈妈是很丢脸的事情，让她在家人邻居面前脸上没有光，以前她觉得我读了名牌大学读了硕士很给她争光——她就是那种自己没有出息就要求子女一定要有出息的人。邻居会说：你女儿怎么去做了全职妈妈了，是不是找不到工作啊？带小孩很可怜的！家里人也会说：看你姐姐，念了研究生还不是在家里带小孩？我妈就拿这些别人的话跟我吵架。我就觉得你是我亲妈呀，怎么还那么不认同、不信赖、不支持我，太可怕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缺少家庭的温暖，小时候我看了很多爱情小说，就很渴望一个男的很喜欢我、很关心我。后来碰



到我老公的时候，我觉得他很成熟很踏实又很照顾我，就跟他在一起了，那时我读大学一年级，才19岁。在一起之后才发现他有非常严重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要求女人从一而终，保持贞洁，他还有处女情节！他要求我打扮得朴素一点，也不让我跟男生多接触，甚至我去参加同学聚会他也会不高兴。但是我当时以为他是因为太爱我才不让我和其他男生接触的，还觉得挺温暖的。

大三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我们并不适合，想跟他分手了。当时我们吵了一架，我在纸上写了很多我们不适合的点给他，但他还是很执着的样子不想分手，后来也就没有分手。我一个南方人在北方念书，跟同学处得也不太好，没什么朋友，就天天跟他在一起。我又听我妈的话专心学习，也没参加什么社团，没机会认识新朋友，社交也基本被他垄断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参加校园里的交谊舞会，他不太会跳舞，我就跟一个很会跳舞的中年男子多跳了两串。他当时就气得在我面前破口大骂，把口水都喷到我脸上了。最搞笑的是，我跟室友讲起来的时候还一脸幸福，觉得他真是太爱我了，我以后就应该不要去跟别人跳舞了，跟他在一起就好。我室友对我说：“你觉得他这样是对你好？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你还笑的出来？！”

我之前在北京的工作还可以，但是因为结婚了，他的行业又必须要在特定城市发展，我也觉得这样下去两地分居也不正常，就辞职搬回了他工作的二线城市。我就是受到那种传统的从一而终的思维影响，感觉离开他是罪大恶极的事情。搬回去以后他很想要小孩，我那时候刚换新工作，想在职业上好好发展，一点也不想要。有一次他出差回来，莫名其妙地发生了关系就怀孕了。我确定自己怀孕的时候刚好在老家，妈妈知道之后就很激动，说：“哎呀，终于有小孩啦！现在很多女的子宫都坏了都生不出小孩！”她非常嫉妒的朋友的女儿就一直都没有小孩，我怀孕了她就终于可以比得过她的朋友了。我那时正想堕胎，后来听了我妈妈的话就没有去。

我老公在我怀孕之后也对我很好，我就慢慢觉得也许我也没有那么讨厌他，就回去待产准备生小孩。可是生完小孩之后，他根本不帮我带。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那天晚上小孩子醒了哭得很厉害，我就给他喂奶，可是喂完他还在哭，我老公当时就睡在我旁边，我也很累了希望他也帮忙哄一哄，就用脚踢踢他说：“你帮我看看小孩吧？”他却大发脾气说：“你不要找我！”自己转头继续睡过去了。明明是你想要小孩的，又不是我要的，孩子半夜哭你却连抱一下都不



愿意，还冲我发脾气？！孩子从出生到两岁，都是我一手一脚带大的，母乳喂了两年，每天喂夜奶什么的他从来都没管过。原来我还觉得他很善良，很爱我和小孩，只是有一些大男子主义，有了小孩以后我就彻底清醒了。我看到一本心理学的书说，照顾孩子的母亲一直在输出爱，她也需要父亲的关怀和爱护。但是生了小孩之后，他就一直跟我分居，完全给不了我爱。

每次填表格的时候，职业那栏填全职妈妈我自己也觉得很丢脸，觉得自己很没有社会地位，人家会笑话我。所以我会更愿意给自己贴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标签，但是这个又不能填在表格上。我觉得结婚后有了小孩，其中一方在家照顾是很正常的，因为小孩子很小，确实需要母亲的关怀，有一个很懂儿童心理学的母亲去教导的话对孩子来说也是很幸福、很有益的事情。所以我愿意牺牲事业去陪伴他成长，但是后续发生的那一系列事情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一直在考虑离婚这个事情，但因为我一直没去工作，没办法经济独立，也就没有勇气离婚。后来我在公众号上陆陆续续看了一些女权的文章，也加入了李思磐的一个大的女权微信群，就在那个群里跟大家诉说一些生活上的痛苦。我

也碰到有些人会说，是你自己太软弱了；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很好心地帮我出主意。2017年上半年的时候TA们就建议我去找工作，但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工作，也没有收入也就还没离婚。微信群里面的讨论都是支离破碎的，我觉得没有办法系统地了解和学习女权的相关理论，后来群友转发推荐了相关的课程，我就在2018年上半年第一次系统性地上了一个课，接触了很多跟我原来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的理念，才知道原来生活还有另一个过法。现在我是看到哪里有比较好的女权课程就去上，全国到处跑。

现在的我就希望找一份自己喜欢的、报酬还可以的工作，如果有机会出国的话我也挺希望出国去看看的；我也希望我的小孩能够受到比较好的教育，他的亲密关系能够比我们的好；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我喜欢也喜欢我的人，也能够体会一下那种别人口中的美好的亲密关系。现在老公给我的家用还蛮多的，供我和儿子开销，我也能到处去上课，所以我也知道找到一个比他给的钱更多的工作很难。本身我自己的工作经验不多，只能找薪水很低的初级工作，所以我现在也还没有行动起来。我知道我的行动力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老是怕自己不是走在那个最正确的道路上，老是希望找到一个最优的路径去走。

最好的婚姻是两个人有话说

● 丁香

采访人：033

文字转录：033

文字整理：033

丁香2012年结婚，2013年怀孕，2014年小宝出生。受访时小宝已经要4岁了，白天上幼儿园，放学后直接被接到晚托班。丁香受访时是一家小型外企的经理，管理着十几个下属。下面是她的故事：

我是肯定不会生二胎的，现在和之前经历的，我无论如何也不想再经历一遍了。我怀孕的时候去产检，每次他都是陪着我的，但是每次我都找不到他。他把我送到医院之后就自己找个地方看手机，需要他的时候，我就得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要在什么地方排队。即使是度蜜月的时候，到了海边他也还是一直看着手机，就好像除了看手机做任何其它的事都是浪费时间一样。

我们家早上的情况一般是这样的：早上孩子爸起床后就躺在被窝里看手机，我给小孩穿好衣服、喂完饭、洗完脸，叫他起床送孩子去上学。我觉得他理解的他的责任就是做司机，做我分配给他做的事情。他没法主动承担这些责任，也不想主动去承担。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也不记得他晚上起来照顾过小孩，但是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说：“我还不记得你晚上起来过呢！”我家小宝相对于别人家的小孩确实也算是比较好带的，但是我还记得半夜小宝饿了，我困得眼睛都睁不



开，站在水龙头前面冲奶瓶——我当时是用别人家的母乳，要冲化了才能给小宝喝，他睡得很死，根本就不知道。坐月子的时候，他也什么都没管，我和孩子都是我妈管的。

小宝两岁的时候，我们就送他到托班里去了，毕竟我还要上班。孩子奶奶说让送回老家去带，我是坚决不同意的，送回老家普通话都说不清楚，再说孩子本来就应该在父母身边长大。现在因为上幼儿园了，幼儿园结束之后晚托班的人就来直接接走，孩子跟我们一起的时间也少了，晚上我从幼儿园接出来，再在游乐场玩一会，到家就7点多了，9点钟我就给他讲故事哄他睡觉了。

当然孩子爸也是换过尿布的，也有周日的时候我让他带一个小时小宝我出去放放风的时候，但前提是我都得交代好。他从来没有主动地承担过照顾孩子的义务，我们一起在家的時候，如果我在忙些别的，让他陪孩子一会，等我再回来的时候就会看到他在看手机，孩子在IPad上看动画片。如果让他陪孩子玩一会儿游戏，他也会陪着玩一会，之后还是自己看手机。

一开始没买车的时候，每天五点半我就得赶快下班，马

上骑一个共享单车去公交车站——虽然车站也就是走路十分钟的路程，但是骑车就能赶上前一辆车。下车之后再骑一辆共享单车到小宝的学校，接上他跟他一起慢慢走回家。那个时候真的挺辛苦的，小宝也挺辛苦的。我就有一种很强的宿命感，就是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我要独自经历的，没有人能帮我。我有个会算命的同事以前给我算命的时候就告诉过我，我这一辈子也就是这样，都得自己扛着。

孩子半夜如果把被子踢掉了，又正巧他回卧室睡觉看到了，一般都是会叫我起来盖被子；如果是他给孩子盖了被子，就一定会弄出很大声音，把我也弄醒跟他一起帮孩子盖被子。这些行为就好像是在说“这是你应该做的，应该是你来照顾好他，是你当妈的没有做好，所以我要让你知道。”

小宝小的时候，他奶奶在家里帮忙带孩子，我们一直矛盾不断。小宝早上起来总是想要看一集朵拉，有一次我早上着急去上厕所，就用被子把他围起来坐着看。一集朵拉大概是20分钟，我上厕所大概15分钟，我想着回来他看完了正好给他穿衣服，不然刚起床也得磨蹭一会不想穿衣服，看一集动画片他高兴一点也更容易让他起床。那次他奶奶就跟我吵了一架：“你都起来了就不能把衣服给他穿上？这样围着会感



冒的。”我说：“我要上厕所，他要看动画片呀。”她又说：“你不能先给他穿上衣服再去吗？”我说：“我憋不住了呀。他爸爸不就在旁边躺着吗？他不能给孩子穿衣服吗？”给孩子穿衣服这件事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吗？如果你对这个安排不满意，那你为什么只说我？怎么不说躺在旁边一直看手机的你儿子呢？

他妈妈给我的感觉就是，所有家里的家务和照顾小孩的工作都应该是我负责的，但是与此同时钱我也一样是要挣的。现在我们家里我和孩子的支出都是我来承担的，要是我辞职在家带小孩，她也住在这里的话，我估计我日子肯定是过不下去了。

婆媳关系真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搞的关系。我婆婆在她家里就要求什么事情都按照她的方式来做，到了我家里，也想按照她的方式来做。可是这里是我的家，我当然想按照我的方式来，当然不愿意她来我的地盘做我的主，所以一直矛盾不断。她还曾经给我妈打过电话要求她多带孩子，因为“人家小孩一般都是外婆看的，我看的月份比你看得多，你应该多看一点。”她看不惯我在家里吃完饭不马上收拾洗碗，那我就不在家吃饭；她在的时候我周末就出去学车，就少一天跟她

相处。后来她不帮我带孩子了，还打电话过来给孩子爸絮叨孩子睡觉时间的事情。也是因为这个，我愿意承担自己带孩子，或者说我们夫妻俩带孩子的责任，因为屋子脏了，我什么时候想收拾就收拾，不想收拾就不收拾；工作上的事情太烦心，我就休息一下。不用被人要求工作上什么都做好，回家还得听人指挥做家务。后来我思考了一下原因，发现我不够在乎孩子的爸爸，我也就没办法在乎他的父母。我可以尊重TA们，但是当TA们挑战我的时候，我就没办法继续保持我的尊重了。他对我父母也一样。我们其实根本就不相爱，只是因为到了那个年龄应该做那个年龄的事，就结了婚，生了孩子。如果外面有诱惑的话，我相信我们都会出轨，现在只是外面的诱惑还不够大而已。

我想起我刚来上海的时候，第一年过年回家，根本买不到火车票，我就在网上找到了一张转让的票。要去取票的那天下着大雪，我要从上海的一边穿到另一边，又不熟悉路，那时候也没有这么完善的在线地图，就让他陪我一起去。他躺在被窝里看手机不愿起床，我就自己一个人去了。其实从那件事，就能看出来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一直是这样子的人，结婚生小孩了都没变过。现在早上起来叠被子的话，他只会把自己的被子叠起来，旁边我



的和再旁边孩子的被子就晾在那里。我说了几次，他就叠了几次，不说的话他就还是只叠他自己的。

小宝那个晚托班，一共有几十个孩子，其中有个孩子更辛苦：TA妈妈不知道是做什么工作的，每次来接TA都得晚上八点半。晚托班的阿姨就说，每次最后一个小朋友走的时候，这个孩子都不让走，让陪他玩。也不知道孩子爸爸是工作太忙还是怎么回事，从来都没见过。每次我接我们家孩子的时候，要是他还在跟别的小朋友玩，我就跟保育员阿姨聊会天——保育员是要等最后一个小朋友走了以后才能下班的。她其实也很不容易，薪水也就4000多点，到手估计还不到这些。她自己有两个孩子，都上小学了，老公又要上晚班，孩子放学就自己在家写作业。她要在8点多下班到家以后再给孩子做饭吃，再写作业，要11、12点才能睡觉。她就说，她的孩子小的时候也没有人接，现在大了，还好一点。要是跟她们家的孩子比起来，我们情况就算是很好的了。

当然孩子爸还是有优点的，比如在用钱态度上特别大方，一点也不小气，买东西什么的从来没有过矛盾；我需要他来接送，让他去做什么他也都还是去做的，肯定比那啥也不管的丈夫好。但我还是觉得，最好的婚姻就是三观一致，

两个人有话说。

为了生孩子，我差点死了

● 程程

采访人：033

文字转录：033

文字整理：033

程程受访时38岁，是一家外企的中层管理人员，负责的是技术支持和科学研究相关的工作。她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下面是程程的分享：

我去年做手术，差点死了，因为大出血。而且状况是非常意外的，我根本没想到会有那么严重。当时医生一个劲儿地劝我住院观察的时候，我身体没什么反应，觉得自己活蹦乱跳的，整天张罗着去哪儿吃好吃的，还跟我同学串谋好要去附近学院听讲座什么的。出事儿的那天，我还准备两点钟溜出去听一个在我们领域很厉害的老师的最研究的讲座呢。

这个小生命也是我跟我老公努力了很久的结果，当时确切知道怀上而且各方面指标都很好的时候我跟我老公都很开心。因为之前怀上过一次，但是后来指标不好就自然流掉了。我后来才想明白，在这次这个小生命丢掉之前，我做的一切想要怀孕的尝试都主要是因为我老公想要小孩。我也想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既然结合了就是一体的，既然他想要小孩我也不排斥，那我们就一起要吧。

要小孩这个路程真的是走得非常累非常惨，这次又是大



出血。事后听我老公说，我丢了身体里大概1/2的血，当然现场就直接输回来了。以当时的紧急程度，如果我不是被关在医院里而是溜出去听讲座了的话，很可能就救不回来了，因为根本就来不及。当时我想了各种办法也没溜出去，然后就肚子疼了。一开始就像姨妈痛的感觉，后来痛得受不了，我的脸色开始发白，医生也开始觉得不太对劲。但是一开始医生也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宫外孕，里面有没有大出血，血值也测不出来；医生按我的肚子我也是一会儿痛一会儿不痛TA也没办法判断。六点钟的时候，我就已经肚子痛得受不了了，直到12点钟才做上手术，中间医生一直在监测我的心跳和血值对比——因为如果体内有大出血的话，血红蛋白含量是会降低的。

在麻醉之前我特别难受，当时我感觉佛教里面说的地狱海是存在的，因为我就在里面。我明明就很正常地躺在那里，却根本没办法呼吸，就像是一直淹在水里一样。我跟医生描述这种感觉的时候TA根本不能理解，因为TA能看到的各种指标都是正常的，也不认为有必要给我安排吸氧机。当时我脱光了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局部麻醉了，只能是全麻，很快我就失去了意识。做完手术我一睁开眼睛，医生就跟我说：“你算是命大的，发现得早，还活过来了。”

我当时听到就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心想：你至于吗，我才刚醒。当时如果我不在医院里面，那肯定就死了。宫外孕之所以死亡率这么高，就是因为它没有征兆，它是一颗受精卵在子宫外面发育，在旁边的器官上面钻孔，吸收里面的血液，到一定程度器官就会破裂流血。TA们打开我腹腔的时候发现里面有500ml已经发黑了的陈血，当天流的鲜血有1300ml，再加上有没量出来的血液差不多就是2000ml了，就是正常人体血液的一半。

我个人之前对于小孩的态度是比较随缘的，有就有，没有就拉倒。但是一个是因为年龄也大了，一个是老是有朋友同事问：你该要小孩了吧？我就觉得，反正老公很想要，早晚都得要，现在正好身体精力都比较好，那就要吧。我和我老公是2011年结婚的，那时候我很害怕一个人的生活，害怕孤独终老，当时跟他思想上比较合拍，就结婚了。从那以后一直都是奔着要小孩这个目的走，我也是惯性趋使，从来没有特别想过我自己到底想不想要小孩。周围的环境、工作环境都让我觉得有个小孩在社会认知上是比较正常的。之前我有一次去面试一个职位，它的要求跟我的工作经验非常匹配，我跟面试我的总监也非常合拍，但是最后只因为总监问了一句：“你小孩多大了？”我说我没孩子，TA当时就有一



瞬间的“可惜了”的表情，但还是被我捕捉到了。下次如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要问TA：“这个跟我的工作有关系吗？如果有关系的话，你告诉我一个必须回答这个问题的理由。”二胎政策刚出台的时候我就回复了一个帖子说：“国家鼓励妇女生二胎，却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而让企业独自承担这个责任，这就是耍流氓。企业为了考虑自己的利益，不得不把不平等转嫁到女性身上。我们其实是在帮国家承担调整人口结构的义务，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利。”后来这个帖子被删了。

手术之后我有大概半个月不能动，只能待在一个小屋子里，一开始连翻身的能力都没有。每天睁开眼睛就是撕心裂肺的痛，吃饭是流体，上厕所也是导尿管。医生害怕内脏粘连，要求我一定要自己翻身，所以我每天咬牙切齿地翻过来再咬牙切齿地翻过去，感觉像是一个有成人意识的婴儿，完全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力。出院以后第二天我就开始在家里锻炼了，只练了15分钟我就满头大汗，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现在我做运动不是因为减肥什么的，是因为我实在忘不了躺在床上失去对自己身体掌控的感觉，所以我要把这个掌控拿回来。

现在做完手术半年多了，我在医生的要求下通过运动减了10斤，一周坚持去健身房4次，每天做深蹲300次。一开始我仰卧起坐根本做不起来，做不了俯卧撑，深蹲做一个都要痛死，坚持运动了三个月以后我发现做300个深蹲没有任何问题，我慢慢有能力掌控自己的身体了。直到现在，我每天对自己的要求，都是比前一天好一点。现在我运动的能力和水平都比以前好了很多，同事跟我一起出差的时候都说我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比TA们还好。其实坚持锻炼以后，我发现我可以通过运动改变我的状态，对身体有了掌控感，也就有了自信，相信可以通过锻炼来改变自己。

在我躺在床上不能动的那几天，我一直在想，如果就这么死了我有什么遗憾。我父母跟我关系非常好，从小就告诉我TA们爱我，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TA们对我的爱，也没有怀疑过不论我做什么TA们都是爱我的。在我结婚以后，只有每周末才跟TA们视频，有时候工作忙也会错过。现在我没事就会跟我父母视频，跟TA们说我爱TA们。

我觉得我老公也是在手术当晚“一夜长大”的。你知道要小孩本来是个很随缘的事情，但我们之前一直是以很功利的态度、很强的目的性去要小孩的。他的自我意识很强，在结



婚最初几年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也比我深，对此他有一种优越感，觉得他在主导我们家的未来也在主导我的想法。那时我确实也是一直跟着他走的。当天晚上我肚子疼的时候，他被医生从公司叫过来签字，全程也一直陪着手术。医生问他保大人还是保小孩的时候，他哭着说“保大人”。手术的时候他一晚上没合眼，早上我一睁开眼睛，他的小眯眯眼都变大了。之前他觉得我为怀小孩这件事情做出的努力都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有点埋怨我身体不好怀不上。那天我醒来就告诉他：“如果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我欠小孩的话，这一晚我已经还清了。如果你还逼我的话，你就找别的幸福去吧。”他说：“你不要这么着急做这个决定，我们还可以再尝试下。”

这个手术让我的自我意识突然就觉醒了，就是在那时候我意识到我之前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他主导的，不是我自己主动选择的，而且还差点让自己死了，我要是死了那不是什么都没做成吗？我还有那么多的遗憾，而且这些遗憾还是因为我愚蠢地跟着别人的意识走而造成的。如果他还是像过去那个样子的话，我就要考虑过我自己的生活做我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了。生小孩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手术之后的3、4个月我都在跟老公冷战，如果他不能接受跟我没有小孩又一定要小孩，这种状况我是不能接受的，当时我

也在认真考虑离婚这件事。冷战那段时间我不想要小孩，之后我发现我可以掌控自己的身体以后，我的想法又改变了。现在我想要小孩的目的是很自私的，我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有很多值得一试和值得一提的事，我想让我的孩子去体验一下。我也想要再跟TA一起体验一次，再成长一次。我们不是小孩子已经很久了，但是一个人在小孩阶段对自我、对世界的好奇、热爱和探索是无限的，我想要TA带着我重温这个阶段。在不危害我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我还是挺想要再尝试一下的，如果还是不行，可能就会考虑领养或者放弃了。

在手术以前确实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比我深，对人性的认识比我好，但是我坚持每天健身和看书，成长速度比他快，对于很多问题的认识也比他深了，现在他很有危机感，也开始坚持锻炼和学习，要赶上我的速度。

要不是妈妈，我可能上不了大学

 Noora

采访人：033

文字转录：24601

文字整理：033

Noora受访时刚刚研究生毕业，在一家公司做文职。下面是她的分享：

我来自一个小镇。我爸只要卡里有钱花，他就不想上班了，他挣的钱只给他自己花。他是个非常自私的男性，只考虑他自己，从来不考虑其他人，他的孩子也不管。我妈虽然只是开个小店，但她很有生意头脑，也很会存钱。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妈特别抠门，很少买矿泉水，送我去上大学的时候，坐火车要十几个小时她也一定要坐硬座，不肯多花钱，我的衣服也都是捡表姐穿小的。我小时候我们家里很穷，就因为我妈会赚又不花，现在家里生活条件好了很多。她属于比较“女强人”的类型：既要管家务也要赚钱，而且买房啊、孩子上学之类的家庭的重大决定都是她来做出的。

我爸工作的行业是有危险的，当时他们公司有规定第一个孩子是女儿的话，可以再要一个孩子。我爸妈生了我之后，马上就领了“独生子女光荣证”，根本没打算再要一个。七年之后突然就有了我弟弟。他刚出生的时候“独生子女光荣证”还没退回去，户口也不能办，还是推迟了一年才办的。虽然没有人告诉过我到底为什么有了我弟弟，但我知道爷爷奶奶一直非常想让我爸再生一个儿子。爸爸有一个哥哥，一个



姐姐，一个妹妹，每一家都生了儿子，是我爸爸那边亲戚里的唯一一个女儿。

别人家要是只有一个女孩应该都是宠着的，但是我爸爸家可不是这样。我爷爷奶奶还是喜欢男孩，对男孩更好；同时TA们也很势利，更喜欢家庭条件好的。我小的时候爷爷奶奶总是对别人说我没出息，考上大学之后TA们又经常跟我妈说想我，让我回来以后去TA家吃饭。每次我去TA家吃饭，TA们都会旁敲侧击地说，邻居谁家孩子给爸妈买了那个回来。我一点也感觉不出来那种长辈对孙辈的感情，每次也不怎么讲话，吃完饭就走了。

我妈怀我的时候，吃得很简陋，没什么肉，奶奶也不照顾她；可是怀我弟弟的时候，整天都是大鱼大肉，奶奶也照顾得很殷勤。小时候我们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分开住以后奶奶经常会跑到我妈的店里，让我弟弟去她家吃好吃的，几乎没叫过我。我刚出生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小孩的棉衣都得自己做，我妈也才20出头，不会做衣服，就拜托我奶奶给我做棉袄，我奶奶推说她眼睛看不清、身体不好不给我做，后来我妈还是找我们家对面一个老太太教她做的。我弟弟出生的时候，我妈都没跟她说过，她就自己做好送过来了。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是自己上下学的，因为我妈要照看生意，爷爷奶奶又不帮忙，我爸也不管。每天早饭我都去学校门口的小吃摊买，摊主阿姨都认识我了，总跟我妈说：“你家孩子从小都是一个人上学，挺独立的么！”其实我特别羡慕那些有家长接送的孩子，反正我弟上小学的时候一直都有人接送。

我姑父工作很好薪水很高，奶奶就对他和姑姑的儿子非常好。奶奶家和我们家都住在镇上，姑姑家住在市区，奶奶就每天中午坐公交车去姑姑家给我堂弟做饭，做完再坐车回镇上。我上高中的时候不想住校，弟弟也小需要人照顾，我妈就曾经提议让我奶奶到市里来陪读，我奶奶还是推说身体不好拒绝了。我妈废了好大劲、托了好多关系才把我弟弟也转学到市里，她好搬过来既能照顾他又能照顾我。

我对爷爷奶奶没什么感情，我也不喜欢去TA们家，就算一定得去也是吃了饭就走。20多年了都这么对我，怎么可能让我一下子就放下呢？我妈跟TA们关系也不好，不过TA们叫我妈帮忙做什么她也都搭钱出力地去做，TA们还是到处说我妈不好，从来也没谢过我妈。TA们就觉得“你是我们家媳妇，你做这些是应该的。”



我读书读得好了以后，TA们也觉得我有出息，TA们自己脸上也光荣。但最好还是男生读书好，那样就更有出息TA们脸上更有光。后来我说要读博士，我小姑父还跟我妈说“女孩子读书读太多以后不好找对象”，让我不要读博士，我妈也就搪塞着过去了。

我外婆生了5个女孩1个男孩，她们家特别重男轻女。妈妈小时候想上学，外婆不让她上，她就用自己攒的钱偷偷报名去上了。小学还没毕业，家里就让她种地、打工挣钱供我舅舅上学，她就只能辍学了。其他的几个阿姨算是多上了几年学，最高的也就是初中毕业。舅舅独享了所有的家庭资源，结果就被宠坏了，从小就打架斗殴，还进过监狱，反而是家里最不成器的。

可能是因为这个，虽然我妈很节俭，但她在我弟和我的教育方面很舍得花钱。我上高中的时候很流行那种学习机，还挺贵的，她先后给我买了两个。当时我们班同学都没有，就只有我有最新款的。买学习资料、上补习班什么的只要我说“这个对我学习有用”她都会出钱。

要不是我妈自己有经济能力，又特别坚持让我上学，我

根本不可能念完研究生，可能顶多也就上个大专，毕业赶快工作赚钱。我还记得高中时候，补课才30块钱一节，但是要一次性交1000多，我爸就嫌贵，他说：“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没补课不也挺好的？你就自己好好学呗，为什么非要补课呢？”我准备考研的时候，有一次过年回家他突然当着很多亲戚的面说不让我考，让我赶快去上班赚钱。我当时很生气：我又没让你给我出学费，我自己想不想考关你什么事？！

我妈就很支持。本科的专业我不太喜欢，想去修个第二专业，因为学费不少，家里当时经济上也确实有困难，我妈就有点犹豫。刚跟她打完电话说这个事没多长时间，她就又打回来了，说让我去读。虽然权衡之后我没去读，也还是能感觉到，只要我说这个对我好，她肯定会无条件地支持我，哪怕经济上有困难，她也会去想办法。前几天她还打电话给我说：“你不是想要读博吗？那你现在下了班就好好学习，我攒点钱供你读。”

我家在市区有个房子，我爸妈打算以后给我弟弟结婚用。我们那边传统就是男孩子结婚要有房子，女孩子顶多买辆车就好了。我说：“这样不公平啊！”我妈说：“不都是这样的吗？给你买辆车不行吗？”我说：“不行，房子是升值的，



车是贬值的。”我也只是开玩笑说一说的，没准备真要什么。结果有一次打电话的时候我妈突然说：“你以后要是回AB市（省会）工作的话，我给你凑点首付，你自己再贷点款买套小一点的吧。”我就觉得我之前唠叨的那些话她听进去了，她一开始也只是遵守这个传统，可能从来都没仔细想过，一跟她讲道理她就想明白了。

我小的时候我妈就会让我做些家务，因为我弟弟那时也很小，就不怎么支使他。后来我经常会跟我妈唠叨“这样不公平”，慢慢地我妈也让我弟去做一些家务了。现在我弟虽然不会主动做家务，但是你支使他他还是会做的，虽然不管是我爸还是我妈对他都没有这方面的期待。

我爸在爷爷奶奶的教育之下形成了非常“直男癌”的性格。他工作也就一般，赚不了多少钱；不上班的时候就到处溜达看别人打牌，在家里一点也不出力。虽然他对家庭没什么贡献，但是他觉得他是个男的，这个家就是他的，家里所有的东西也都是他的。以前他俩吵架，我妈提“离婚”的话，他都说家里房子、孩子还有所有的东西都是姓他姓的，都得归他，我妈是外姓，离婚就要净身出户。平时他也会说我妈：“你嫁到我们家来就是我们C家的人了，不是你们D家的

人了。”我一年回家没几天，在家待一两天他就开始啰嗦，一会儿让我洗碗，一会儿又说我不拖地，拖了地又说我不洗衣服，要不说我不做饭……反正没有一刻消停。他就觉得我是个女孩，就得做家务；我弟是男孩，就不用。要不是我妈逼他做家务，他永远不做。

我初中的时候他开始在外地上班，一周回来一次。每次回来他都会带我弟去超市买玩具零食什么的，永远都只买一份，从来没有我的。我俩虽然差了7岁，但那时候我也是个小孩，他好像从来都没想过。我小时候也没什么玩具，小孩子骑的那种玩具摩托车，我弟弟有两个，我一个都没有。我爸给我买的东西是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的，上学的时候要生活费，也都是我妈给，他从来没给过。

小时候我做了什么让他不高兴的事情，他都会直接打骂。我还清楚地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不喜欢穿鞋，喜欢光着脚到处跑。有一天他叫我过去，让我把脚伸出来，突然从后面拿出一把刀来吓唬我不穿鞋就把我的脚割掉。五年级的时候，我被同学欺负，哭着说“我不要上学”，他问也没问就说：“我给你钱你去上学吧。”我小学五六年级的男班主任特别讨厌，当时我一直觉得我爸爸是那个班主任假扮的，因



为我受欺负他也不管，也不关心我，怎么也不像是我的亲爸爸。现在想起来我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但那段时间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从小我就觉得我爸思想很幼稚，经常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有一次电视播《甄嬛传》，我们俩正好一起在看，他问我：“这里面这些女的都是皇帝的老婆吗？”我说：“是啊。”他说：“哎，那挺好的啊！”我当时就觉得，在你女儿面前说这种话你觉得合适吗？

我弟弟现在上高中了。他小的时候我爸对他非常好，从上初中开始因为我弟的成绩很差，他就失望了，没以前那么上心了。当时我刚好上大学，他对我的态度也稍微好了一点。以前他从来不会主动联系我，最近我工作了之后，他跟我的联系突然频繁了起来，微信上经常问我些有的没的，搞得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毕业之前我找工作不太顺利，还挺难过的，给我妈打过好几次电话，她都是安慰我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慢慢来，找一个自己觉得最合适的，能吃饱饭就可以了。我爸就不一样，年初我放弃了一个实习转正的机会，他就说他自己工资也不高，养不起我，让我赶紧找工作挣钱。当时我本来就急着，他这么一说我就更难受了。而

且他的工资也没用来养过我呀。

我性格比较内向敏感，有点自卑，这些应该都是家庭对我的影响。最近我又发觉，我有点害怕男性，特别是中年男性。我第一份实习工作的领导就是一个中年男性，他脾气比较大，下属犯什么错误他都会指着鼻子骂。我当时就总是特别害怕他会突然过来骂我，甚至是突然打我。每天上班坐在那里，我都特别害怕，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其实我什么错误也没犯，但我就是一直有这个恐惧。

我对婚姻也很恐惧。小时候我经常听我妈说“要不是因为你俩我早就跟他离婚了”这样的话。不吵架还好，一吵架我就特别希望TA俩离婚。现在我就很害怕，万一我被表象迷惑了，没有看到对方身上最本质的东西，找到一个像我爸那样的，重复我妈的婚姻，那多可怕呀！要是陷入一个这样的婚姻，我可怎么办呀？因为这种恐惧，我今年24岁了，一次恋爱也没谈过，跟男生相处的时候也会觉得不太自在，在不熟的男生面前也不太讲话，更没有什么男性好朋友。

社会交往

我不想被示弱和愚蠢代表

● 淘淘

采访人：033

文字转录：janjian

文字整理：033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陌生人组织的线下桌游活动。先讲讲我对游戏的概念：我认为对游戏最基本的尊重就是大家应该尽全力地按照规则去玩这个游戏。我们当时玩的是一个搭建的游戏，规则是搭建不同的东西获得相应的分值，当然还有一个策略是阻止别人搭建TA的东西这样TA就不会得到相应的分值了，你得到的分数最高那你就赢了。其实这个规则还挺简单的，我一开始完全不会玩，一个男生在旁边一边跟我们一起玩一边给我演示了几次之后我就学会了，就按照游戏的规则和策略玩起来了。

一开始有2个女生，2个男生和我一起玩，教我的男生后来看到已经学会了，就换了一个女生来顶替他。所以后来的座位是这样的：我左边是一个女生，她左边是一个男生，再左边是两个女生，她们左边就是我，一共4个女生1个男生。TA们几个人都是讲俄语的，可能之前都互相见过或者认识，只有我一个人是讲英语的，新加入的。

这个游戏是积分制的，在我会玩了以后，我一直排在第一第二位，我右手边的两个女生因为得分数比较低排在后面，她们就一直不断地跟我说“please be nice”“it is just a game”之类的话，或者要求我按照她们的建议不要阻止她们

搭建自己的东西甚至帮她们搭建东西——也就是用让着她们、帮她们得分的方式来玩。一开始我没有在意，几次三番以后，这种话就变成了一种胁迫，甚至其中一个女生因为没有让着她而觉得被冒犯了，好像因为我的排名比较靠前我就有在游戏中让着她的义务，不让着她我就不够“nice”甚至成了一个“bitch”，这让我很不爽。

游戏中唯一的男生本来就很有会玩，在那两个女生的撒娇发嗲中，本来就已经很让着她们了，她们还在不断地用俄语要求他什么——我虽然听不懂，但也能通过游戏看出来是要他更加让着她们。玩了一会之后，我发现那个男生跟我一样，觉得很无聊，在有人建议再玩一局的时候他也完全是陪熟人再玩一下的样子被动地接受了。如果他也是报着想好好玩游戏的目的来的话，那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办法享受“玩”的这个过程，他的压力其实要比我更大，除了那些让我不爽的要求之外，他还要背负一种所谓“绅士”的形象，就是：他作为一个男性，不管他玩的好不好、想不想要认真享受游戏，都要让着女性，都得满足她们的要求帮助她们。

对我而言，一个游戏好玩、有意义的点就是：它是一个新的东西，它有新的规则和新的策略是我之前没有接触过



的；它还是一种智力的挑战，会让我与别人产生逻辑思维的碰撞。既然玩了，我就想尽量赢这个游戏。当然我可以让着她们，但是那样对我有什么意义呢？那样这个游戏就会非常无聊，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游戏大概持续了两个小时，回家以后，我在微信上跟一个男性朋友说，我觉得自己去玩这个游戏非常愚蠢。他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游戏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单凭我的这一句话，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安慰我说：没关系，你玩的都是不重要的游戏。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女生，我肯定不擅长玩桌游，我玩不好游戏，所以我觉得自己很愚蠢。还有就是你本来就愚蠢，你连不重要的游戏都玩不好，更别提那些需要更强的逻辑和策略的游戏了。那时候我才发现，除了浪费了我的时间以外，更加让我不爽的是，这两个女生的行为加固了女性的刻板印象——女性很愚蠢，不喜欢遵守规则、不能严肃认真地玩游戏，不会使用逻辑和策略，女性还喜欢用自己的“性别优势”来赢得一些东西，也不能公开地按照规则与男性竞争。尤其是当时在那个桌子上，这两个女生的请求会让这个桌上的唯一的男生觉得：女生就是这样子，连一个这么简单的游戏都玩不好，还要让我来照顾她们。

如果说这两个女生是在跟那个男生调情的话，那也让我

很不舒服，为什么一定要用示弱的方式来调情呢？为什么不是用展示自己有多聪明，多有智慧的方式呢？如果说我的那位男性朋友认为我说觉得自己愚蠢是在向他示好，那就更加让我觉得被冒犯到了，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用犯蠢的方式向任何人调情或者示好。这种方式只会越来越加固女性又蠢又弱的刻板印象。而我作为一个女性并不是这样子的，我是一个有独立意识的个体，不用也不想去扮演一个依附的角色。但是这两个女生的行为，会让我觉得自己被代表了，甚至是被冒犯到了，她们的行为甚至侵害到了我的主体性的体现。

如果再延展开来讲的话，就是生活中有些女性很多时候把自己的弱点当成了优点，比如说把“女性是弱者”的形象当做是一个优点来要求男性为自己服务，从而又加固了“女性是弱者”的刻板印象。这好像是一种代代相承的套路，从奶奶到妈妈再到现代的女性，这种弱者形象在家庭生活当中，对于达成自己的目的可以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当我们从家庭走出来到职场这么一个公共的环境，女性弱的形象可能也可以达成一些目的，但是这又加固了“女性是弱者”的刻板印象，使女性失去了更多机会，甚至也把我这种并不想要使用这种策略的女性放在一个弱者的地位，伤害到了我的利益。说到



男女同工同酬，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如果女性一直作为低于男性的弱者形象出现，我们就永远也无法达成这个目标。只有女性做为强大的、必须被尊重的个体存在，而不是某种不成文规则要求应该被尊重的个体，才能真正达到性别的平等。

交警说：我不想和你说话，
你找个男的来！

● 小艾同学

采访人：033

文字转录：山羊顶球球

文字整理：033



小艾同学今年29岁，硕士论文写的是跟性少数群体相关的内容，对性别研究领域一直都比较感兴趣。下面是她的经历和分享：

事情大概在2019年11月的某一天差不多晚上7、8点的样子，发生在北方一个新一线城市。我工作的地方是个新开发区，白天的时候还挺繁忙的，一到晚上工厂、公司都下班了，灯光不多了，路灯也不怎么亮。我当时驾车通过一个只能走一排队的小路往主干道方向开，路口前面是一个高架桥的下桥口，因为一般刚下桥车速都比较快，我就准备减速——我这个人性格算是比较小心谨慎的。到了路口准备减速瞭望的时候，后边从左侧压过单黄线超车过来一台小型的SUV，很快地插到了我前面，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车就已经撞上了。

对方车的男司机下车看到我是一个年轻女孩子，好像马上就理直气壮起来了。他趾高气扬地说：“给你点钱得了，我还着急要赶路呢。”看起来就想很快脱离现场，不想跟我在这一纠缠的样子，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急事。他车上还有另外一个男的，我这边只有我一个女的，他们两个人好像就觉得“我们不怕你，反正我们是男的，还比你人多”，就一直

想赶快处理完赶紧走。

但是下车查看我的车况的时候，我发现不仅仅是保险杠被刮蹭那么简单，车左前大灯也发现有开裂的情况，所以我当时就不太同意。而且我本来也比较倾向走保险理赔，一是因为这个车是单位的，我不想弄得不明不白的；而且根据车的价值，我也没办法准确估计维修需要花多少钱，没有一个能作为根据协商的数字；后来我也咨询了同事，TA们也建议走保险理赔。所以我坚持正正常常地由4S店定损，给我相应的赔偿，这样相应的零件也都能给我换好。当时对方对我的提议不太满意，又提出去走“快赔”，但我对他也不是很信任，而且他整个习气都让人觉得很难沟通，我就坚持让交警到现场来处理。

对方当时就不高兴了，说他“赶时间”，“给钱还不行还非得等交警”。我就说：“这个事情你是全责，完全是你造成的。”他也没有不承认。交警当时在处理另外一个案子，报案之后一直没来，我们就各自在车里等待。我找行车记录仪画面的时候，发现最关键的那一段录像没有了，最近的画面是我还没到路口的时候。事故发生的地方出了有单黄线的路段，已经看不出来是谁先出的路口了，也看不出来他是反道



超车过来的，事实只有我们两个当事人心里最清楚。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想要找到记录仪的片段，交警来了好定责。所以我叫了在附近的男同事过来，想让他看看有没有机会把这个记录仪的片段找到。我们后来分析可能是因为我下车检查车况的时候车被锁了，有一段没有录完，一断电就直接丢失了。我和男同事的交谈被对方男司机听到了，他还跑过来跟我们套话，问说你们记录仪没录到呀，当时我们也没多想，就如实说了。男同事还回去取了电脑，看看是不是能找回来。

交警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到了现场，对方男司机这时候画风就变了，马上矢口否认，想把责任全推给我。我当时很生气：明明最开始都把责任说得很清楚了，怎么你知道我记录仪片段找不到了，就马上不承认了呢？对方一直想要把这个责任赖掉，他也不跟我沟通，他觉得我没有证据也不能怎么样，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那种“我之前也已经给过你机会了你没抓住，我现在就不认了，你能把我怎么样”的态度。我们当时发生了一些口角，我的情绪确实也有点激动。

当时交警一直在看我跟他吵，态度特别不耐烦。我问交警：“您看一下，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这个是谁造成的，是谁

的全责吗？事实就是我先出来的，他反道超车超在我前面，转弯角度没把握好把我车蹭了。”交警就说现在这样确实看不出来。车还没分离开的时候，交警还说这么看起来好像是你给他撞了个坑。我再问这个路段的监控，也说是坏了。因为我们记录仪没录到，交警说你们也拿不出来证据，这就相当于死无对证了。我就问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忘了是谁提到了可以走司法鉴定的渠道，但双方的车就都需要放在司法鉴定中心一个月去做鉴定。当时我觉得明明就不是我的责任，做鉴定我也不怕，宁可车扔在鉴定中心一个月，我也不想便宜了这种无赖。

交警听完我说要司法鉴定以后，就说：“我不想跟你说，换个男的跟我说话。你们有没有男同志？”然后我作为一方车主就被晾在了另一边，我的男同事、交警还有对方男司机开始称兄道弟、勾肩搭背，一边抽烟一边闲聊起来了。最后也不是交警来通知我处理结果，是我同事过来说：“交警就这么定了，你也别走司法鉴定了，就各修各的车各负50%的责任吧，因为你现在没有证据，也改变不了什么了。”

当时这件事也不是件大事，车也不是开不了，只不过是有一些表面的损伤，应该是个挺简单就能处理掉的事情。



但是整个事件的处理方式还有交警的态度让我挺失望的，我就觉得怎么能这么处理呢？明明是对方的责任，明明应该是对方给我修车的事，为什么最后非得要50%的责任这么去判定！这些都不算什么，最让我生气的是交警那天晚上说的那句话，让我一直记在心里，我就不明白我一个女的怎么了？我们之前没说过话吗？还是我说话你听不懂？还是我有什么特质让你不能跟我沟通的？我一个女的怎么就不能跟你沟通了非得换个男的？

可能很多人对这些东西不怎么敏感，听到这句话也觉得无所谓，你要是能跟男的沟通好也可以。但对我而言不是，因为我已经有了对性别间差别待遇的敏感度了。后来我跟关系比较好的同事一起吃饭的时候讲了这件事，有一个女生和我一样也挺生气的，觉得这种处理方式不公平，她听到交警说那段话的时候，翻了个白眼。

我觉得如果行车记录仪录到了当时的情况，或者路口有监控，很多问题都不会是问题，也就没有我讲的这个故事了。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我是一个男性，或者我的气场强过对方车里的那两个人，或者我是一个更老道成熟，或者看起来更凶的女人，那很可能他们也不会那么无赖

了。这里面当然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我感觉这些方面的变化多少也会有一些影响。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一直都在反思，怎么跟这些无赖的男性打交道才能让自己更少吃亏。我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都有每个人身上的特点，这种不一样并不能说明哪个人是对的哪个人是错的。那我本来就是一个实事求是、有一说一的人，下次遇到这种事情我还是会这样。但是如果那天我更冷静一些，或者处理得更成熟，考虑得更周到，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

我也一直在思考交警为什么会说女人“无法沟通”？是不是因为他在家里经常跟妻子吵架，或者觉得跟女儿沟通很麻烦，或者涉及到了什么童年阴影，我当时让他回想起来了什么，导致他一开始就认定无法跟我沟通呢？我当时并没有做什么做得偏激的地方，也没有骂人，只是在求事实讲道理，虽然我语速比较快，声调也比较高。我一直也想不通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不能跟女性沟通，非得跟男的沟通才行。

作为一个女性在生活中肯定有很多被区别对待的经历，但是我不会把它们都跟交警事件一样想得那么负面。比方说



一个人生来的生理性别就是一个女性，她就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比如生孩子，这是她出生的时候就被赋予的。暂且不论她主观是否想承担，客观上也只有她才有可能承担，男性是不可能承担的，所以社会压力肯定都落在她身上。即使她自己不考虑，也会有人替她考虑，不管是家庭、职场，还是社会。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没有办法评论对错，我也没有感觉到这里面消极的地方。当然如果他出生就是一个男的，就确实不需要考虑这件事了。

因为是女孩，我与新闻理想擦肩而过

● 芒果

采访人：033

文字转录：Nora

文字整理：033



芒果2015年毕业，是学新闻学的，曾经有一个新闻理想。在追求这个理想的过程中，她经历了很多坎坷，下面是她的分享：

我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小镇，是家里的老大。4岁的时候父母去城里做生意，我就一直跟着从80年代就开始经商的爷爷奶奶，生活条件非常不错。在90年代初期大家的教育都不怎么样的情况下，我受到了非常不错的教育。我奶奶是一个很有意识的人，她一直会给我讲“女孩子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作，不能要男的去养你”这样的话；但另一方面她又非常想让我妈再生个男孩，她们那一代人可能都是这样的吧。我妈妈就是一个家庭主妇，经济上一直是不独立的。初中的时候，家里有了妹妹，到了高中，又有了一个弟弟。初二开始，我搬到城里跟父母一起生活。高中时弟弟出生以后，我诊断出了抑郁症，看了一段时间的心理医生。

其实我一直都是比较叛逆的，直到上大学都一直在跟父母对抗，大一就退学了。退学之后我又不知道要干什么好，就又重新念书考了大学，中间浪费了两年的时间。上大学的时候我认识了现在的老公，他给了我很多思想上的鼓励，比如说他会跟我讲情感独立、经济独立之类的概念，也会讲像

汉娜·阿伦特这样杰出的女思想家的理论，让我在自我的成长和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升。

大四开始，我在一家纸媒里面实习。我本身就很喜欢写作，所以做得还蛮开心的。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纸媒业务断崖式下跌，我在报社里面等了很久，TA们都没有招人的计划。做了一年多的实习生之后，我业务各方面都非常上手了，部门里的老师都挺看好我的，刚好赶上报社突然说要组织一场考试，招一些新生力量进来，我就报名了。当时参加考试的人非常多，但我很有信心，因为考的每一道题我都非常有把握，不管是消息写作、通讯稿还是新闻评论，我都在这家报社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在几百个人当中，我是第一个交卷子的，考完之后部门里所有的老师都对我信心满满，都说：“你这一次终于可以成为正式的记者了！”

可是我等了一个星期也没有收到回复，带我的老师就让我打电话给一个人去问入围的情况。对方给我的入围名单里面都是男生的名字，我当时心里马上就有一种遭受到了性别歧视的感觉，但我还是在考虑那些被录取的男生是不是真的比我厉害，因为有很多人是从小北广很好的学校回来参加考试的。那次受了打击之后，我就离开了那家报社。过了两个



月，之前带我的老师跟我讲说，新来的人连最基础的东西都不会，不知道为什么会招他。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真的确定，我就是遭到了性别歧视，我在这里实习了一年多，要说体力消耗大不想招女生，那该跑的我都已经跑了，该写的我也写了，该熬的夜我也熬了，怎么一到需要转正给编制的时候就觉得我这个性别不合适了呢？

那次事件对我的影响很大，现在5年过去了，讲起来我还是记忆犹新。这几年，我看到报社放弃了监督社会的使命，背弃了应有的新闻理想，转向了宣传；再加上回想起这个经历，后来再有机会回去报社的时候，我也没有回去。后来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子在社会上都会或多或少地遭遇一些这样的事情，只是有些人看到大家都是被这样对待的，就把这种不公平的待遇看成是正常的，就慢慢地习惯了。在那之后，我还是抱着理想主义的态度，去了NGO工作，一直到现在。

除了那次报社的事情以外，生活中还有很多普遍的、小的性别歧视。而且我发现，很多女性更喜欢对同性进行道德上的评价。因为我两年前结了婚，所以要是我晚上要去参加公共活动的话，很多女性朋友同事就会跟我说：“你怎么要去参加这么晚的活动呀？要是我老公肯定不会让我去参加这种

活动的！”她的意思不是担心我的安全之类的，而是说我作为一个好妻子，就不应该那么晚了还在外面抛头露面参加活动。

还有一种最近一两年特别常见。我已经结婚两年了，就有特别多的熟人都觉得我既然结了婚就应该要赶快生小孩。虽然我个人并不想要小孩，我也不会认为催我生小孩的朋友们有什么恶意，她们也是好心，好像是觉得“我生了孩子以后觉得生活稳定多了，这种感觉很好，你也应该来试一下”。这些都是跟每个人的教育和生活背景有关的，我不会认为是性别不平等的体现。但是有些方式就很讨厌，比如问我“你不生小孩你老公接受吗？”我们家养了只猫，TA们就会问我：“你养这只猫在家里，老公不会烦吗？”我说我老公挺喜欢它的，每天下班回来都会跟它玩。TA们就会说：“唉呀，那肯定是因为你老公很想要孩子，他才会喜欢跟猫玩的。你怎么还不生呢？”我听到这个话心里其实是很不舒服的，生了小孩首先我得自己承担，这件事情的第一负责人是我自己啊，当然是要由我来决定。但是我也不想跟TA们起冲突，不想把矛头指向自己，所以我就会直接回复说我老公自己并不是很想要孩子。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女性，要怎样才能不被人评价。我就是个经常会被评价的人，所以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难。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人，特别喜欢讨论社会新闻和时事政治的东西，但好像我身边的女生都更喜欢聊电视剧追星一类的话题——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也有一种刻板印象。所以我有许多异性朋友，经常跟他们讨论我感兴趣的那些话题，我会觉得跟他们聊这些会更顺畅更能产生思想的碰撞，他们也能给到我很多建议。因为这个原因我跟一些男生朋友走得比较近，就受到了很多非议。有一些女生就会说：“你都结婚了，怎么还跟其他男生聊那么多？”她们就觉得我作为一个已婚女性，应该跟其他男性保持距离。但是怎么样才叫保持距离？怎么样才叫走得近？我觉得都是非常难以定义的事情。TA们的评价标准让人非常难以捉摸和把控。但是我也不能直接说TA们的想法是错误的，那样就好像暗示着我要去犯什么错误一样。网络上有很多这种界限暧昧不明的词汇，比如说什么“绿茶”之类的，人们的评判标准是非常主观的，甚至有的时候面对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标准。

其实每个人不同的童年经历、成长经历、受教育的背景等等都会决定在TA自己的标准里面，这样做是不是合适的，

或者是不是合乎道德的。就比如在我的概念里面，一个结了婚的女性也可以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也可以跟男性朋友出去吃饭聊天，因为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人际交往。但是在会评价我的那些人那里，这就是不对的，我就是有问题的了。刚毕业的时候，我年纪还非常小，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慢慢地年纪大一点，有些阅历了之后，我的心理也有所成长，就觉得：要是我一直纠结别人怎么评价我的话，那我还不如不要去做这件事了。

之前我经常组织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餐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当时经历的语言、肢体上的性骚扰和让人不舒服的性暗示还挺多的。我觉得女生或多或少都会收到这样的性暗示，但是只要对方没有做出过分的行为，我就会选择视而不见。

我的嘴长得比较大，经常被人说性感。几年前有一次聚餐的时候，有个年纪比我大十几岁的男性就对我说：“你嘴这么大，亲起来一定很舒服吧。”还跟我隔空做那种飞吻的动作。一个跟我没有特别亲密的异性对我做这样的动作，我是不能接受的。在那次经历过去之后，回想起来的时候我才觉得当场其实应该回应他一下的，但我当时的言语反应没有那



么快，就只好装作没看见没听见，也没说话。后来我也会直接跟说这些话、做这些事的人说“我没有兴趣”之类的话，他们也就不会再继续这样做了。不过后来因为兴趣的转变，我也不组织活动了，就经历得少了。这些性骚扰事件并没有给我实质性的伤害，而且我也可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

室友说我的衣服让他眼睛痛

● 紫霞

采访人：033

文字转录：24601

文字整理：033



紫霞是一名跨性别女性，她之前在美院学习版画，受访时在间隔年中，准备秋天去台湾学习艺术疗愈的课程。她在一家关注残障人士的社会企业工作，每周去给特殊人群做绘画疗愈。下面是她的分享：

大概是大二下学期的时候，我在学校创办了一个性别友好社团。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个人在社团中获得了很多支持，小伙伴们也会一直鼓励我在外表上忠于自己，大胆地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性别，所以我的穿衣风格就相应地有了明显的变化。上海的季节是没有那么分明的，春天到秋天，我都会打扮得比较中性化。有一套一身黑的装束我经常穿：下面是小皮鞋，打底连裤袜，外面搭配一条黑色的雪纺阔腿裤，上面穿一件黑色的长袖或者T恤，外面再套件黑色的开衫。

我有一个高中的学弟，是个gay，他也考到了我们美院。我跟他关系特别好，跟他的室友们也都玩得特别好，经常会去他们寝室串门聊天，有时候也会去他们寝室换衣服。他们寝室没人的时候，我还会换上女装，穿上丝袜高跟鞋让学弟给我拍点照拍点视频什么的，就都很开心。我们学校其他人还挺好的，校方和宿舍方也都没有为难过我。虽然我没有

直接跟我们辅导员出柜，但我猜他也知道，就是心照不宣地一直把我和其他同学一视同仁地对待。我们社团还没注册成功的时候，办活动要借场地，还是雕塑系的辅导员主动帮我们担保解决了场地问题，这在现在的大学里面还是挺难得的。学校原来也有校方给已经服用激素长出了乳房，但是下身还没有做手术的跨性别学姐单独安排独立卫浴的宿舍，并且帮忙在学生证上修改性别的先例，所以整个学校和学院的氛围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在差不多大三下半学期，发生了一件出乎我预料的事情。我记得是春天还没有很热的时候，我刚收到快递，就拿出一条中厚的肉色连裤袜，坐在床沿上一边试穿一边和室友聊天。他回头看到我试穿的样子，好像突然就被点燃了似的，情绪就爆发了。他对我说：“你不要再穿那种东西了，再穿你就换寝室吧！穿着那种东西看着都眼睛痛，我们这个寝室不欢迎你！”还说：“如果你把这种东西晾在阳台上，对面寝室看起来会怎么看我们？我们以后还怎么出门？你自己找别的地方去晾这些东西！”

其实我还蛮能理解他的，所以在他情绪爆发的当下我就直接把这个情绪承担了下来，也没说什么。他这应该也不算



爆发了，也不是很严重，毕竟也没有动手打我。后来我就去找宿管阿姨，问她到底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宿管阿姨人非常好，她非常理解我，一直站在我的角度帮我分析问题。她说我的打扮确实比较特别，她都看在眼里，这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宿舍毕竟不是我一个人住，是四个人的公共区域，也不能太自我。她建议我跟室友好好协商，还给我出了个主意：因为我住在下铺，她就建议我搞一个帘子把自己的床围起来，一边挂衣服一边晾衣服，也能自己在里面随便换衣服，不用给他们看见。阿姨还说：“要是这样他们还不同意的话，阿姨去帮你说！”

后来过了几天，我看到室友情绪还不错，就抓住机会跟他说了这个提议，最后也算达成了共识。我知道他们背后肯定还是在议论我：我是四床，二床不在的时候，一三就会背后议论他；一床不在的时候，二三也会背后议论他。所以虽然我没听到过，我也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也一定会议论我。不过我们表面上还是相处得很和谐的，还会一起吹牛聊体育聊股票，也会一起去公共浴室洗澡什么的。

他们的负面情绪可能也积聚了很久，这次的爆发就好像打开了一个缺口，不满开始一点一点地流出来。他们会时不

时地提出一些我让他们不开心的地方，而且每次都能有新问题。虽然我还不至于生活得提心吊胆，但有时候心真有点慌慌的，不知道哪一天就会突然蹦出来一个炸弹把我炸飞。

所以我就会为他们多考虑一点。比如有时候他们在打游戏，外卖到了我就跑下四楼去帮他们拿上来：有时候我买了吃的，也会分给他们一些，当然他们买了也会给我一些。这个冲我爆发的室友，因为我文章写得好，还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让我帮他修改过提纲，我也很尽心尽力地给他修改了。如果不为他们考虑，我在这个寝室里可能过得更压抑；为他们考虑，做出一些改变和调整的话，至少能够保证我过得没有那么压抑。我觉得这其实对我个人而言也是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也同意宿管阿姨说的，毕竟宿舍是一个公共空间，我本来也应该照顾他们的想法。而且装了床罩之后，我就有了一个罩起来的独立的小空间，生活反而更自由更方便了，有时候我还会在晚上偷偷穿着文胸睡觉，也不用怕他们看见。

其实我一开始创办社团的时候，是跟他们出了柜的，他们当时态度还蛮好的，也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对，我就以为他们包容我。到很后来我才知道三个室友里面其实只有一个人



是很理解很包容的，另外两个都很排斥。毕业以后，他们都在微信里把我删掉了。大二之后因为我的性别表达，我跟班级同学的人际关系一直都不太好，毕业之后班里大概三分之一的人都把我删掉了，剩下的人也基本不联系。其实还挺遗憾的。

我家里人也会对我的性别表达有所要求，经常会要求我去剪头发，这个在寝室是没被说过的。我妈见过我穿连裤袜，我们也就这个事情谈过几次，后来我们达成了默契，就是我可以TA们看不见的地方穿任何我想穿的衣服。换句话说，我可以穿着男装出门，在门口的商场换上女装，爱怎么逛就怎么逛，回来再在外面商场换回男装再回小区就好了。我有一包女装一直藏在衣柜深处，那个纸袋子坏了我也没管，有一次我回家发现破掉的袋子换成了新的好的，但是也没人跟我说什么。

我完全能理解为什么我妈让我不要在家里穿女装，我们小区就一栋楼，互相之间全部都认识，门卫也认识所有人。有一次我乘电梯的时候就被一个叔叔说头发太长了要剪了，要是我在楼里面穿起女装，就算我能够承受得住压力，我父母也不太可能承受得了。因为我现在经济方面还没有独立

嘛，那人格也就没有办法独立，所以我觉得现在达成的这种默契也是很不错的一个解决办法。

除了显而易见的
那些以外，
我们还经历过哪些
性别歧视？

● 乔伊林

作为一名女性，不论在职场、原生家庭和亲密关系、受教育的过程，还是在社会交往中，我都曾经历过很多基于性别的歧视。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社会性别意识又会让我看到那些并不明显的歧视现象。而作为一名访谈者，各位受访者又帮助我更具象化地了解了我从未经历也未注意过的方面。所以在这里我要分享的，是我经历过和看到过的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却可能微妙、不易察觉，甚至有些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讲清楚的性别歧视现象。

我1岁到4岁之间都算是一个留守儿童，由我奶奶照顾，父母经常不在家。我的奶奶是一个伟大的劳动妇女，70多岁了还每天在农田里劳作，还要带一撒手就没办法定位的我。她爱我，尽心尽力地照顾我，让我有值得羡慕的快乐童年。可是直到她过世之前的那几年，我才意识到，相比于我，她更喜欢伯伯家的大我三岁的哥哥，即使他学习成绩没有我好，跟奶奶待在一起的时间也没有我长，但他是个男孩。也是那个时候，奶奶对当时刚跟家族里最大的孙子离婚的堂嫂表示了极端的厌恶，这让我有说不出的疑惑，大人们都告诉我堂嫂不好，可是到底是哪里不好呢？

2014年我27岁，没结婚也没有男朋友，在上海做着一份



我喜欢也还算是擅长的工作，有稳定的可支配收入，业余生活也还算丰富。但是根据百度百科的定义，我正式地成为了一个“剩女”。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不好看又不会打扮的女生，身体条件又不好，又矮又胖腿又短，又没什么时尚品味，怎么打扮也不像那么回事情。那个时候“非诚勿扰”等相亲节目响应号召，到处蓬勃发展。看了几期我就发现，我怎么打扮也不会像那些很快就牵手成功的女嘉宾那么好看，看来我是活该剩下了。

从我正式成为“剩女”的那天开始，和我关系稍微亲近的同事和在社交场合遇到的自来熟的人都开始发觉自己有义务对我的外貌和打扮进行评价和建议，于是我开始日常性地听到各种年龄层、各种性别的人说我“穿得太性感”“不够性感”“总是穿高跟鞋”“姿态不够优雅”“多穿裙子”“应该去学学化妆”“应该更朴素一点”……很多评价和建议都是互相冲突的，让我摸不着头脑，即使我有很强的改进意愿，也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后来我买了很多裙子和各式各样的高跟鞋——当然我上班也需要穿——但好像也并没有改善我的困境，该评价和建议我的人还在重复着TA们的话，我也还是没有男朋友。

而且我从小就是留守儿童，上山爬树下河摸鱼，跟男孩子打架，一直是放养的小孩，从来没有机会去学习怎样做“女孩子”，什么叫“温柔”和“顺从”，倒是学会了“竞争”。所以我的性格也成了很多人批判的对象，“太强势”“对什么都有个看法”“不够温柔”“讲话太多”“不够感性”……这些都是被列出来我需要反省和改进的地方，想想这些要是放在男性的身上，好像都是可以当做优点的，怎么放在我身上，就一定需要改正了呢？大家都说：那当然不一样了，你是女人，女人就应该有女人的样子，那样才嫁得出去。男人嘛，是要以事业为重的。

我的男性朋友和男同事们好像从来就不需要这些评价和建议，他们的性格和穿着一如既往地完美，他们的单身仿佛都是因为在万花丛中不知道向哪一朵下手才好，他们随时想要去摘哪一朵都是现成的；我可不一样，在评价和建议者的眼中我是剩下的，是没人要的，像是菜场下班前卖不出去的蔫了的菜，不改一改只能扔进垃圾桶了。

有一段时间，我尝试拉着我的剩女朋友们一起拥抱这个词语，给它赋予它原本就代表的“独立女性”的含义，还为此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思想先进的女性。但是不知道从



哪里来的一股压力还是在逼迫我隐藏自己的锋芒，改进自己的穿着打扮，想方设法去找到一个男朋友。在了解女权主义以前，我一直对自己有种自卑心理：要不是我不好，怎么会剩下呢？知道了“剩女”的来源以后，我才发现，某些机构和媒体的宣传性质的合谋，原本就是一个普通女性无力与之对抗的，想要减少这个贬低和物化我们的词语的影响，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强健自己的思想，找到趁手的武器，找到自己内在的力量，并建立一个能与之抗衡的应对系统。

在我还是一个职业女性的时候，我曾经认为“家庭主妇”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群体。我也曾跟朋友强调在我有了稳定关系或结婚以后，一定会保持经济和精神的独立，避免成为一个家庭主妇，朋友们也都强烈地赞同。我当时的朋友圈子里并没有任何一个家庭主妇，那我对家庭主妇不好的印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想来想去，只能是从我接触的影视作品、媒体报道和社交媒体中得来的了。那么TA们对于家庭主妇没有主体性、不独立、没见识等等的描述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于家务工作和育儿工作的贬低，甚至是对这些工作价值的否定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觉得有些媒体从业人员和评论人员虽然生活在21世纪，性别意识还是停留在男人都留着辫子的清代，而且这样的性别意识居然还是被提倡着的。成

为一个女权主义家庭主妇之后，我才发现我之前的认识有多狭隘，因为我热爱做饭，也认可我的家务工作的价值，虽然没有社会承认的工资和社保。但是我发生了变化的同时，影视作品、媒体报道和社交媒体中对于家庭主妇的评价改变了吗？好像并没有。

在我为自己作为一个农家女能靠着努力爬上中产阶级的台阶而自豪的时候，我很憧憬地拥抱着想象中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参与在看起来有格调的酒吧和餐厅举办的双语社交活动，积极地拥护着想象中的文明的秩序，扮演一个衣着光鲜、姿态优雅的中产阶级妇女，用包、鞋子和表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当然与此同时，我也对男性的绅士风度有所要求，期待他们注意女士们的穿着打扮并赞美我们，为女士们拉椅子和挡住门，谈吐优雅大气，其间不经意地显示自己的学问和见识。他们当然不能“娘”或者过于关注细节，也不能太直接地显露财富和地位，因为那样的话，他就不够男人或者过于粗鲁，就不值得女士们与他交往，就可以被开除出中产阶级籍了。直到我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大概两年以后，才发觉当时的自己有多可笑。

我的女权年龄已经5岁了，现在的我更经常被媒体呈现的



女性形象冒犯。好像某些中文媒体已经形成了一套既定的话语体系来讨论不同性别的人的相同经历。“女司机”“女医生”“女律师”“女总裁”“女警察”“女人大代表”“女市长”这样的特别标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该媒体认为女人不应该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而清洁工、家政工、护士、幼儿园老师的不被标注也同时提醒着我们TA们认为女性应该从事什么职业。女性在这些媒体的报道中也常常是情绪化、没理性、被动、愚蠢、不讲道理、可笑甚至没道德的，当然也有在大的宣传框架下母性的、无私的时候，不管怎样她的性别都总是在标题中就被强调出来；相对应的男性为主角的新闻，即使他们加倍地愚蠢可笑不讲道理和没有道德，他们的性别也从不会在标题中被强调。

广告也一直在不择手段地告诉我们，女人应该从720个角度为自己的外貌、身材和装扮感到焦虑：我们需要更贵更多功能的面霜、眼霜、美容仪器，应该每天敷面膜、吃更美容的食品，我们的口红收藏缺少哪些更女人的色号，香水味怎么不够性感；我们总是可以再瘦十斤，腰总是可以更细，胸部也可以更大，屁股可以更翘，私处甚至也可以粉红，不管是吃药、办卡还是做手术都能实现这些“更”；我们的衣柜里面也总是缺少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也总是需要花更多的钱

买更多的化妆品和衣物来对自己更“好”一点。可是男人呢？男人们需要的是更大更强，更成功和彰显成功，他们的外表是不用花那么多钱来维护的。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作出重要贡献和倡导妇女权利的“3.8国际妇女节”也变成了各大电子商务平台向妇女营销的节日，看来消费主义和性别歧视合谋掏我们钱包的这招，还是挺奏效的。

影视作品把男性和女性放在不同的框子里面进行描述，那些最流行的中国电影，都是以男性为主角的，戏份最多的那个女性角色也只能是分配给他的女朋友，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角色。如果这个电影里面有两个或以上的女性角色，她们之间又有对话的话，谈话内容也绝对都会与剧中的男性角色有关；而热播的那些电视剧，要么是男性如何运用自己的霸权来赢得剧中又瘦又美又温柔又不会主动出击的女主角的芳心，要么就是女人不管多强最后还是会原谅父母老公回归家庭为TA们牺牲。即使我们放弃中国的影视作品转战好莱坞，也同样会发现，不管女权主义在美国多么政治正确，性别意识在影视作品中的体现也还是远远不够，大多数曝光率较高的作品都是从男性的视角出发的，而导演和演职人员的性别比例也不总是均衡的。



我深知自己不可能在这里把所有我曾经经历过和看到过的微妙的，在很多人看来并未“受到实质性影响”的性别歧视现象全部列出来，上述我想到的这些，希望能够分享出来，给你一些启发。

专业人士的声音

法律规定了平等权利，重要的是如何去执行

● 黄溢智

采访：乔伊林

转录：Shirley

文字整理：乔伊林

黄溢智是一名执业律师，一直跟NGO有紧密的合作，做的案件都是跟反歧视相关的，特别关注性别歧视议题。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乔伊林：您为什么会开始做反性别歧视案件的代理呢？

黄溢智：一开始我在一个关注反歧视的公益机构工作，最初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健康相关的，包括乙肝、艾滋和残障方面的歧视。后来在工作过程中我们发现，性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虽然之前也有很多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直接用法律推动性别平等的相对还比较少，所以我们开始关注到了性别议题。就我本人来说，结婚生孩子以后我更能体会到女性在社会、在工作中的处境，所以就更加关注性别的问题。

乔伊林：在我们国家现有的法律中，针对性别歧视的规定有哪些呢？

黄溢智：中国法律里并没有“性别歧视”这个定义，我们的法律更多使用的是“平等”而不是“歧视”。比如说1950年代出台的《婚姻法》里面就讲到了“平等”，1954年出台的最早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也讲到了“平等”，但都没有讲到歧视。在最早的宪法里面有这样的规



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还有“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这两条在多次的宪法修改里都没有什么变化。它一直是用“平等”这个词来阐述的，而且它的平等是说“跟男子一样的”平等。

跟我们国家法律体系有关系的“性别歧视”，应该是1980年我国批准加入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成为缔约国，CEDAW的第一条就讲了“对妇女歧视”也就是“性别歧视”的定义。虽然中国加入了这个公约，但它不能直接变成国内法。与之相对应的国内法是1992年出台的《妇女权益保护法》，在2005年修订的时候更名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它分不同的章节比较全面地规定了妇女享有的平等权利，包括政治权、受教育权、劳动权、财产权益、人身权益，还有婚姻家庭的权益，它就相当于是中国关于性别平等的基本法。

跟我们国家法律体系有关系的“性别歧视”，应该是1980年我国批准加入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成为缔约国, CEDAW的第一条就讲了“对妇女歧视”也就是“性别歧视”的定义。虽然中国加入了这个公约, 但它不能直接变成国内法。与之相对应的国内法是1992年出台的《妇女权益保护法》, 在2005年修订的时候更名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它分不同的章节比较全面地规定了妇女享有的平等权利, 包括政治权、受教育权、劳动权、财产权益、人身权益, 还有婚姻家庭的权益, 它就相当于是中国关于性别平等的基本法。

《宪法》里规定了“男女平等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还有前面提到的两条关于妇女享有的平等权利。在这个基本框架下面, 又设立了专门的法律。政治权利方面就有关于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选举的《选举法》, 里面概括地讲到了“不分性别, 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里面有更具体的关于妇女的部分, 规定选干部的时候要考虑选拔妇女干部, 村民代表里面要有1/3以上的妇女。

在就业方面, 除了我们知道的《劳动法》里面规定了“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以外, 在2008的《就业促进法》里面, 有一个专门的章节讲“公平就业”, 规



定“不能基于性别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录用标准”。就业方面还有《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是对女性孕期、产期和哺乳期三期的保护规定。2012年修订之后，又多了一条关于性骚扰的“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妇女劳动禁忌方面的规定也有一些变化，修订之后妇女劳动禁忌范围有一些缩小，比如之前不能从事的森林业、伐木业、建筑业和电信业的部分工作等，都删除了，而且具体的禁忌范围被放在附录里面，没有像之前那样用专门的《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来强调。这也是小的进步，减小了以保护名义限制女性就业领域的强度和范围。

在教育方面，我们的《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里面都提到了性别平等。在财产权利方面，我们有《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里面也都有讲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我们经常讲到的“性骚扰”“猥亵”“强奸”，都是跟人身权利相关的。在我们的《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里面都有相关的条款，当然这些名为保护的条款中也存在着性别盲点。再有一项比较重要的是“婚姻家庭”，有专门的《婚姻法》《继承法》来规定，当然也都强调男女平等的原则。这一系列的法律都在强调妇女享有和男子一样的权利，在各个方面宣称对妇女的权利进行保护。当然仅仅通过

法律宣示是不够的，也要看法律的执行，而这方面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中国是CEDAW的缔约国，它有定期报告的义务，上一次审议是2014年，再上一次是2008年，下一次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每次审议的时候，委员会都会建议中国政府在法律里面增加“性别歧视”的定义。

乔伊林：既然没有一个性别歧视的定义，在法律诉讼的过程中相关人员要怎么样来判定呢？

黄溢智：在回应CEDAW委员会的建议时，中国政府是这样回答的：“虽然没有定义，但它不影响我们法律的适用。”没有定义的话，一般人确实很难判定什么是性别歧视，在诉讼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不同法官不同判决的情况。我处理过的几例招聘中的性别歧视案件来说，她们都是很明显地受到了不同的待遇：用人单位在招聘中直接说只招男性，这可以适用于“不得基于性别拒绝录用或者提高录用标准”这一条。但如果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况，比如你怀孕以后在工作过程中遭受到刁难，或者给你更轻松的工作甚至让你没有工作可做，这些能不能被判定构成歧视呢？还有，职场性骚扰到底是不是性别歧视？不同的法官可能会有不同



的见解。所以，性别歧视定义的缺失还是会影响到具体对法律的理解和执行。

乔伊林：那其他的法律系统之下，对性别歧视的认定跟处罚是什么情况呢？

黄溢智：先不说远的，就说近一点的香港和台湾，它们是比较典型的两种立法模式。香港有《性别歧视条例》，统一对雇佣、教育及其他范畴的性别歧视包括性骚扰予以规定。也有专门的条文对直接歧视、间接歧视、性骚扰等作出定义。在台湾，不同范畴的性别歧视被规定在具体的法律中，比如规范工作中性别歧视的《性别工作平等法》和规范教育领域的《性别教育平等法》。

再往外看，美国法律最开始是按照不同范畴的歧视来分别规定的，比如民权法第七章禁止就业歧视，其中歧视原因包括种族、肤色、宗教、来源国和性别。后来又通过专门的雇佣中的年龄歧视法案，将歧视的理由扩展到年龄。到1990年代后又有了专门针对残障歧视的法律和针对基因歧视的法律。欧洲以前是按照性别歧视、残障歧视等等这样去立法的，但现在的大趋势是，立一个统一的反歧视法，把所有歧视事由和所涉及的领域都放在里面。像中国这种单性别的立

法，立一个《妇女权益保障法》这种是比较少的。

在每个立法模式里面，最重要的还是：法律是怎么执行的？有没有一个法律规定的专门执行机构？被歧视之后应该怎么做？香港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叫EOC（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平等机会委员会。当我遭受歧视，不管是性别歧视还是残障歧视，不管是就业中的还是教育中的，我都可以去EOC投诉。但是EOC没有权利对加害者进行处罚，它只能做一个中间机构对这个纠纷进行处理，包括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话我可能会得到一些赔偿；如果调解不成功，EOC可能会代表我去起诉，但这样的几率是非常小的，大部分情况下都得靠受害人自己去走司法流程，当然也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深圳出台的《性别平等促进条例》，在法律要求下设置了性别平等促进工作机构负责该条例的实施，这个机构就类似于香港的EOC。

美国有一个机构叫EEOC（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专门管就业歧视。我在遭遇就业歧视的时候，不管是性别方面还是残障、种族方面，我都要先去EEOC进行申诉。EEOC受理指控后，会对指控进行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权利比较广泛，调查方式也很多。委员会可以



要求受指控方提交书面答复，也可以请其他联邦机构协助收集信息，还有权签发传票，要求证人出席作证等。完成调查后，委员会会出具决定书，对歧视行为是否存在进行说明和裁定。但完成调查需要很长时间，很多投诉可能都等不到后续的程序，所以调解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处理方式。当运用这些方式都不能解决争议或是在180天内争议没有得到解决时，委员会可以发出诉权告知函，指控方可以凭此函自行向法院起诉。EEOC也有代表受害人起诉的权利，这项权利对消除系统性歧视非常重要，但由于资源不足这项权利比较少被运用。

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美国，有很大一部分歧视案件都是通过调解在前期结案的，没有走到法庭；如果选择提起诉讼，很多也是靠当事人自己去走司法程序起诉的。

台湾是在劳动局下面设立了一个性别工作平等委员会，当我遭遇到就业性别歧视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投诉。工作人员接到这个案子之后，会先收集资料进行调查，再交给性平委员会来认定，委员会由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妇女团体和工人团体代表等组成。专家对这个案件进行认定之后，劳动局会对企业进行行政处罚，可以处以10万到30万新台币的

罚款，大概是2到6万块人民币。很多案子在认定前也会组织调解，以给受害人实质的赔偿。受害人也可以选择走司法途径，这两部分不冲突。

欧洲的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标准，但基本上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处理机制：不管是有人权委员会、平等委员会，还是有专门的反歧视大臣或者大使，虽然并不是每个都可以罚款，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可以进行调查和调解，有时候还可以帮被歧视者去提起诉讼。另外它们还会给雇主提供指导手册，告诉它们在招聘过程中怎么做才是不歧视的，上面会规定一些强制遵守的要点，这些对雇主还是有一定约束力的。

乔伊林：可以分享一下您对我们国家的性别平等相关法律执行情况看法吗？

黄溢智：我们国家的法律有一个比较好的框架，对妇女各个方面的权利规定得比较全面，但在具体的性别平等权利的立法方面还有改善空间，特别是法律缺乏可操作性进一步又造成了执行的问题。以招聘性别歧视为例，“不得基于性别拒绝录用或者提高录用标准”这一条其实在1992年的《妇女权益保护法》和《就业促进法》里都有明确规定，而且



1950年代的《宪法》就已经规定了“妇女在就业上享有跟男子同等的权利”，那为什么即使到现在我们还是会看到很多招聘广告中存在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呢？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雇主违反这些规定并没有什么法律成本，法律本身也没有规定雇主这样做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在招聘广告中写明仅限男性，或者在面试过程中询问女性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对雇主并没有什么损害。另外一方面，作为受害者要寻求法律救济还是比较困难的。去行政部门申诉，对方可能会说这样的事情我们不管——即使劳动监察是要管用人单位在用工过程各个环节中的违法情况，歧视妇女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一直都没有受到重视。法律规定不明确，执法系统内部缺乏相关的操作性指引，导致没有部门负责，也不知道怎么负责。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诉讼又是一件不好的事，所以普通劳动者对司法会有畏惧心理。而且劳动者也会担心：诉讼会不会影响我之后找工作？我不懂相关的法律，会不会有人支持？找妇联是不是可以得到支持？有没有民间的团体可以帮助我？这些支持体系在中国也是比较缺少的。

即使她鼓起勇气去起诉了，可能又会面临另一个问题：法官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歧视。我代理的“曹菊诉巨人教育招

聘性别歧视案”，立案就拖了很久。后来确实可以比较迅速地立案了，但又面临着歧视的判定问题。因为就业性别歧视类案件对于法官来说也是比较新的，TA们可能需要很多的讨论才能判定。好不容易判定它确实属于就业性别歧视了，那么雇主应该赔偿受害人多少钱呢？这个也没有具体的规定，有好几个案子都只赔了2000块钱。为2000块钱去走这么长的法律程序，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值得，即使我就想找一个公道，我也会希望可以弥补我的成本，2000块连成本都弥补不了，那以后的人想要起诉肯定会有顾虑。对企业来说，这个金额也没有什么惩罚或威慑的作用。虽然法律禁止基于性别的就业歧视，但法律制度设计上的不完善也可能会导致就业性别歧视一直存在。

乔伊林：可以请您详细讲一下曹菊诉巨人教育的这个案件吗？

黄溢智：那是2012年，刚刚说的所有保障妇女就业权的法律都已经生效了，但是在我们把诉状交给法官的时候，她还问：“这不是很常见吗？也是可以起诉的吗？”说明她知道“女生因为性别被拒录”的情况是存在的。《就业促进法》里面有一条：“劳动者遭遇歧视的情况下，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我们把这一条给法官看，她就把材料收下去



了。收下材料之后，法院可以考虑七天决定立不立案。但是我们等了很久都没有收到回复，就去跟法官沟通，包括写建议信、投诉信等等，中间还做了很多行动。一直到大概14个月之后，我们才收到立案缴费的通知，这就可以看出法院对在招聘中遭受性别歧视能不能起诉的问题是有犹豫的。我中间听说，法院当时担心这个案子立案后，会有成千上万的女大学生跑过来起诉。那就意味着TA们知道招聘性别歧视的普遍性，但TA们对司法是否要处理普遍存在的歧视却是犹豫的，这也反映出法律给予女性的保护并不够。

这个案子最大的问题就是立案，之后反而比较顺利。我们当时遇到的这个公司还比较注重自己的声誉，在媒体广泛报道之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庭了，这是很难遇到的情况。而且他还带了一封自己写的道歉信，当庭就念给原告听。诉讼中，对方律师还在坚持说该公司没有歧视，因为员工名单里面很多都是女的。还说因为公司女性员工太多了，办公室要换水桶都没有人可以换，所以想招一个男的。这些在法律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根本不能做为证据。而且即使公司有99%的员工都是女性，也不代表TA们可以只录用男性呀！

乔伊林：除了立案之外，妇女就业歧视的案件在其他方面遭遇的困难都有哪些呢？

黄溢智：立案是第一关，但在最高人民法院把“平等就业权纠纷”这个案由放进《民事案件案由规定》里面之后，立案就简单多了。除了招聘中遇到歧视可以去起诉之外，怀孕中遇到就业歧视不仅可以去劳动仲裁，也可以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精神损害或其他赔偿。最近就有这样的怀孕歧视诉讼。

但关于歧视的认定，还是有些问题的。如果招聘广告上直接写出了要求的性别，它就是性别歧视的一个比较好的证据。但如果没有这样直接的证据，进行诉讼就比较困难。在目前的就业性别歧视诉讼中，还是在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也就是说，原告要承担所有举证的义务，证明歧视是存在的。但这对劳动者来说是不公平的。看上去好像是跟“我去起诉你欠我钱，应该由我来证明你欠我钱”一样，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招聘和劳动关系履行的过程中，很多信息是不对等的：比如招聘过程中，面试程序、面试人数等等都是只有雇主才知道的；履行劳动合同的过程中，考勤、薪资、邮箱等等也都是用人单位掌握的，所以很多证据都在用人单位手中。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呼吁，就业歧视案件要考



虑到用人单位跟劳动者两边举证责任能力的不平等，法官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配，而不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劳动者这一边。

另外，即使在审理过程中证明我是被歧视了，那我到底可以得到多少赔偿呢？救济的方式有哪些？除了给我一点钱，是不是还有其它方式可以弥补我？能不能禁止这个企业再有类似的行为？企业能不能支付惩罚性的赔偿？这些规定都是不完善的。像在美国，假如一个企业行为特别恶劣，对很多人进行了性别歧视，那它就会面临巨额的惩罚性赔偿。如果它有职场性骚扰的问题，那就会被强制建立一个有效的反性骚扰机制。但是我们这方面的救济还比较单一，还需要更多的实践，也需要更多的法律操作性指引。

乔伊林：那么妇女就业歧视的案件，原告一方最终胜诉的话，雇佣方需要支付诉讼产生的费用吗？

黄溢智：首先诉讼费和律师费是两种费用。诉讼费是要交给法院的，就业性别歧视属于“一般人格权”案件，一般收费不会超过500块，败诉方是要负担胜诉方的诉讼费的。但这里面其实还有对这类案件诉讼费认定的问题，比如马户诉中国邮政的案子里面，如果按照“一般人格权”来算，应

该交500块左右，但判决书显示一审诉讼费是1054，这是用财产纠纷的标准计算的。因为意识的问题，法院没把就业性别歧视案件当成人格权相关的案子来看待，而是把它变成了一个财产性的案件，一开始就多收了诉讼费，增加了原告的成本。另外，法院认定马户是被歧视了，那是不是就赢了呢？马户原来要求被告赔偿5万块钱，但是法官只判了赔偿2000，可能是按照一般债权纠纷案件的传统法官认为原告只赢了2000的部分，还有48000的部分是输掉的。所以法院只让中国邮政承担了50块钱的诉讼费用，让马户承担了1004块。

这个案件被选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很好地宣传了就业性别歧视问题的广泛存在。但是对马户个人来说，她得到了2000块的赔偿，一审付出诉讼费1004元，二审让马户承担了1025元，加起来她付出的诉讼费是超过2000的，更不用说其它成本和律师费了。

我后来跟的广州案件一审也是这样分配的，上诉的时候我就指出这是一个人格权的案子，跟我去找别人还钱是不一样的，不能在判定性别歧视存在的情况下，还让被歧视的一方承担大部分的诉讼费用。所以二审就判决就让对方承担了之前一审二审所有的诉讼费用。虽然并没有多少钱，但它对



于刚找工作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成本。

法律规定了诉讼产生的合理成本可以请求对方支付，但在实践中很少有让对方支付律师费的情况。但深圳的劳动纠纷条例里面规定，企业方需要承担劳动者的律师费，但是累计费用不能超过五千块。这一条是相对积极的，可以鼓励劳动者运用司法手段维护自己劳动权益，但金额的限制让它的作用也打了折扣。美国法律本身就规定民事诉讼中的败诉方需要付胜诉方的律师费，但在就业歧视案件中有个特别规定：劳动者起诉雇主，胜诉的话雇主要付原告的律师费，但如果败诉的话，劳动者不必付雇主的律师费，除非原告是恶意诉讼。这样就可以保障劳动者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不用担心败诉后要给对方付高额的律师费，不用放弃起诉。

乔伊林：您觉得现在妇女在就业方面面临的常见的歧视有哪些呢？

黄溢智：从找工作开始，到进入这个公司有没有平等的工资待遇、培训机会、晋升机会，以及退休等各个环节都会有体现。但目前就我们接触的案件数量来说，怀孕方面的歧视会比较凸显。一个是因为我们的法律里，对怀孕歧视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就是孕期不能歧视、不能辞退，所以大家就

有这个意识。当然招聘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也确实是存在的，但可能我在找工作过程中看到一个雇主性别歧视，我就急着去找下一个工作了，而没有精力去跟这个企业维权。

对孕妇的歧视，在很长时间来一直都是在劳动仲裁下面处理的，被歧视的孕妇可以通过仲裁要求赔偿。劳动仲裁不服的话，就可以到法院提起诉讼了。现在直接提起民事诉讼的孕妇歧视诉讼，是要求对方赔偿因为歧视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特别是精神损害的部分，这是之前劳动仲裁没法处理的。

乔伊林：在孕妇遭受到就业歧视的方面，获得的救济能否弥补她在其中花费的各种成本呢？

黄溢智：首先这个成本就很难计算。我最近接触的一个孕妇被辞退的案子，当然还有一些其它的因素影响，最后法院判令企业给了1万块钱的精神损失赔偿，还有几千块的经济损失赔偿。这个肯定比之前的招聘歧视赔2000好一些，但并不代表1万多块钱就够了，孕妇维权的辛苦程度也更高。

乔伊林：您觉得这些案件的社会意义在哪里呢？

黄溢智：曹菊案之前，可能没有人考虑到就业性别歧视



可以进入到司法程序。曹菊把平等就业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权利提出来，要求司法救济，才让人有了诉讼的维权选项。而且这些案件也让很多人了解到，法律认定那些司空见惯的行为是招聘性别歧视，它们是错误的，是会受到法律惩罚的。很多企业看到之后也会把它作为风险防范的警醒，也可以避免这么做。

对于整个司法体系来说，我觉得也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响。我们当然不能说是因为这几个案子，最高法院才出了案由，但这几个案子对案由的出台还是有些帮助的，因为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案例，法院也很难针对某一类案件单独设立案由。另外也可以看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之前也联合其它几个部门一起出台了规定，禁止招聘中对妇女的歧视。这个规定涉及得比较全面，也包括了不能询问婚姻和怀孕的状况，这也是很大的进步。另外招聘网站也有些变化，比如2012年之前智联招聘上有很多性别歧视的广告，但最近这几年经过不停的投诉，包括马户去跟智联招聘的人约谈等等，TA们的变化还是挺大的：TA们设立了一个筛选功能，禁止歧视性广告的发布；还会做一些跟女性就业相关的论坛；每年也会发布女性就业状况的报告。

乔伊林：那么人社部新近出台的禁止在招聘的过程中对妇女歧视的规定执行情况如何呢？

黄溢智：目前还没有一个数据性的反映。但是这个文件下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地方都有行动，妇联也有些行动。除了文件以外，也要有人去监督。包括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的举报，现在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举报后得到处理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当然能处理到什么程度，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

乔伊林：关于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您对女性的建议是什么呢？

黄溢智：我们还是有相对全面的法律规定了妇女在各方面平等的权利，在需要的时候也可以用起来。你可以找人社部门或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也可以找当地的妇联或者社会组织去求助。而且可能也不只是你一个人被歧视，寻求帮助的时候，说不定可以找到经历类似的人来互相支持。假如你有这个意识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也可以尝试寻找支持者，比如一些帮助妇女维权的机构或是志愿小组，一些公益律师也是很愿意为遭受歧视的妇女提供法律支持的。如果能找到支持者的话，肯定比你一个人去处理容易得多。而且网上应该能搜到一些手册，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些维权指导。



乔伊林：现在中国有类似集体诉讼的就业性别歧视案例吗？

黄溢智：集体诉讼（class action）在美国虽然感觉很重要、规模很大、效果很好，但其实比例是非常非常少的。在中国的就业歧视诉讼中还没有这个概念。在美国，也可以进行代表性诉讼，比如说一个工厂里有100个女工被歧视了，就派出几个代表去诉讼。但在中国要组织这样的诉讼很难，有些时候，有三五个人都被同一家公司歧视了，一起去提起诉讼的时候还会被法官拆成单独的案件，TA们会担心它变成一个集体性事件。目前为止，在性别就业歧视案件中，我还没有遇到过集体诉讼的案例。

作为女权主义者，
我们更应该关注阶层不平等

● 陈亚亚

采访：033

文字转录：Nora/Shirley

文字整理：033



陈亚亚是上海的一位女权主义者，也是一名学者，她平时活跃在微博上讨论女权主义相关的议题，目前比较关注的是环保和弱势女性群体的权益，下面是与亚亚的对话：

乔伊林：你为什么关注经济收入处于底层的女性的权益呢？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陈亚亚：一开始关注女权的时候我就在关注相关议题，但是关注度没有那么高。最近两三年，网络上女权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大，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女权主义者。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跟其中一部分人的观点分歧也在加大，主要的分歧点就在于怎么看待边缘、底层的女性，有一些人的态度让我特别不能够容忍。TA们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同情底层女性的遭遇，但是也经常会把这些遭遇说成底层女性自己有问题，比如说她们自己选择错误，她们自己笨、蠢。这些人总是会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训诫者的姿态以指点迷津的方式来讲自己的看法，TA们认为底层女性的主要问题就是被家庭剥削——不管是原生家庭还是后来她们自己成立的家庭，而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从原生家庭里面逃出来，不婚不育。这种观点，跟指责家暴受害者不离婚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她们甚至认为解决家暴很简单，离开这个男人就好了，如果不行就把他给杀死。这对于很多家暴妇女来说，根本就不是她们可

能选择的选项。

乔伊林：你觉得为什么TA们会有这样的看法呢？

陈亚亚：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是有担忧和恐惧，害怕有类似的问题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就要跟“那样一些人”划清界限，标榜“我跟她们不一样，我没有那么愚蠢，我不可能遇到那些倒霉的事情”。另一方面也受到阶层歧视观念的影响，TA本来就看不起阶层比TA低的人，也就更容易倒向对底层的人进行各种苛责的态度。

性别议题不是独立的，它跟很多议题都相关。如果你对不平等议题有兴趣，又关注到了性别方面的不平等，那你肯定会逐渐关注到其它领域的不平等。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都是连在一起的，性别、阶层、其他方面的弱势都是交叉存在的，并不是只有性别这一个方面的不平等。

而且我认为，社会上的不平等很大一部分表现在是阶层不平等上，而且贫富差距还在扩大。同一个阶层的人的利益也是相对一致的，而不同阶层的利益差距就会比较大。像微博上有些女权主义者认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跟底层女性的权益有一致性，我觉得是不成立的。你回想一下自己的朋



友，会发现你可能有一些中产阶层的男性朋友，但是你很难有一个底层的女性朋友。即使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你交往的主要范畴也都是在相同阶层，跟你主要产生关系的人也仍然是同阶层里面的人。大多数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出的结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好像更多取决于TA的阶层，而性别的差异反而没有那么大。如果你要反对不平等的话，根本不可能不谈阶层，不谈贫富差距的问题。

乔伊林：你主要关注的底层妇女的权益问题都涉及到哪些方面呢？

陈亚亚：她们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弱势。比如原生家庭的财产分配，因为很多家长都重男轻女，女性就很可能受到歧视，继承权受到剥夺；在她自己新成立的家庭当中，也可能受到忽视、权益受到损害，比如家暴等等；工作的部分，底层妇女可能也找不到很好的工作，找到的工作在权益保障方面也有很多问题。

乔伊林：假如你我可以算作中产阶级妇女的话，那么你觉得底层妇女遭受的歧视和我们遭受的有什么区别呢？

陈亚亚：她们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是更严重的，而且她们

能够利用的反抗的资源也更少。比如说职场的不平等：虽然中产阶级女性也受到歧视，但是有更多的人会利用法律或媒体维权；但如果你在底层，很多人就是在工厂做厂妹，或者是在大城市做家政工，我们很少听到她们进行劳动维权的案例。其它方面也一样，中产妇女也遭受家庭暴力，但至少她求助的途径会多一些；如果你在农村或者是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可能你连求助的资源都没有。那些本来应该保护女性的领导干部对家暴的认识也不够，可能只觉得是夫妻打架。而且在农村女性婚后一般从夫居，其实是嫁到男方所在的村庄里面去，地方体系又趋向于维护原来村民的利益，她在出嫁后很长时间都会处于弱势的外来者的地位。

我之前曾经看到过调查显示，在农村地区的家暴当中，肢体方面的家暴会多一些。这跟文化环境有关系，可能在农村有些地方觉得动手不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接受程度更高。还有一个情况是，很多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以后，不能把自己的经历和“家庭暴力”联系起来，肢体暴力也是最显而易见地可以跟“家庭暴力”联系到一起的情况，可以被调查收录。

乔伊林：那你主要是从什么途径来关注底层女性的权益



的呢？你会在微博上持续为底层妇女发声是吗？

陈亚亚：我关注的途径也比较狭窄，因为我并不能跟她们的生活直接发生联系，农村我现在也基本上没机会去，更多就是看一些相关研究的文献，从一些媒体的报道上了解她们的生存现状。

我只是在微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我的看法里面有很多是在支持她们的权益，但我不觉得这可以叫“为她们发声”。这些关注很难对她们有什么直接的帮助，因为我很多时候都是在批评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对底层女性的态度。当然如果我的批评能够启发这些歧视底层女性的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能够让她们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改变原有的看法，可能也算是有帮助。如果大多数中产阶级女权者都能在这方面有所改进，在自己的工作、相关言行和活动当中都能关注到底层女性的利益的话，底层女性受到的关注程度就会有显著的提高。

乔伊林：在微博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在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采取跟底层男性对立的态度，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

陈亚亚：我觉得TA们有时候会有一个误区是，认为底层

女性的苦难都是由底层男性造成的，甚至还有人认为“底层男性是万恶之源”。这并不是事实。实际上，底层女性更多是在跟底层男性合作的，因为她们大多数人还是会结婚组成一个家庭，以家庭经济的形式来生活。也就是说，底层女性跟底层男性的权益有很大一部分是共通的。底层男性当然会对底层女性有一些压迫和剥削，但我觉得中产阶级或者更上层的女性，对底层女性也有、甚至更有压迫和剥削。底层女性的生活苦难一方面是和性别相关的，另一方面是跟阶层相关的，当然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底层男性身上去。

而且，很多中产女性高高在上的优越姿态使得底层女性很难与她们合作——因为合作肯定是要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产生的。我觉得我们揪住底层女性婚姻的不平等和她们受到夫家的剥削来反对底层男性，还不如反思大多数中产阶层女性对待底层女性的态度。

而且，我觉得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找到底层男性作为对立面来阐述底层女性的困境，主要是出于既得利益者的思想局限性：TA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在阶层方面的红利，TA们觉得这些既得利益是理所当然的，TA个人没有任何问题，也不需要去做任何改变。这就陷入了与男性在性别问题方面



同构的思维模式：男性也都觉得他们的性别红利是理所当然的，他也要守住这个性别红利，他也觉得性别歧视都是女性自己的问题。要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获得的红利是理所当然的，不去谋求改变，不去关注低一阶层的群体的利益，那剥削和压迫怎么可能有所改观？

乔伊林：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应该怎么样来反思跟改进自己在底层女性权益倡导方面的缺陷呢？

陈亚亚：首先就是要转变思维，不要以为底层女性的权益跟我们不相关，或者认为她们遭遇的问题跟我们感受到的那些问题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能够做什么”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在很多人的工作生活当中找到跟底层女性的连接点就非常不容易。比如在城市里很多人除了家政工或清洁工根本想不到其他人。但我觉得从自己能找到的角度切入，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你至少也可以关注家政工和清洁工的权益。对于那些你不能直接接触的底层女性，比如说农村妇女，工厂女工，也可以通过媒体和相关的机构进行关注。像是尖椒部落、木棉花开这样关注女工权益的组织，都可以去关注和参与她们的活动，我相信在其中工作的人肯定也有很多是中产阶级妇女。

如果你现在的工作跟妇女权益有关系的话，那你就可以扩大工作的范围，把底层女性包括在其中，但同时一定要谨记我们之间的差异，千万不要想当然地以为我们跟她们的处境和想法是一样的。在想办法把她们纳入进我们的工作范围的过程中，一定要对她们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要在作出决定的时候了解她们的处境和想法，或者把她们纳入做决定的流程。在帮助她们的过程中，除了不能有居高临下的姿态以外，你的工作最好能够对她们产生赋权型的效果，让她们能够获取力量，而不能只是一时救急的捐款捐物的活动。她们要长久生活下去，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还是要发展自己的生活方式。

乔伊林：现在社交网络上底层女性的发声和维权渠道有哪些呢？微博现在好像已经是广泛地被用作一个发声和维权的工具了，对于她们来说是不是一个理想的平台呢？像快手和抖音一样的短视频平台呢？

陈亚亚：我一直都只活跃在微博上，对快手和抖音不太了解，也没有看到过在这两个平台上的发声维权事件。但我觉得身边很多人关注快手和抖音的时候并没有通过这些平台去了解底层生活状态的想法，更多是抱着一种猎奇和娱乐的心态，这也会限制运用这些平台来实现权益维护的有效性。



另外，我也没有觉得在微博发声问题就一定会被解决。其实只有少数受到关注特别多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大量发声的案例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也没有给解决；而且也有一部分议题一直受到不小的关注，但也始终没能解决，比如马洋艳的问题就一直没有解决。相对于前面两个娱乐性质的平台，现在微博上讨论公共事务的氛围还没有完全消失，仍然是国内最活跃的一个讨论相关事务的场域。但是它是有一定门槛的，如果表述一个问题的结构和使用的话语并不是中产阶级所熟悉的，不能够受到中产阶级里面有话语权的网红或公知的关注，就不会得到足够的转发，这个议题的热度就很难提升，它也就很难成为一个舆情事件，自然也就很难得到解决。

乔伊林：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你觉得对于不同阶层的妇女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呢？

陈亚亚：阶层较高的女性肯定资源会多一些。比如说一开始口罩短缺又涨价，那穷人可能就不舍得买了。我记得好像看到尖椒部落有一篇文章说，她们全家的口罩都是每天反复用的，晚上用开水煮一煮。如果你的资金比较多，你就可以一直买新的；如果你有更多的信息和资源，你还可以到国外的平台上去买。即使到就医阶段，中上层人士的资源也肯

定会更多一些。疫情早期的武汉，在医疗资源被挤爆的情况下，中产阶级的优势可能显现不出来，因为那个时候谁都没办法进医院。但那个时间非常短暂，很快就过去了。

我记得看到有武汉的人在网上发图说，两千块钱就买了几箱水果，我当时就想水果怎么这么贵！城也封了，小区也封闭式管理，物资本来就匮乏，你如果没有钱也没有其它的门路，就只能等着小区团购，价格又贵种类又少，有些人都不舍得买，这时候差异就显现出来了。而且居住在不同的小区还不一样，小区物业管理得比较好，服务也就可能更上心；如果是不好的小区或者小城市本来就没有什么物业服务的话，疫情期间就更跟不上了。疫情缓解后还涉及到工作的问题，如果你有钱，工作暂时出了问题，休息一段时间也无所谓；但是有些人这个月要是不开工可能就没法生活了，这样的人现在是什么样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在疫情严重的期间，我也看到过有报道说，医院里除了在编的医护人员受到感染之外，也有很多病人自己雇的非在编的护工感染新冠肺炎，这里面大多数都是女性。因为TA们不属于医院雇员，被感染之后就被赶走了。TA们原本也不是武汉户籍，在武汉没有房子，本来是住在医院的，被赶走以



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就只能睡大街。经过呼吁，后来好像是被收治了，但是反过来想想，TA们也是医护人员，受到的对待却非常不同。

乔伊林：你觉得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对于底层女性的权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陈亚亚：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底层女性改变自己的处境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农村女性有了更多选择，至少可以去工厂打工。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工厂女工的权益保障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她们的工作环境不好，工作压力又很大，负担也很重，工资待遇低，上升途径也非常少。所以，虽然相对于以前来说，她的生活稍微有了一些提升，但是资本家却从她的劳动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相对来说两者之间的差距还拉大了。在这种阶层间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中产阶级女性跟底层女性之间也被树立了更大的屏障。

因为男性可以选择的工作范围、种类更多一些，他的工作可能就不那么稳定。所以有些工厂认为女工好管理又听话，就更愿意招女工。有些地方还特别愿意招已婚已育的女性，因为她们有家累，更愿意长时间地做很累的工作，也更容易管理。女性一直以来被社会性别规范约束，会比较顺

从，有时候她受到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更大，就更容易接受一些不平等的条件，受到更多的压榨。

另外，新自由主义对消费主义的培养和提倡也加剧了性别歧视和阶层间的歧视，而且还加剧了环境问题。消费主义的泛滥引发了巨大的问题，好像人们唯一的共同身份就是消费者，而且谁都想做个体面的消费者，消费成了唯一确定个人身份地位的方式甚至是唯一的表达方式。我们消费再也不是按照需求进行了，更多的是对消费的渴望促进了过度的消费。过度的消费也促进了过度的生产，促进了对底层工人的剥削和压榨，引发了越来越大的环境问题。很多时候商家也都在利用性别刻板印象来进行推销，比如化妆品会主打“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或者是车类的广告就会宣传开这个车更能体现你的身份地位“更男人”之类的，这些推销的手段在利用性别刻板印象的同时也反过来在强化生活中性别刻板印象。

我们要创造希望继续推进 反就业性别歧视的工作

● 郭晶

采访：乔伊林

转录：24601

文字整理：乔伊林

郭晶是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的发起人，主要从事反就业性别歧视的工作，为在职场中遭遇性别歧视的女性提供法律支持，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乔伊林：为什么会想要发起这样的法律咨询热线呢？

郭晶：我自己在2014年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就遭遇了性别歧视，那时候打官司遇到了很多困难，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得到了很多女权工作者、学者、律师还有关注女权的志愿人士的帮助。虽然我的那个案件结果不算特别好，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它确实是中国第一个胜诉的就业性别歧视案件。它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至少让我知道了打官司是怎么一回事。这个过程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结案之后在别人遭遇到性别歧视的时候，我也会尽力地给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包括联系律师或者做一些其他支持性的活动。就这样，我接触到的人越来越多，认识的关注就业性别歧视的人也越来越多，后来就想到可以发起个热线专门做法律咨询方面的工作。

乔伊林：你刚刚提到的你个人关于性别歧视的诉讼，可以多讲一讲吗？

郭晶：当时是因为招聘广告上招的是一个文案的职位，



但是它写的要求却是仅限男性，所以我就去起诉了。在我之前有一个女生在求职过程中因为遭遇到性别歧视去起诉的案例，但是她的案子是调解结案的。国内也比较少见这样的案例，所以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结果会怎样，都是在摸索跟试探。

我国的案件受理制度规定，法院在接到起诉状的7天之内一定要给起诉人一个立案或不予立案的回复。我寄出起诉状以后的第7天，法院通知我说这个案子需要补充证据，让我把起诉状先拿回来，跟补充证据一起交。那时候我没有经验，第二天就去拿回来了，那七天的时效也就不算数了。隔天我再去交的时候TA们就不收了，我就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于是我就又邮寄了一次，前后折腾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才最终立案。

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就没有太紧张。我还记得对方当时提交的一个证据是说：TA们的历任校长都是男的，招聘的职位要陪校长出差，招男的会比较方便、成本也比较低一些。TA就完全没有意识到TA们“历任校长都是男的”本身也是结构性性别歧视的结果。对方公司没有出庭，也没有律师出庭，法庭上也没有什么唇枪舌

战，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一审就只开庭了一次。法院判决认定就业性别歧视存在，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胜诉，也已经有很多媒体报道了，社会关注度很大。但是招聘方当时没有赔礼道歉，我觉得很不合理，就上诉了。二审的时候我就有一些压力了，开庭的前一天晚上还失眠了，因为我慢慢开始觉得这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了，有很多人在关注，而且这个结果也关系到很多女性遭遇性别歧视的救济问题。但后来还是维持原判了，没有赔礼道歉，只赔偿了2000块钱。

乔伊林：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运用法律作为一种武器来为自己维权呢？

郭晶：因为我自己是学社会工作的，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到了女权、就业性别歧视相关的议题，所以在我打官司之前也知道前面的调解结案的那个案例——曹菊案。当我自己遭遇这样事情的时候，我就先去了解了一下，觉得这个事情既然是不对的，又是可以诉讼的，那就去试一下。

整个诉讼下来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的法律非常不完善，给女性的就业保障非常不够。就业性别歧视其实有很多



表现，比如说我自己的这个案例是在招聘阶段的，除此之外还有怀孕歧视、职场性骚扰、退休年龄歧视、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职场天花板等等等等。女性在职场中遇到的障碍非常非常多，但同时又特别脆弱：在很多时候，比如疫情、经济危机的时候，女性都是首先被辞退的；还有很多年轻人怀孕被辞退，得到的赔偿也非常少，而且怀孕期间她也很难再找到新的工作，之后可能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都没办法工作，她日常的花费、生产需要的医疗费用、养育孩子的花销就完全没有保障。

其实法律很多时候都是底线了，在我们国家这个底线又非常低。比如在某些国家，一个就业性别歧视案件会使企业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那企业就会谨慎一点，我们国家的企业在实施了性别歧视以后给到被歧视女性的赔偿就只有2000块。孕妇被辞退以后，企业也不会支付生育期间产生的费用。另一方面国家又出台了延长女性产假、开放二胎这些政策，并没有同时提供足够的政策、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又加剧了女性在职场中受到的歧视，使得企业更不想招女性。保证女性在就业中得到平等的对待，承担女性的生育成本而不是要求企业独立承担，这些都是国家的责任，这些在我们国家都仍然是缺失的。

乔伊林：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郭晶：我们一方面为个案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另外也会通过一些个案推动公开的探讨。帮助个人是很重要的，但是要避免未来其他人继续遭遇类似的问题，还是要推动结构性的改变，包括推动政策法律的改变和落实。所以我们同时也会通过对个案的支持去推动法律政策的执行，达到公共教育和倡导的效果。我们的工作也是一个试探和积累的过程，经验也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乔伊林：你觉得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的工作内容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

郭晶：很难说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因为每一部分都是互相依存的。比如我们为100个求助的人提供了法律援助，其中可能会有一两个人站出来做一些影响性的诉讼，就有可能成为开拓性的案件，在传播的过程中让公众意识到就业性别歧视问题的严重性引发广泛的讨论。个案援助、影响性诉讼、公众倡导，这些工作是相互依存、互相配合的，它们都同等重要。

我们的目标当然是希望能够改变结构性的职场性别不平



等问题，不管是通过提供个人的法律支持，还是提供诉讼的指导，还是就相关问题写文章进行传播。我们也做过一些调查报告，还出过一些就业性别歧视和怀孕歧视的指导性手册，给相关人士提供基本的法律指导。

乔伊林：那你在现在的工作中都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郭晶：就像我一开始讲的，这是一个国家责任的问题，法律的保障本身就非常少，所以我们去推动法律实践的过程也很困难。有时候法律看上去有所改善，但是它怎么落到实处又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之前最高检联合全国妇联下发的通知，要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招聘中涉嫌就业歧视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或提起公益诉讼，就是说就业性别歧视可以成为公诉案而不是一定要自己去提起诉讼了。但当时我就觉得这真的能够落实吗？怎么落实呢？这是我特别担忧的地方。去年也有发过通知，规定了一些部门在就业性别歧视方面的职责，包括了妇联、教育部门、人社局、人事部门等等，但是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些宣传，很难看到TA们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而且很多政策的制定还是没有性别平等的视角。就像刚才讲的二胎政策，在出台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它可能对

女性的就业造成的恶劣影响，也没有提供相关的保障措施。如果不从结构性的角度改变资源不平等的情况，延长女性产假的政策看上去是针对女性的一种福利，但事实上只会加剧就业中的性别歧视。

乔伊林：你准备怎么样来克服这些问题呢？

郭晶：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通过个案去做公共倡导，推动一些法律的落实。我觉得做公共倡导非常重要，有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一起去做倡导教育的工作，才能真正产生改变，而且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推动：你可以在自己工作的企业内部做推动；有资源的朋友可以游说相关的人大代表；学者可以提供政策建议；你也可以推荐相关的文章和书。很多弱势群体权益有关的法律、政策和社会态度的改变，都是在弱势群体不断地发声引发关注以后，才有了关键性的进展。就像反家暴法，也是很多妇女组织在很多年的推动下才出台的，但到现在它也同样还有落实的问题。

乔伊林：你认为就业性别歧视的本质是什么？

郭晶：根本上来说它是结构性性别不平等的结果，就是一个权力关系的问题。女性在就业中遭遇歧视的现状难以改变，也跟女性在各个领域的话语权有限有关——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还是男性主导的。所以想要改变政策，改变社会文化环境，都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事情，都是需要长期推动才可能产生的结果。

乔伊林：在你们做公众倡导跟法律倡导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呢？

郭晶：其实公众有时候很难直接接触到一些议题，因为就业性别歧视的表现形式很多，有一些问题并不那么明显，比如职场天花板、同工不同酬，大家就没有那么容易具体地去了解。比如说我们要去起诉“同工不同酬”的话，那起诉人就需要知道男性的工资是多少并且取得相关证据。这个取证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她可能并没有权限获取这些资料，也就很难去使用诉讼的策略。这跟歧视的不同表现形式和特点有一定关系，像招聘就非常明显，因为它的广告里会直接写“男性优先”或者“仅限男性”；怀孕歧视也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挖掘得更深，呈现不同类型的就业性别歧视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对于我们074来说，也很难获得整体性的相关信息，因为这些信息都是不公开的，可能需要我们自己去企业或者政府做统计的一些部门索要。而且现

在女性非正式就业的特别多，这些大数据我们也很难拿到。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做统计和分析，基于这些分析去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并且公开相关的数据。这种信息的不透明也让公众很难去了解一些类型的就业性别歧视的严重程度：大家都知道有这些问题，但是都很难深入地进行了解。

乔伊林：在我身边有很多人认为在招聘过程中询问女性的婚育状况是正常的，并不是歧视。所以我也想要问，在你的了解中，大概有多大比例的人会认为这是性别歧视的一种表现呢？

郭晶：我很难去做一个估计。但我觉得这些年公众对于就业性别歧视的认识的是在改善的。现在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企业不能询问求职女性的婚育状况信息，一些企业也开始注意这个事情，这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一直会接到很多关于招聘就业性别歧视的私信和投稿，以前有特别多文职类的工作也是仅限男性，但是现在比较多的是重体力、军事、消防员之类的。也就是说原本的就业性别歧视是更加广泛的，即便是从传统性别分工来看是适合女性的工作，它的招聘广告中也会仅限男性；那现在首先仅限男性的招聘广告就比较少了，比较多是忽视女性个体差异的“保护性歧视”，把女性排除在高强度体力劳动以外。



从结果上来看，这个问题已经在改善了。

乔伊林：你在去年曾经被央视的一个讲就业性别歧视的节目采访了，节目播出后也有很好的反响，在那之后你的工作有受到什么影响吗？

郭晶：其实当时是有两期节目的，好像大家看到比较多的是就业、招聘、职场的那一期，另外一期是关于怀孕歧视的，看到的人比较少。毕竟它是央视的平台，这两期节目的播出确实让一些本来不关注这个议题的人对它有所关注，但是对我们工作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们之前也曾经接受过一些媒体的采访，通常在报道或者节目发布以后短时间内我们接到的咨询会增多，但它并不会有什么长期的实质性的影响。从长期的策略上来看，通过公众的发声引起一些媒体的关注之后，可能会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关注，引发政策的改变，但不可能通过某一期节目或某一个报道就引发改变，它需要持续的努力。你看反家暴法的出台经过了30年的努力，而且30年其实还算快的，你就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多长的过程。

乔伊林：公众除了关注自己身边的一些情况之外，还可

以通过什么方式来改变就业性别歧视的现状呢？

郭晶：我在这里也没有办法穷尽所有的方式，但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做一些事情推动反就业性别歧视的工作。比如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就是举报有性别歧视的招聘广告，也有人在做公共传播教育的工作，还有人在自己公司的内部做一些倡导，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去做事情，但是整体上来说还是要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发声，让社会、让政府去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看到它是急迫地需要有所改变的。

乔伊林：那你现在对反就业性别歧视的未来持什么样的态度呢？你刚刚说了反家暴法倡导了30年才出台已经算是短的了，所以我很想听听你的想法。

郭晶：近些年很多人都在倡导出台专门的《反歧视法》，它不是专门的反就业性别歧视的法律，而是把所有类型的歧视都包括在其中。我觉得这个法很难说多长时间内会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公众对于就业性别歧视的认识在不断增加。很多人也在用个体的方式反抗：比如有一些人倡导不婚不育，因为婚姻中的女性除了承担工作这个社会劳动之外，常常还需要承担家务劳动、育儿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从消极的方式转向更积极的可以有更多公众参与的方式，比



如任何人都可以去立法建议，做公众倡导。即使你不了解，你也可以去学习；现在参与的方式相对有限，那就可以创造一些新的方式。

我好像也没办法明确地说我对反就业性别歧视的未来是持积极还是消极的态度。我看到了公众关注度的不断增加，也会继续做推动的工作，只是有时候我对在现有环境下改变就业性别歧视的现状没那么有信心。很多时候希望是自己创造的，我也在创造这个希望，尽管有些事情不完全是由我来决定的，我也还是认可自己在这漫长的改变过程中出的一份力。而且我们也要看“改变”具体指的是什么，大的改变可能很难但还是会有很多小的、不同层面上的改变，这些肉眼可见的、细小的、逐渐的改变，也是带给我们希望的东西。

传统的性别偏见 是当今最严重的性别问题

● 南南

采访：033

文字转录：陶冶

文字整理：033



南南从事政策与法律相关的工作已经有十几年了，是资深的NGO工作人员。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乔伊林：你觉得当下中国最严重的性别问题是什么呢？

南南：我觉得严重的性别问题有很多吧，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法律和政策是很缺失的。比如说性骚扰问题，我们是没有独立专门的立法的，甚至也没有清晰的定义。另外一个，单从数据上来讲，中国在全球排名比较落后的就是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它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重男轻女，一些家庭有男孩偏好，觉得养男孩比养女孩更有依靠，这跟我们的政策有关系，也来源于人们的性别偏见和对于性别角色的传统认知。

第三，我个人觉得当今最严重的性别问题是传统的性别偏见。公众认为的性别分工其实会涉及到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了性别暴力和女性在职场上遇到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公众对于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性别分工的认同和强化，就是从一个孩子的出生开始，在TA整个的成长和受教育的过程中，TA一直在被学校、家庭、社会、媒体强化这些性别偏见。当TA成年以后，TA就会继续维护这种刻板的性别角色。还有很多问题上没有立法，或者是政策不支持，其

实也是人脑袋里面缺乏社会性别意识造成的。不打破传统的性别偏见，就很难有新的政策制定出来，因为领导者不会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或者觉得这个问题不重要。所以性别偏见和政策法律的改革其实都是互相关联的。

乔伊林：你对如何解决刚刚提到的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问题有什么建议呢？你是否涉及过类似的项目呢？

南南：我自己单位没有做过类似的项目，但是我们国家计生委，联合国人口基金都做过一些相关的项目。要改变出生性别比的问题，就要引入社会性别理念，提升公众的性别平等意识，改变传统的性别观念；还要通过一些政策上面的补助修订原本有性别偏见的村规民约，这两个部分是相辅相成的。在很多地方，土地和遗产还是只有男性才能继承，很多人想生男孩，也是觉得男孩有土地继承权、可以养老，当地政策如果不改变的话，光做意识方面的工作其实是没用的。而且在农村地区，不能光说“意识”，因为大家都是很现实的，如果让TA觉得没有什么好处的话，没有人会愿意去做。现在农村在改变性别比失衡方面进行的一些实践，基本都是先修订一些本地的村规民约，比如说鼓励孩子出生之后跟妈妈姓，配套一些奖励机制，因为很多一定要儿子的家庭，都是有贫困问题的。



如果有养老方面的福利配套，大家不依靠儿女来养老的话，那很多家庭的观念也是会发生转变的，儿子偏好就不会那么强了。农村一般觉得女儿嫁出去了，就是外姓人靠不住了，只能靠儿子来养老。当然这些改革现在都还是限于试点地区，还没有广泛推广。

乔伊林：你刚刚有提到你们做很多跟性别平等教育相关的项目，它们面对的群体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南南：我以前在做不同的项目的时候，面对过很多群体。倡导方面比较多面对的是政府或者政策制定者，会进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宣传。我自己做过的针对教育系统的项目，主要是面对中小学老师、校长这种教育工作者，也包括幼儿园的老师，探讨如何在教育系统里面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还有跟儿童相关的项目，因为儿童的性别意识也是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形成的，TA们看的动画片、绘本，都是在对TA们进行性别教育。还有面向NGO从业人员的项目，考察TA们做项目的时候，是不是考虑到了性别问题。我们也有面向公众的项目，但不是特别多。我之前也做过关于性别暴力的项目，也做过残障女性的性别问题相关的，比如协助残障女性达到自我觉醒之类的项目。

乔伊林：世界经济论坛每年都会发一个《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18年发布的报告中中国排到了103位，你对于中国的性别平等现状以及发展趋势是怎么看的呢？

南南：世界经济论坛的这个报告有四个维度，教育、卫生健康、政治和经济，它其实是一个从现有的一些数据抓出来整合的定量报告，可以一定程度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状况，但是并不全面。这个报告已经发了很多年了，大家都比较关注。我看到也有人提出异议，说它在教育领域的数据有一些错漏。

说这些年的感受，当然也有好的方面，就是公众对性别议题的关注会比以前要多一些。尤其METOO运动的爆发是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的，有很多之前没有太关注这方面话题的年轻人，也或多或少地开始在社交媒体上面关注到这些话题，有些也会参与讨论。其实之前这些事情也在发生，但是没有那么多受害者站出来，也没有相关的讨论，更没有媒体来宣传。新一代的年轻人在社会性别意识上面，总的来说是走在觉醒的道路上的。

那从另外一方面讲，我也观察到，职场对女性越来越不友好，性别歧视还是非常严重，尤其是在二胎政策出台以



后。鼓励生育的政策强调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包括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也强调了女性在家庭里的责任，这其实是有些倒退的。而且数据也可以说明，在男女同工同酬问题上面，我们的收入性别比是在拉大的。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时候，女性的收入基本上是男性的70%，那时中国在全世界来说还算是比较靠前的；二三十年过去了，这个数字反而降了10%，现在只有60%多，也就是说现在女性只拿同种工作男性工资的60%。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是呈现着逐年降低的趋势，这个“劳动”指的是有五险一金的正规工作。也就是说，这些年，女性正在从正规就业转向非正规就业。政策鼓励生育，但是同时又没有提供社会福利设施，意识形态上又在倡导女性回归家庭，再遇到经济下滑，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女性在职场上的前景是越来越不乐观的。不管是实际体验，还是数据支撑，都是在后退的。

乔伊林：你觉得女性的职业发展状况是在慢慢变差的吗？

南南：中国女性的经济参与度仍然是很高的，比很多国家都高，但是如果你去看女性高管的比例，还有性别的收入差，就可以看出中国还是面临着非常大的差距和挑战的。而且企业内部的性别平等工作环境，尤其制度和福利上的支

持，也都是不够的。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从二胎政策正式实施开始，女性就业中的性别平等状况有一个后退的趋势，而且这几年是愈演愈烈的。

不过中国各地是从2011年11月开始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的，2013年12月实施单独二孩，2015年10月开始全面实施二孩政策。这个政策颁布的时间还比较短，去评估它的影响还需要很多年。但是这个政策的出台所造成的广泛舆论，以及对用人单位对求职女性的态度的影响，都加剧了女性的职场困境。

乔伊林：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朋友也有职场对女性越来越不友好的感觉吗？

南南：会有一些。尤其我听说最近很多公司在裁员的时候都会率先裁女性，特别是没有生过孩子的育龄女性，很多都是互联网或者是创意公司。这种类型的选择性裁员已经是一个常态了，跟经济没有太大关系。有一次开会我听到互联网从业人员说，首先在招聘的时候TA们就不想招女性，如果你真的怀孕了，也根本不会按照法律规定来给你产假，有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做的，特别是民企，而且参会的女性也认同。



乔伊林：你看到身边的人都在进步了，但同时也有人在固守传统的性别分工，那你认为是什么因素在影响TA们产生不同的呢？

南南：我觉得不同是特别正常的。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是从一出生开始，家庭、教育、媒体、社会一直不断强化的，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已经把这些观念内化了。但是在MeToo的带动下，公众开始讨论性别议题，就会有一些人比较乐于接受先进的思想，另外有一些人还会坚守那些强大的固有的传统观念，这种冲突就产生了。意识的改变是一个特别艰难而且漫长的过程，MeToo运动再强大，也不可能让绝大多数人在一两年中发生改变，我觉得它能够做到让一小部分人有觉醒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总体来说，现在的年轻人比以前——比如说十年前——是更加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我觉得在社交媒体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是比较强的，不光是性别话题，对于很多社会议题的参与都非常活跃。在新技术的使用下，年轻人也比十年前更乐于参与到讨论当中去了，所以我觉得社交媒体其实是催生了年轻人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度的。社交媒体毕竟是个多对多的、每个人都可以传播的平台，每个人都有手机，每一秒都在传播信息，这肯定和社交

媒体出现之前是不一样的。要是MeToo运动出现在十年前在移动互联网还没怎么开发、大家还是用台式电脑的时候，它肯定没有现在这种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移动互联网对MeToo运动的传播绝对起到了加速的作用。

乔伊林：关于中国的MeToo运动，闫丘露薇老师的观点是认为中国的MeToo不能称之为一个运动，因为它缺少了运动的几个必要条件，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南南：我觉得去纠结它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是没有意义的。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国情，“社会运动”本身就是一个西方的概念，是民主社会的产物，在我们现有的政治环境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情况下去要求一个运动满足西方社会中“社会运动”的条件是不现实的。另外一个方面，虽然MeToo是从西方来的一场运动，但它涉及到了人类共同的权利和尊严，所以它能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共鸣，但是遇到当地的文化和政治体制的时候，它又会产生变异。对于中国来说能进行到这个程度就已经很不错了，它能够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就够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苛求一个完美的运动，像有些国家一样轰轰烈烈，我们可以现实一点，能在互联网上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引起一些从来没有关注女权或者平权的人的关注和思考，能够在朋友聚会当中也讨论



到这些话题，让大家在茶余饭后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思考，尤其是能够吸引大家参与到社交媒体上对这个问题的传播之中，这就已经很好了。

乔伊林：你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跟性别相关的政策的出台或者是收回是哪些呢？

南南：跟性别相关的就是2016年正式开始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这个真的是在20多年来妇女组织和活动家们的积极倡导下终于出台的。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女性和儿童，这个是有数据来支撑的。以前大家还都觉得家庭暴力是家务事，这是第一次把它放到一个法律层面上来禁止，也就是说，家庭暴力成为了一个需要法律干预的公共事务。但是我们的《反家庭暴力法》关于家庭暴力的定义，只包括身体和精神的暴力，不包括性和经济控制。也没有包括前伴侣或者是约会对象的暴力行为，同性伴侣间的暴力行为是否纳入也不太清楚，这个和国际的标准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的，也造成了很多执行过程中的问题，还有很多待完善的地方。

《反家暴法》虽然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但还是有很多东西是无法落地的，现在倡导的是做一个关于反家庭暴力法的

实施细则或者司法指南，让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有一个依据。所以现在有些组织就是在支持专家团队协助《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实施细则，并且对这个实施细则进行倡导和推广。对于性骚扰来说，这就更是一个问题，因为它没有专门的立法，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只是在《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和《妇女权益保障法》里面说了禁止，完全没有任何的细节，对于律师和法官都很棘手。之前我们做过一个调研显示，法官对性骚扰的认定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判断的，这就很难实现公平公正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反家庭暴力法》也是努力了这么多年，终于出台的关于家庭暴力的专门立法，要不然我们国家关于性别相关的专门立法都还是空白的。

乔伊林：那这个实施细则要怎么样来编写呢？是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反家庭暴力法》吗？

南南：倒不是根据国外的或者其他地区的法律来做，而主要是根据现有的这个法律过去的实施，根据执法人员、民间机构和律师在一线的反馈，来看在执行的过程中有哪些容易引起执法者不同理解的地方或者误区，来对它们进行补充。也就是在看这个法在使用的过程中，有哪些地方是需要



完善的，我们在这个实施细则里面进行优化。如果是借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的话，我觉得非常好的范例就是离我们的文化比较相近的台湾地区。台湾在性别平等，性别暴力包括性骚扰这方面整个的立法、执法，实际操作问题上的一些机制的搭建，都挺值得借鉴的。

之前我们也请了台湾的专家学者来分享TA们的经验，在立法上面TA们其实也是抓住了一些契机进行倡导，也是自下而上看时机而为之的。TA们也分享了一些具体的实施经验，包括多部门合作的机制，关于家庭暴力或者是亲密关系伙伴间暴力的风险评估，儿童暴力的早期筛查和识别，TA们已经做了这么多年，建立了一整套系统。其实这种交流一直都有，我们也都在看怎么本土化。比起北欧或者西方其它国家，台湾地区可能跟我们的情况更加相似，而且关键是TA们做得非常好。

乔伊林：那么台湾地区的立法过程跟我们的立法有什么不同吗？

南南：上次的老师跟我们分享说，TA们的立法过程完全是自下而上的，首先这些法本身是已经准备好了的，就是在等一个时机。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恶性案件之后，民间组织

和推动人士就利用当时的公众情绪和舆论给政府施压，把这个法推出来，再利用一些战略，整个法律的出台过程就非常快。有些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出来的法律，在这种特殊的状况下，几天就出来了。当然也是因为TA们本来已经有了一些积累，瞅准了那个时机出台，之后再找时机来进行修订。在大陆可能没有就那么极端，公众情绪没有那么强，基本上《反家暴法》倡导也有小二十年了，也是在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案件中积累起来的，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也就不会怎么去强调单个的案件了。它的出台确实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也是建立在一个一个无辜的、鲜活的生命牺牲上面，才最终产生的。

要想别人接纳你，首先你要接纳自己

● 辰辰

采访：033

文字转录：Sheryl

文字整理：033

辰辰受访时从事媒体行业已经有8年了，一直都是在外文媒体工作，主要关注的是LGBT等性别方面的议题。她之前有6年在外国媒体工作，受访时在国内一家媒体供职。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乔伊林：在你的从业经历中，针对于LGBT等议题会有媒体管控、社会接受程度等风向上的变化吗？

辰辰：我记得我刚开始做媒体的时候，即使是国外的媒体上，LGBT还有性别方面的报道跟中国有关的都很少，好像国内外的媒体对中国的这些议题都不是很关注。民众对于LGBT群体的接受度也不能说是比较低，而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概念。但是这两年开始，国内的媒体对这方面的议题越来越关注，不管是带有歧视的、还是比较平等的报道，至少都在关注，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接受这个群体。

性别平等方面，我觉得国内媒体还是在跟着国外的一些媒体的导向走。比如像MeToo这种事情都是从国外开始，经过一些中国媒体的报道，或者微博上一些大V的转发以后，才引起了国内媒体的广泛关注。

乔伊林：最近有一个重庆公交车坠江，媒体责怪女司机



的事件，相信你也关注到了。你之前是否也接触过与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有关的报道呢？

辰辰：英文媒体里面很少发生这种事情，不管是标题还是文章内容，都不会突出涉事人员是一个female。像在美国，这种Gender Equality的运动很早就开始了，所以TA们不觉得这个司机是female跟出车祸什么的有很大关系。但是我们这边相关运动开始得比较晚，就还是有这种刻板印象。尽管有研究表明女司机出车祸的概率比男司机要低很多，我们还是会觉得女司机肯定驾驶技术不好。我觉得还是社会的文明程度没有跟上。

乔伊林：虽然已经有了专业的研究，还是有官媒直接报道了未经核实的信息。你认为媒体在这个“重庆女司机”事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辰辰：媒体应该是有点Misleading的，有可能是记者或者其它媒体从业者自己的性别刻板印象造成的；还有就是“标题党”，为了要吸引别人的眼球，为了提高新闻的点击率，特意使用了这样的标题，因为从业者的收入是跟点击率挂钩的。而且很多时候不管是纸媒、媒体的网站，还是社交媒体上的媒体账号发出来的报道都有可能并不是记者自己起的标题，而是编辑为了点击率而起的。

这个“重庆女司机”事件，刚开始的时候有两家媒体报道说，因为有一个穿着高跟鞋的女司机逆向行驶导致了这场车祸，后来证实根本不存在女司机逆行的情况。因为有个媒体还挺权威的，路透社还引用了TA们的话，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我个人觉得这个媒体是不太负责的。当时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就觉得，按照我的经验它应该会有反转，所以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报道。其实有很多报道，领导都会让我们缓一缓等到有权威的机构或者公安方面发布一个Statement之后再写。因为很多时候中文媒体为了抢新闻，看到什么就先报一个来吸引眼球，但很多次后面都验证出来是错误的新闻。这个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宁可慢一点，也要发表真实的新闻。那两家发表错误报道的媒体，后来好像是自己把这个报道删掉了。

乔伊林：如果是在外国媒体供职，记者编辑爆出这样的未经核实的假新闻会怎么样处理呢？

辰辰：一般来说是可以解雇的，作为媒体人的职业生涯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因为西方媒体对这种事是比较在意的，管理也很严格，一旦你被发现出现过这种问题，还要继续在媒体圈子里面混就比较难。但是像在中国媒体里面说是这么说，执行上面并不是这样执行的。我知道一个之前在国



内一家知名媒体工作过的记者，报道中编造了一个知名教授的评论，出了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没关系，再找一家TA还能继续做。我觉得这是管理制度的问题，大家都觉得我犯这个错无所谓，虽然大家都知道是我犯的，但还是有单位会接收我。当然这个错误不能是政治错误，政治错误就是不可原谅的了。

乔伊林：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接触过的印象比较深刻的跟性别歧视相关的报道吗？

辰辰：就说一下LGBT吧。我刚开始做报道的时候，对这个群体的概念其实跟大部分人一样，觉得就是BL，就是Gay，后来才知道LGBT是代表4个不同的群体。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大学，因为专业的原因看了很多国外的报道和书籍，然后才发现TA们报道时候不会说Gay，而是说LGBT Community，我去查资料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之前做的一个针对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的报道，主要关注的是因为TA自己的跨性别身份在亲密关系交往中遇到的问题。TA们有些跟同样是跨性别的人交往，有一些就喜欢直男直女，还是挺复杂的。TA们在面对亲密关系和婚姻时，也会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困难。我采访的大部分

人都是有伴侣的，但是大多不会结婚。还会遇到有些伴侣希望TA去做手术，TA自己不愿意之类的问题。

那次去采访，是我第一次对这个群体有那么深入的了解。去之前，我以为跨性别就是金星；去到那里我才知道，原来并不是每一个跨性别都渴望做手术，有的是不需要做手术的，还有一些跨性别居然还是同性恋。我突然就觉得世界很奇妙，你又是跨性别，又是同性恋，那在别人看来你就是一个异性恋呀！所以TA们就很痛苦，TA们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然后还要被其他Gay或者Lesbian鄙视。我听TA们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故事，发现其实很多跨性别的人都有一些心理问题，自残都蛮厉害的，可以看到手臂上有一道道的伤疤。

乔伊林：TA们遇到的这些问题，你觉得有多少是跟性别刻板印象有关的？可以列举你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吗？

辰辰：我记得有一个人生下来是男的，希望自己做女的。其实她自己对性别也有很严重的刻板印象：她认为女的就是要浓妆艳抹穿得很性感，所以她就喜欢穿那种袒胸露背的衣服配上短裙高跟鞋。她觉得女人最突出的就是胸要丰满，屁股要翘，她就把这些都突出出来显示自己是个女人。



她也会去评判其他女性，说那个谁怎么穿得那么邋遢之类的。但是她很高，大概有1米8的样子，这样打扮看起来真的是有点夸张。如果你从背后看到一个原来就是女性的人穿这样子，肯定也会多看她两眼。但是她会跟我抱怨说别人老是看她，瞧不起她，就因为她是跨性别。我跟她说不是，是因为你自己的装扮，就算你是生下来就是女的，我在路上看见你，也会多看几眼。她是一个很矛盾的人，说到底就是没有接纳自己。

乔伊林：你有提到自己去采访残障女性，具体是怎么样的采访？

辰辰：如果你是一个女性，又是残障人士，很多人都会觉得你是不需要性的，如果你又是半身瘫痪坐轮椅的，人们就觉得你应该都没有这方面的欲望。同样是残障，人们对于男性的性的认知理解比女性的性要好很多。我之前也比较关注残障女性的一些话题，还看到有一个台湾的媒体人创办了一个组织“手天使”来帮助残障人士解决性问题。但TA们接到的求助也是男性比较多，有很多女性自己有欲望也来联系，但是联系好之后常常临阵就退脱了，她们还是觉得很羞耻。

我之前参与了一个叫“残障与性”的工作坊，说实话我挺失望的。它的名字叫残障与“性”，倡导通过诗歌来表现欲望，我当时就很感兴趣。但是我去了之后，发现TA们写的诗歌都是什么“身残志不残”这种的，全部都在讲成功，讲自己怎么样接纳自己，怎么样找到工作、组建家庭什么，讨论得很和谐，讲身体的很少。只有一个男生写的诗稍微涉及了一点，他是听障人，女朋友是健全人，他的诗就写他们两个人的亲密，在那些诗歌里面已经算是很露骨了。

我后来找到TA们一个个聊，问TA们的感情，跟伴侣交往中或者恋爱婚姻中的问题等等的。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女生眼底有问题，从小就知道自己会失明，20岁那一年就开始看不到了，已经考上了研究生她也没能去上，24岁就彻底失明了。但是她长得很漂亮，交往的男朋友全都是健全人，前面交往了三个都分手了，每次都是男生提出来的，她就觉得对方都是因为她眼睛的问题抛弃了她。后来她去香港参加了一个有关视障人士的培训——香港那边残障人士叫people of difference，这个词是不是很好？——在那个培训中她才意识到之前那些男朋友都是被她自己作走的。她就认为她看不见，男朋友就应该照顾她，没有照顾她就是男朋友的错。在香港她顿悟到：没有人应该照顾我，我虽然看不见，但我还



是有能力照顾自己的，我应该自己照顾好自己。

她的前男友对她又好又有钱，而且一直跟她说你要学会自己吃饭，学会自己去做这做那。跟她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也不会给她挟菜。她就很不爽，质问他为什么不照顾她。前男友说：因为我要经常出差，不会守在你身边，你要学会独立照顾自己。她当时不明白，只觉得他不爱她。去了香港培训以后她才觉得，这个男人其实是很爱她的。

所以她现在心态就很好，她的朋友们看到她都觉得她不一样了。其实我觉得如果她是健全人，可能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视力障碍只是她给自己对伴侣的要求加了一条借口。这跟刚才讲的跨性别遇到的问题是一点像的，其实TA们的问题并不因为TA们作为少数人群的身份或者身体障碍产生的，恰恰是那些TA们跟大多数人相同的地方——比如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让周围的人不能接受。

乔伊林：那你觉得报道性别方面的新闻和不一样的群体，对你自己有什么影响吗？

辰辰：有呀。首先中国人就喜欢每个人都一样，接触了那么多不一样的群体之后，我才觉得社会应该要包容这些不

同才会进步。像我以前上小学的时候，班级里面的小朋友全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没有任何多元性可言。但现在随着城市变迁，小学班级里面大部分都有来自各个城市的小孩。美国的学校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它们就希望多元性越大越好，这就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像在《摩登家庭》里面有一集不是Gay家庭领养的那个小女孩要去面试上幼儿园吗？他们本来觉得胜券在握，因为是一对Gay Couple领养了一个亚洲女儿，结果碰到的竞争对手是一对Lesbian couple带着一个黑人男孩，就失败了。但如果我们这边是这种情况的话，幼儿园肯定不要你的。我们这边一开始管残障人士叫“残废”，然后到“残疾”，现在已经算是高级的叫“残障”，人家香港却用people of difference，一对比感觉跟人家还是差了很多。我们写稿都一定要写people with disability，不能写disabled people，要把people放在前面。但其实我更喜欢people of difference，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不管男女老少，有没有残障，是不是LGBT，归根到底人都是不一样的。

乔伊林：你接触到的歧视相关的问题中，你觉得现在在中国社会中比较严重的是哪一些呢？

辰辰：如果这个人身上有多重身份，就更容易被歧视，程度也可能更严重。比如说性少数残障人士，TA被主流社会



歧视的同时，还要再被这两个少数群体里面的人歧视。就像谈到残障女性的性的问题，其实也存在着性别歧视，因为大家更关注残障男性的性，认为残障女性的性是不重要的甚至是没有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鄙视链，也就是从重要性或者受关注程度上面来说，残障男性的性 > 残障女性的性 > 残障性少数群体的性，也就是再 > 残障gay的性 > 残障Lesbian的性，然后再有其他的。这个鄙视链不管在什么群体里面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有时候歧视你的人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歧视。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父母催婚逼婚，TA们会说“你到了什么年龄就应该做什么事情”。像“剩女”这种词也是带有歧视的，是政府的宣传用语，搞出来让上海女性快点结婚的。但TA们并不觉得这是歧视，TA们觉得我是为你好，让你快点结婚，社会才能和谐。

乔伊林：你最近还有关注到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性别相关的议题吗？

辰辰：每年不是都有个上海国际马拉松吗？现在又搞出来一个女性精英马拉松，这个太可怕了。一般马拉松跑到终点就给你戴个奖牌，这个马拉松跑到终点是有性感男模拥抱

你，发的奖品也是各种护肤品，巧克力棉花糖之类的，好像还有什么项链。参赛的服装都是粉色的，整个赛道也是各种粉色的装饰，还给参赛选手提供化妆箱和更衣室，可以带妆跑马拉松，宣传照就是一个女的穿着粉色的参赛服在扑粉。主办方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鼓励更多的女性强身健体撑起半边天。我觉得TA们真的不是故意要歧视女性，而是根本不知道这是歧视。更有意思的是，所有的中文媒体都是非常积极的报道。“女性撑起半边天”，上海要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TA们骄傲又自豪。

看到这个我马上就知道中文跟英文媒体报道出来的角度肯定不一样，如果我们报的话，大多数都会吐槽这个点，是不可能赞扬的。关键是我们即使报道了，主办方可能也根本看出来我们是在吐槽。就算我们采访主办方，TA们肯定也会说，我们活动是要宣扬女性的力量，希望更多的女性参与到活动中来。微博评论里面也有小部分人看出来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也可以想象有很多女性是愿意参加这样活动的。

乔伊林：你觉得为什么还是会有女性很自豪地去参加这个活动呢？

辰辰：我觉得是认知问题，因为她没有很好地接触过外



面的世界。如果你是长期生活在上海这样的环境，接受大众教育，只看中文的报道，你不会意识到“女性精英马拉松”是个问题；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出国留学，交一些国外的朋友，参加一些性别方面的活动，你自然而然地就会形成性别平等的意识。像在上海是女的比男的地位要高很多，这也是个问题。但是现在中国男女不平等得太厉害，所以我们要宣扬女权，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平等就可以了。就是因为不平等，主办方才会要想到做这样一个粉色的女性马拉松。有可能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体现，也许这是TA们第一年做，做了五年以后，TA发现这样做适得其反，就会去做女权的活动了。

乔伊林：对于中国的性别运动的走向，你有什么看法？

辰辰：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性别平等状况肯定比前几年要好很多的，至少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有了这个意识，TA们也在影响身边的人。上海也是越来越开放的，我记得以前在街上根本看不到两个男的走在一起，现在就经常可以看到有男生手牵着手。现在人的审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所谓的“娘”现在也是一种审美了。我觉得喜欢化妆的男生一直都有，只不过以前他不敢承认，现在社会接纳度高了，他可以化妆出门，就更容易被大家看见了。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喜

欢那种很man的男生的，有的女孩子就是喜欢这种柔柔弱弱的男孩子，大家都有市场。

乔伊林：你觉得报道性别议题会对于你自己的性别身份认同或者其他方面有什么启发呢？

辰辰：在性别歧视、女权平权这些方面还是有一定启发的。针对少数群体的歧视当然还是普遍存在的，但其实我觉得你要别人尊重你，首先要尊重接纳你自己。其实我接触和采访的很多少数群体，都是因为自己没有接纳自己，总觉得别人在歧视TA们。TA们自己后来也跟我总结：首先你要接纳自己，然后才能去考虑别人有没有接纳你，社会有没有接纳你；如果你自己都不接纳自己，别人是不可能接纳你的。

后记

中国有没有性别歧视？中国女性有没有因为性别被歧视？我们在哪些地方遭遇了性别歧视？未来还可能在哪些方面遭遇歧视？性别歧视在本册提到的四个部分都有哪些表现？性别歧视和其它歧视是独立存在的吗？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够用语言描述出自己的遭遇和感觉，那么我们算不算被歧视了？……希望看过这本小册子的你，找到了一些答案。

作为一个女权工作者和本册的写作者和访谈者，我之前对于很多形式的性别歧视都没有足够的了解。通过访谈，每一位受访者都让我学到很多，不管是性别歧视的表现形式，还是个体的反抗：

《我们的故事》尽可能地呈现了不同形式的性别歧视：在职场的部分，包括了建立在父权等级制基础上的公司管理系统（蓝蓝），生育歧视（言生），招聘性别歧视和性骚扰（Zoe），分配工作及升职加薪过程中对女性的歧视（玲玲），NGO机构里披着糖衣的歧视（Moomin），报社的招募与选拔（芒果）和幼儿园系统的编制选拔（小红花）中的歧视。我们尽可能地呈现了不同性质的企业对女性的差别对待，包括：私企、国企、小型日企、欧美企业以及大型NGO



组织；还有女性在不同工种中受到歧视的情况，包括：工程类、技术类、媒体、业务管理和其它文职领域；同时，也尽可能地呈现了不同收入层的情况。

在教育部分，我们呈现了不同教育阶段中基于性别区别对待的案例，其中包括：小学时期的孤立与霸凌（灰灰），中学时代来自老师、家长的相关评价和话语（Mia、喵喵喵），高中时代的自主招生选拔（Chaney），军警校选拔（小红花），本科期间的区别对待和双重标准（Chaney），硕士的选拔与学习（喵喵喵），硕博期间的性骚扰与歧视性的学术系统（韩梅梅）。而且，我们也尽可能地呈现了高校中文科（Chaney、韩梅梅）和理科（喵喵喵）学生面临的各种情况，结果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不同。

女性在婚姻、家庭与亲密关系中经历的性别歧视似乎是以我国传统文化中女性“天经地义”的职责为基础的，并不像在职场中和教育中经历的那样显而易见，也常常披着“为你好”的外衣。本部分包括了子女教育、婚恋、生育、育儿和家务劳动价值方面的故事：Mia的父母遵循当地的传统，将女孩生活的最终目的设定为结婚，在她准备高考的时候要给她安排相亲；Noora比较幸运，因为妈妈重视教育，在爸爸和

这个家族都不重视女孩教育的情况下读到研究生，还在准备继续深造。丁香的情况是典型的丧偶式育儿，丈夫从原生家庭带来的观念将任何与育儿有关的职责当成是母亲应该承担的；而程程则因为老公一直想要小孩而经历了一次失掉体内一半血液的宫外孕手术，差点死掉。Daisy是一位女权主义家庭主妇，她在原生家庭里面的遭遇和后来组建的家庭里面遇到的问题是交叉作用不可分割的。所有受访者都面临着家务和育儿工作不像其余工作一样被认可的问题。

在社会交往方面的性别歧视更加微妙，指出它们常常会显得我们小题大做。淘淘在参与桌游的过程中发觉自己被其他人呈现的刻板形象代表，小艾同学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被交警说了让她怎么也想不明白的话，芒果被身边的人催生和评价，跨性别女性紫霞因为性别表达被边缘化，乔伊林则被成为剩女，又因为这个身份被评价和建议。除了这些以外，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显示出来的难以名状的、令人不适的性别歧视多不胜数。

不论如何，能够报名参加访谈，愿意把故事讲出来并授权给我们、分享给大家，就是反抗行动的一种。而且每位受访者对于她们讲述的经历都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这是很多人



缺少的、通向改变的第一步。有一些受访者通过自己的反思和努力，找到了解决方案：言生换到更尊重职场妈妈的公司工作；Moomin找到合适机会跟上司分析问题并且得到了道歉；灰灰从小就找到了自己的内在力量，长大还在从事帮助别人工作；Mia拒绝安排的相亲和职业；Daisy积极拥抱了女权主义；程程通过差点死掉的经历找回了生育的主体性。当然也有一些折衷的解决办法：喵喵喵选择了能赚钱的职业来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芒果则用“老公不想要小孩”来堵住别人的嘴；紫霞权衡之后在自己的床上挂上了帘子。在这些故事中，交叉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蓝蓝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公司的管理系统并非以人为本而是以等级制度为基础建立的，其中的工作人员就会工具化彼此，女性也会物化自己和其他人；在玲玲的故事中，年龄/年资和作为女性的身份交叉作用，使得她多做了很多无薪的且不被肯定的工作；丁香和Daisy是同属中产阶级的已婚已育妇女，但她们在家庭中遭遇的问题仍然非常不同，丁香没有帮忙带小孩的坚强后盾只好做着辛苦的职业妈妈，Daisy的家庭主妇职业身份却给她增加了一层被歧视的缘由；紫霞的故事则展现出跨性别女性与顺性别女性面临的不同问题。虽然我们很想包含各个阶层和年龄层的故事，但是由于资源和时间的限制，在残障女性、老年女性和底层女性的呈现方面，本册确实是缺乏

的。

有很多专业人士都在相关领域推动着反性别歧视的工作，囿于个人和本册篇幅的限制，我们只采访到了5位：黄溢智律师十多年来一直从事反性别歧视的法律推动工作，她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中国关于性别平等的法律和实践，也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和执行做了对比；陈亚亚一直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在微博上关注女性权益，她为我们分析了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面对底层女性遭遇时常见的误区；郭晶从大学时就开始做女权行动，她在自身遭遇的启发下于2017年发起成立了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为女性就业中遇到的歧视提供法律支持；南南是一家大型NGO的工作人员，从政策角度为我们分析了现今中国女性遭遇到的歧视和解决办法；辰辰是一名主要撰写性别议题的媒体从业者，她分享了自己在报道不同议题的过程中观察到的性别歧视现象。

性别歧视是一个结构性问题¹，也就是说，它的发生不只是个体或群体的问题，而是跟整个社会文化制度有关。性别歧视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每个部分互相作用相互影响。当一个女孩通过了出生性别筛选的挑战，出生于父权制的歧视文化中，她就被“女”定义了，而且“女”在她的身

¹结构性歧视是对具有特定受保护特征的个人（如种族或性别）进行制度性歧视的一种形式，具有限制其机会的作用。它可能是有意的或无意的，并且可能涉及公共或私人机构政策。当这些政策对某些社会群体的机会产生不成比例的负面影响时，就会发生这种歧视。（Wikipedia）



份中是大于“人”的，她被规定了未来应该走的道路，她的行为举止和语言都会被要求要“像个女孩”或“像个女人”。从小学开始，老师和身边的同学都在继续强化她要遵从“像个女孩”的要求，不然就会受到惩罚（灰灰）；上了中学，她有很大可能持续地被通过各种方式教育自己不如男生（喵喵喵），或者被阻拦去继续学习（Noora、Mia、小红花、Chaney）；在大学里，尽管她已经成年了，还是会被要求“像个女人”（喵喵喵、韩梅梅），被要求放弃追求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东西，注重自己的外貌多过于智力和能力；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她会经历各种各样对女性的敌意（小红花、Chaney），也会继续被要求“像个女人”（蓝蓝、Moomin），做女人的工作（玲玲），或者必须放弃“像个女人”才能继续获得认可（Zoe）；在婚配市场上，她还是会被要求“像个女人”才能获得优质的配偶（淘淘、乔伊林）；生育还是不生育，对她来说是个永恒的两难（程程、芒果）；生育之后，自然而然地她在家庭生活中的劳动负担增加了，而且这个负担通常不被分担（丁香），也不被合理地承认（Daisy），还使得她的职业生涯受到影响（言生）；在日常生活中，她会一直听到让自己不舒服的言论（小艾同学、芒果），一直身处不舒服的场景（淘淘、小艾同学），必须妥协一些让自己的生活轻松一点（紫霞）。

尽管我们想要尽可能多地展示不同类型的性别歧视，但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最终只呈现出了你读到的这些。不过即使本册中没有年长女性的故事，我们也应该知道，更年期污名、退休工资不平等、退休年龄中的性别歧视、年长女性在社交生活中被动去性别化以及老年女性的性等问题都是广泛存在的。而如果上述女性身份再与残障、贫困、性少数等身份交叉存在，其受到的歧视则将是加倍的。

改变性别歧视的现状并不容易。在每一环节，当你试图打破规则，都会有很多人来教育你甚至惩罚你。而为了在不友善的环境中继续生存下去，我们自己也会逐渐开始合理化性别歧视并且用同样的方法去歧视自己、歧视TA人。慢慢地，性别歧视变得更不可见，更加无意识地在我们的生活中频繁发生，打破这个循环对于女性个体来说也越加变得不可能了。所以，要改变现有的像空气一样的结构性性别歧视，禁止个人和群体的歧视行为是治标不治本的，必须要推动根本的系统和制度的改变。

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语言的限制。毕竟现在我们使用的是几千年的男权体制下形成的语言系统，女权主义能够使用的中文词语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它们常常不能恰当地表



达我们的意思。它们中的很多都与性别歧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词语表面上就昭示着歧视，而有些则暗含着贬低女性的意味：“家庭主妇”是一个充满贬义的词，“剩女”把女性当成物品，“红杏出墙”、“水性杨花”、“破鞋”指的都是没有性道德的女性，“妇人之仁”、“红颜祸水”、“女司机”、“长舌妇”……没有一个词是褒义的。而称赞女性的词语甚至也都落入了专注于外貌的陷阱：如花似玉、亭亭玉立、少女感、清纯……“英雄”、“一决雌雄”、“重振雄风”、“牝鸡司晨”等则昭示着“男”永远排在“女”之前的“自然”秩序。所以当你在本册中读到你觉得并不满意的用词，请你到“我们与平权”公众号后台留言指出问题。毋庸置疑，你的建议会让我们越来越好。

本册是对不同的经历和观点的集中展示，不代表我们对于包括的25篇故事和访谈中呈现的观点是完全赞同的，也请读者辩证地对待。我们没有奢望过这一篇小小的报告就可以把中国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会遭遇到的性别歧视现象完完整整地展现出来，但我希望它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如果你发现我们的报告有不完善的地方，例如你发现了其他性别歧视的表现形式，或者有更好的反抗的方法，希望你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告诉大家，以增加公众对于性别歧视的敏感度和关注度。

性别歧视是什么样子的、要通过什么方式来反抗，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我们希望这些不同的故事和观点能给你一些启发，让你找到自己内在的力量，对性别歧视乃至一切的不平等做出有自己特色的反抗！



感谢

感谢每一位受访者对我的信任！感谢：言生、蓝蓝、Zoe、玲玲、Moomin、Mia、Daisy、丁香、程程、Noora、小红花、Chaney、韩梅梅、喵喵喵、灰灰、淘淘、小艾同学、芒果和紫霞²。也感谢各领域的专业人士接受我的采访，分享自己的知识：公益律师黄溢智、学者陈亚亚、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的发起人郭晶、NGO工作者/政策法律倡导者南南和媒体从业者辰辰。

感谢每一位文字志愿者（按照报告中出现的顺序）：033、爪爪、李福西、24601、Nora、janjian、Prince、山羊顶球球、陶冶和Sheryl。

感谢Chong的排版和封面封底的设计，也感谢“我们与平权”团队的每一位成员一如既往的支持。感谢“我们与平权”公众号的每一位关注者的踊跃参与！感谢亚亚给出的真诚意见和建议！

《我们的故事》是一个自发的项目。没有你们的慷慨，这个报告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呈现，感谢：Emma、Ann Yu、阿汪、朝圣、安娜、Luna、腐Q、小五、子然、Antonius、Zac、Jackie、Seaz，还有8名匿名者。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一年发布一份访谈报告的传统，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们的报告让你受到了启发，获得了知识，甚至得到了力量，欢迎你通过赞赏“我们与平权”的文章或者购买微店产品的形式来帮助和支持我们！

²所有名字的排列都已在报告中出现的先后次序呈现。

附件——本册中涉及到的法律文件汇总

性别直接相关：

1.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

<https://www.un.org/womenwatch/daw/cedaw/text/0360794c.pdf>

2.《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http://www.scio.gov.cn/xwfbh/xwfbh/wqfbh/42311/42690/xgzc42696/Document/1674864/1674864.htm>

3.《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http://www.gov.cn/zwfgk/2012-05/07/content_2131567.htm

4.《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http://www.gov.cn/zhengce/2015-12/28/content_5029898.htm

5.《深圳市性别平等促进条例》：

http://www.sz.gov.cn/zfgb/2019/gb1103_3/content/post_4978779.html

6.香港《性别歧视条例》：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480>

7.台湾《性别工作平等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30014>

8.台湾《性别教育平等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67>

9.台湾《性骚扰防治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74>

10.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71>

11.美国民权法第七章：

<https://www.eeoc.gov/laws/statutes/titlevii.cfm>



其余法律：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http://www.gov.cn/xinwen/2018-03/11/content_5273222.htm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http://www.gov.cn/banshi/2005-08/21/content_25037.htm
- 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http://www.gov.cn/banshi/2005-08/31/content_74649.htm
-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http://www.gov.cn/xinwen/2015-12/28/content_5028401.htm
- 5.《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http://www.gov.cn/flfg/2006-06/30/content_323302.htm
- 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17/content_4680.htm
<https://kjt.hebei.gov.cn/www/zcfg95/gjxfl/167905/index.html>
- 7.《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http://www.gov.cn/flfg/2005-08/29/content_27130.htm
- 8.《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06/content_5004479.htm
- 9.《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http://search.chinalaw.gov.cn/law/detail?LawID=406478>
-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http://www.gov.cn/jrzq/2010-10/28/content_1732872.htm
-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http://www.gov.cn/flfg/2007-08/31/content_732597.htm
- 12.《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6/content_4457.htm
- 13.《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http://www.gov.cn/flfg/2007-03/19/content_554452.htm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9-01/07/content_2070250.htm

